

苏轼文集卷六十九

题跋 书帖

书摹本兰亭后

“外寄所托”改作“因寄”，“于今所欣”改作“向之”，“岂不哀哉”改作“痛哉”，“良可悲”改作“悲夫”，“有感于斯”改作“斯文”。凡涂两字，改六字，注四字。“曾不知老之将至”，误作“僧”，“已为陈迹”，误作“以”，“亦犹今之视昔”，误作“由”。旧说此文字有重者，皆构别体，而“之”字最多，今此“之”字颇有同者。又尝见一本，比此微加楷，疑起草也。然放旷自得，不及此本远矣。子由自河朔持归，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，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。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。

题兰亭记

真本已入昭陵，世徒见此而已。然此本最善，日月愈远，此本当复缺坏，则后生所见，愈微愈疏矣。

题逸少帖

逸少为王述所困，自誓去官，超然于事物之外。尝自言：“吾当卒以乐死。”然欲一游岷岭，勤勤如此，而至死不果。乃知山水游放之乐，自是人生难必之事，况于市朝眷恋之徒，而出山林独往之言，固已疏矣。

题遗教经

仆尝见欧阳文忠公，云：“《遗教经》非逸少笔。”以其言观之，信若不妄。然自逸少在时，小儿乱真，自不解辨，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，而欲必其真伪，难矣。顾笔画精稳，自可为师法。

题笔阵图 王晋卿所藏

笔墨之迹，托于有形，有形则有弊。苟不至于无，而自乐于一时，聊寓其心，忘忧晚岁，则犹贤于博弈也。虽然，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，圣贤之高致也。惟颜子得之。

题二王书

笔成冢，墨成池，不及羲之即献之。笔秃千管，墨磨万铤，不作张芝作索靖。

题晋人帖

唐太宗购晋人书，自二王以下，仅千轴。《兰亭》以玉匣葬昭陵，世无复见。其馀皆在秘府。至武后时，为张易之兄弟所窃，后遂流落人间，多在王涯、张延赏家。涯败，为军人所劫，剥去金玉轴，而弃其书。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，皆有小印“涯”字，意其为王氏物也。有谢尚、谢鲲、王衍等帖，皆奇。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，欲飞而未起也。

题萧子云帖

萧子云尝答敕云：“臣昔不能赏拔，随时所贵，规模子敬，多历年所。年二十六，著《晋史》，至《二王列传》，欲作论学隶法，言不尽意，遂不能成，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。十许年，乃见敕旨《论书》一卷，商略笔法，洞微字体，始变子敬，全范元常。逮迨以来，自觉功进。”文见《梁书》本传。今阁下法帖十卷中，有卫夫人与一僧书，班班取子云此文，其伪妄无疑也。

跋褚薛临帖

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，盖一二数。唐人褚、薛之流，硬黄临放，亦足为贵。

辨法帖

辨书之难，正如听响切脉，知其美恶则可，自谓必能正名之者，皆过也。今官本十卷法帖中，真伪相杂至多。逸少部中有“出宿钱行”一帖，乃张说文。又有“不具释智永白”者，亦在逸少部中，此最疏谬。余尝于秘阁观墨迹，皆唐人硬黄上临本，惟鹅群一帖

似是献之真笔。后又于李玮都尉家，见谢尚、王衍等数人书，超然绝俗。考其印记，王涯家本。其他但得唐人临本，皆可蓄。

辨官本法帖 并以下十篇皆官本法帖

此卷有云：“伯赵鸣而戒晨，爽鸠习而扬武。”此张说送贾至文也。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。

疑二王书

梁武帝使殷铁石临右军书，而此帖有与铁石共书语，恐非二王书。字亦不甚工，览者可细辨也。

题逸少书三首

此卷有永“足下还来”一贴。其后云“不具释智永白”，而云逸少书。余观其语云“谨此代申”。唐末以来，乃有此等语，而书至不工，乃流俗伪造永禅师书耳。

又

逸少谓此郡难治，云：“吾何故舍逸而就劳。”当是为怀祖所检察耳。

又

兰亭、乐毅、东方先生三贴，皆妙绝，虽摹写屡传，犹有昔人用笔意思，比之《遗教经》，则有间矣。元丰二年上巳日写。

题子敬书

子敬虽无过人事业，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，竟不敢发口，其气节高逸，有足嘉者。此书一卷，尤可爱。

题卫夫人书

卫夫人书既不甚工，语意鄙俗，而云“奉敕”。“敕”字从力，“馆”字从舍，皆流俗所为耳。

题山公启事帖

此卷有山公《启事》，使人爱玩，尤不与他书比。然吾尝怪山公荐阮咸之清正寡欲，咸之所为，可谓不然者矣。意以谓心迹不相关，此最晋人之病也。

题卫恒帖

恒，卫瓘子。本传有《论书势》四篇，其词极美，其后与瓘同遇害云。

题唐太宗帖

太宗 忼暴如此，至于妻子间，乃有“忌欲均死”之语，固牵于爱者也。

题萧子云书

唐太宗评萧子云书云：“行行如纤春蚓，字字若绉秋蛇。”今观其遗迹，信虚得名耳。

跋庾征西贴

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，曰：“浪得名耳。”已而坐卧其下，三日不能去。庾征西初不服逸少，有家鸡野鹜之论，后乃叹其为伯英再生。今观其石，乃不逮子敬远甚，正可比羊欣耳。

题法帖二

“宰相安和殷生无恙。”宰相当是简文帝，殷生即浩也耶？

又

杜庭之书，为世所贵重，乃不编入，何也？

题晋武书

昨日阁下，见晋武帝书，甚有英伟气。乃知唐太宗书，时有似之。鲁君之宋，呼于垓泽之门，门者曰：“此非吾君也，何其声之似吾君也！”居移气，养移体，

信非虚语矣。

题羊欣帖

此帖在王文惠公家，轼得其摹本于公之子锴，以遗吴兴太守孙莘老，使刻石置墨妙亭中。

书逸少竹叶帖

王逸少《竹叶帖》，长安水丘氏传宝之，今不知所在，三十年前，见其摹本于雷寿。

跋卫夫人书

此书近妄庸，人传作卫夫人书耳。晋人风流，岂尔恶耶？

跋桓元子书

“蜀平，天下大庆，东兵安，其理当早一报。”此桓子书蜀平，盖讨谯纵时也。仆喜临之，人间当有数百本也。

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

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，以为百家法祖，故举用旧法，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，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。云下欧、虞，殆非至论，若复疑其临放者，又在此论下矣。

跋王巩所收藏真书

僧藏真书七纸，开封王君巩所藏。君侍亲平凉，始得其二，而两纸在张邓公家，其后冯公当世又获其三，虽所从分异者不可考，然笔势奕奕，七纸意相属也。君，邓公外孙，而与当世相善，乃得而合之。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，而此公尤能自誉，观者不以为过，信乎其书之工也。然其为人傥荡，本不求工，所以能工此，如没人之操舟，无意于济否，是以覆却万变，而举止自若，其近于有道者耶？

题颜公书画赞

颜鲁公平生写碑，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，字间栉比，而不失清远。其后见逸少本，乃知鲁公字字临此

书，虽小大相悬，而气韵良是。非自得于书，未易为言此也。

题鲁公帖

观其书，有以得其为人，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。是殆不然。以貌取人，且犹不可，而况书乎？吾观颜公书，未尝不想见其风采，非徒得其为人而已，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，何也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，盖皆有趣，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。

题鲁公放生池碑

湖州有《颜鲁公放生池碑》，载其所上肃宗表云：“一日三朝，大明天子之孝；问安侍膳，不改家人之礼。”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也，故以此谏。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？

题鲁公书草

昨日，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，比公他书尤为奇特。信手自然，动有姿态，乃

知瓦注贤于黄金，虽公犹未免也。

书张少公判状

张旭为常熟尉，有父老诉事，为判其状，欣然持去。不数日，复有所诉，亦为判之。他日复来，张甚怒，以为好讼。叩头曰：“非敢讼也，诚见少公笔势殊妙，欲家藏之尔。”张惊问其详，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。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。古人得笔法有所自，张以剑器，容有是理。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，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，此殆谬矣。

书张长史草书

张长史草书，必俟醉，或以为奇，醒即天真不全。此乃长史未妙，犹有醉醒之辨，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？仆亦未免此事。

跋怀素帖

怀素书极不佳，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。此近世小人所作也，而尧夫不能辨，亦可怪矣。

跋王荆公书

荆公书得无法之法，然不可学，学之则无法。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，稍得意似杨风子，更放似言法华。

跋胡霈然书匣后

唐文皇好逸少书，故其子孙及当时士人争学二王笔法，至开元、天宝间尤盛，而胡霈然最为工妙，以宗盟覆有家藏也。

跋咸通湖州刺史牒

唐人以身言书判取士，故人人能书此牒，近时待诏所不及，况州镇书史乎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。

书太宗皇帝急就章

轼近至终南太平宫，得观三圣遗迹，有太宗书《急就章》一卷，为妙绝。自古英主少有不工书。鲁君

之宋，呼于埳泽之门，守者曰：“非吾君也，何其声之似我君也？”轼于书亦云。

书所作字后

献之少时学书，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，知其长大必能名世。仆以为不然：知书不在于笔牢，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，乃为得之。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，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，猝然掩之，而意未始不在笔，不然，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。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，自岐下罢，过谒石才翁，君强使书此数幅。仆岂晓书，而君最关中之名书者，幸勿出之，令人笑也。轼书。

书王石草书

王正甫、石才翁对韩公草书。公言：“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。”座客皆不晓。公为解之：“若非妙手，不敢向马行头吹也。”熙宁元年十二月晦书。

题蔡君谟帖

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归，退老于孤山下，盖十八

年矣。平生所与往还，略无在者。偶出蔡公书简观之，反覆悲叹。耆老凋丧，举世所惜，慈雅之叹，盖有以也。

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

君谟写此时，年二十八。其后三十二年，当熙宁甲寅，轼自杭来临安借观，而君谟之没已六年矣。明师之齿七十有四，耳益聪，目益明，寺益完壮。竹林桥上，暮山依然，有足感叹者。因师之行，又念竹林桥看暮山，乃人间绝胜之处，自驰想耳。

论君谟书

欧阳文忠公论书云：“蔡君谟独步当世。”此为至论。言君谟行书第一，小楷第二，草书第三。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，大字为小疏也。天资既高，辅以笃学，其独步当世，宜哉！近岁论君谟书者，颇有异论，故特明之。

跋君谟飞白

物一理也，通其意，则无适而不可。分科而医，

医之衰也，占色而画，画之陋也。和、缓之医，不别老少，曹、吴之画，不择人物。谓彼长于是则可也，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。世之书篆不兼隶，行不及草，殆未能通其意者也。如君谔真、行、草、隶，无不如意，其遗力馀余意，变为飞白，可爱而不可学，非通其意，能如是乎？

跋君谔书赋

余评近岁书，以君谔为第一，而论者或不然，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。书法当自小楷出，岂有正未能而以行、草称也？君谔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，知其本末矣。

跋君谔书

仆论书以君谔为当世第一，多以为不然，然仆终守此说也。

题李十八净因杂书

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，谓之鹦哥娇。意谓鹦鹉能言，不过数句，大率杂以鸟语。十八其后稍进，以书

问仆：近日比旧如何？仆答云：“可作秦吉了也。”然仆此书自有“公在乾侯”之态也。子瞻书。

跋董储书二首

董储郎中，密州安丘人，能诗，有名宝元、庆历间。其书尤工，而人莫知，仆以为胜西台也。

又

密州董储亦能书，近岁未见其比。然人犹以为不然。仆固非善书者，而世称之以是。知是非之难齐也。

跋文与可草书

李公择初学草书，所不能者，辄杂以真、行。刘贡父谓之鹦哥娇。其后稍进，问仆：“吾书比来何如？”仆对：“可谓秦吉了矣。”与可闻之大笑。是日，坐人争索，与可草书落笔如风，初不经意。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，止能道此数句耳。十月一日。

评草书

书初无意于佳，乃佳尔。草书虽是积学乃成，然要是出于欲速。古人云“匆匆不及草书”，此语非是。若“匆匆不及”，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。此弊之极，遂至于周越仲翼，无足怪者。吾书虽不甚佳，然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，是一快也。

论书

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，五者阙一，不为成书也。

题醉草

吾醉后能作大草，醒后自以为不及。然醉中亦能作小楷，此乃为奇耳。

题七月二十日帖

江左僧宝索靖七月二十日帖。仆亦以是日醉书五

纸。细观笔迹，与二妙为三，每纸皆记年月。是岁熙宁十年也。

跋杨文公书后

杨文公相去未久，而笔迹已难得，其为人贵重如此。岂以斯人之风流不可复见故耶？元丰戊午四月十六日题。

跋杜祁公书

正献公晚乃学草书，遂为一代之绝。公书政使不工，犹当传世宝之，况其清闲妙丽，得昔人风气如此耶？

跋陈隐居书

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。轼闻之，蔡君谟先生之书，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。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，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。书法备于正书，溢而为行、草，未能正书而能行、草，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，无是道也。

跋欧阳文忠公书

欧阳文忠公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，神采秀发，膏润无穷。后人观之，如见其清眸丰颊，进趋裕如也。

跋欧阳家书

自南方多事以来，日夕忧汝，得昨日递中书，知与新妇诸孙等各安，守官无事，顿解远想。吾此哀苦如常。欧阳氏自江南归明累世，蒙朝廷官禄，吾今又被荣显，致汝等并列官品，当思报效，偶此多事，如有差使，尽心向前，不能避事。至于临难死节，亦是汝荣事，但存心尽公，神明自祐汝，慎不可思避事也。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，吾不阙此物。汝于官下宜守廉，何得买官下物。吾在官所除饮食外，不曾买一物，汝可观此为戒也。已寒，好将息，不具。吾书送通理十二郎。

凡人勉强于外，何所不至？惟考之其私，乃见真伪。此欧阳文忠公与其弟侄家书也。元丰二年四月十二日，苏轼题。

跋陈氏欧帖

承示，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。但古诗中时复要一联对属，尤见工夫，并门当因书言去。昔选人有陈奇者，举主十六人，仁宗见其未尝历选调，特旨不改官，以戒驰骛者。初官亦少安之。

右陈敏善所藏欧公帖。轼闻公之幼子季默编公之笺牋为一集。此数帖，尤有益于世者，当录以寄季默也。

跋钱君倚书遗教经

人貌有好丑，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。言有辩讷，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。书有工拙，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。钱公虽不学书，然观其书，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。轼在杭州，与其子世雄为僚，因得观其所书佛《遗教经》刻石，峭峙有不回之势。孔子曰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诤。”今君倚之书，盖诤云。

书章郇公写遗教经

章文简公楷法尤妙，足以见前人笃实谨厚之余风

也。

跋所书清虚堂记

世多藏予书者，而子由独无有。以求之者众，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，故每以与人不惜。昔人求书法，至拊心呕血而不获，求安心法，裸雪没腰，仅乃得之。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予人可也，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愤悱而发，岂不过哉！然王君之为人，盖可与言此者。他人当以余言为戒。

跋所书摩利支经后

侄安节于元丰庚申六月大水中，舟行下峡，常持此经，得脱险难。明年十二月至黄州，见轼，乞写此本持归蜀。眉阳苏轼书。

评杨氏所藏欧蔡书

自颜、柳氏没，笔法衰绝，加以唐末丧乱，人物凋落磨灭，五代文采风流，扫地尽矣。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，有二王、颜、柳之余，此真可谓书之豪杰，不为时世所汨没者。国初，李建中号为能书，然格韵

卑浊，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，其馀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。独蔡君谟书，天资既高，积学深至，心手相应，变态无穷，遂为本朝第一。然行书最胜，小楷次之，草书又次之，大字又次之，分、隶小劣。又尝出意作飞白，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，识者不以为过。欧阳文忠公书，自是学者所共仪刑，庶几如见其人者。正使不工，犹当传宝，况其精勤敏妙，自成一家乎？杨君畜二公书，过黄州，出以相示，偶为评之。

杂 评

杨凝式书，颇类颜行。李建中书，虽可爱，终可鄙，虽可鄙，终不可弃。李国士本无所得，舍险瘦，一字不成。宋宣献书，清而复寒，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，俱不能济所不足。苏子美兄弟，俱太俊，非有馀，乃不足也。蔡君谟为近世第一，但大字不如小字，草不如真，真不如行也。

王文甫达轩评书

唐末五代文章卑陋，字画随之。杨公凝式笔为雄，往往与颜、柳相上下，甚可怪也。今世多称李建中、宋宣献。此二人书，仆所不晓。宋寒而李俗，殆是浪

得名。惟近日蔡君谟，天资既高，而学亦至，当为本朝第一。

书赠王文甫

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。今日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，用钱五千。余请攀归圣例，每日持一两纸，只典三百文。文甫言甚善。川僧清悟在旁知状。

书赠王十六二首

王十六秀才禹锡，好蓄余书，相从三年，得两牛腰。既入太学，重不可致，乃留文甫许分遗。然絀锁牢甚。文甫云：“相与有瓜葛，那得尔耶？”

又

十六及第，当以凤朱风字大砚与之。请文甫收此为据。十六及第，当以石绿天猗为仆作利市也。

记潘延之评予书

潘延之谓子由曰：“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，今见真迹，乃知为颜鲁公不二。”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，一出之后，前人皆废。若予书者，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。

书赠徐大正四首

此蔡公家赐纸也。建安徐大正得之于公之子谷。来求东坡居士草书，居士既醉，为作此数纸。

又

得之，天下奇男子也。世未有用之者。然丈夫穷达固自有时耶？

又

江湖间，有鸟鸣于四五月，其声若云麦熟即快活。今年二麦如云，此鸟不妄言也。

又

或问东坡草书，坡云：“不会。”进云：“学人不会？”坡云：“则我也不会。”

跋李康年篆心经后

江夏李君康年，好古博学，而小篆尤精。以私忌日篆《般若心经》，为其亲追福，而求余为跋尾。余闻此经虽不离言语文字，而欲以文字见、欲以言语求则不可得。篆画之工，盖亦无施于此，况所谓跋尾者乎？然人之欲荐其亲，必归于佛，而作佛事，当各以其所能。虽画地聚沙，莫不具足，而况篆字之工若此者耶？独恐观者以字法之工，便作胜解。故书其末，普告观者，莫作是念。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三日。

跋文与可论草书后

余学草书凡十年，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。后因见道上斗蛇，遂得其妙，乃知颠、素之各有所悟，然后至于如此耳。

留意于物，往往成趣。昔人有好草书，夜梦则见

蛟蛇纠结。数年，或昼日见之，草书则工矣，而所见亦可患。与可之所见，岂真蛇耶，抑草书之精也？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，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，令其捧腹绝倒也。

跋草书后

仆醉后，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，觉酒气拂拂，从十指间出也。

跋先君与孙叔静帖 并书

承借示新文及累为临访，甚荷勤眷。文字已细观，甚善！甚善！必欲求所未至，如中正论引舜为证，此是时文之病。凡论意立而理明，不必觅事应副。诚未之思，专此，不宣。

嘉祐、治平间，先君编修《太常因革礼》。在京师学者，多从讲问。而孙叔静兄弟，皆笃学能文，先君亟称之。先君既歿十有八年，轼谪居于黄，叔静自京师过蕲，枉道过轼，出先君手书以相示。轼请受而藏之，叔静不可，遂归之。先君平生往还书疏，多口占以授子弟，而此独其真迹，信于叔静兄弟厚善也耶？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，轼记。

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

先伯父及第吴公榜中，而轼与其子子上再世为同年，契故深矣。始先君家居，人罕知之者。公携其文至京师，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。公与文忠交盖久，故文忠谪夷陵时，赠公诗有“落笔妙天下”之语。轼自黄迁于汝，舟过慈湖，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，乃泣而书之。元丰七年四月十四日，轼谨记。

跋蔡君谟书

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，议者多以为不然。或谓君谟书为弱，此殊非知书者。若江南李主，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，此真可谓弱者。世以李主为劲，则宜以君谟为弱也。元丰八年七月四日。

记与君谟论书

作字要手熟，则神气完实而有馀韵，于静中自是一乐事。然常患少暇，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？自苏子美死，遂觉笔法中绝。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，往往谦让不肯主盟。往年，予尝戏谓君谟言，学书如溯急流，

用尽气力，船不离旧处。君谟颇诺，以谓能取譬。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，竟如何哉？

跋范文正公帖

轼自省事，便欲一见范文正公，而终不可得。览其遗迹，至于泫然。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可不哀哉！元丰八年九月一日。

题陈履常书

此书既以遗荆州李翹叟，继而亡其本。后从翹叟借来誊本，辄为役夫盗去，卖与龙安寺千部院僧。盗事觉，追取得之，后归翹叟。翹叟屡来索此卷，云：“恐为人盗去。”予谓不然，乃果见盗。夫不疑于物，物亦诚焉。翹叟一动其心，遂果致盗。孔子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诚然哉！

题颜长道书

故人杨元素、颜长道、孙莘老，皆工文而拙书，或不可识，而孙莘老尤甚。不论他人，莘老徐观之，亦自不识也。三人相见，辄以此为叹。今皆为陈迹，

使人哽噎。

跋秦少游书

少游近日草书，便有东晋风味，作诗增奇丽。乃知此人不可使闲，遂兼百技矣。技进而道不进，则不可，少游乃技道两进也。

跋黄鲁直草书

草书只要有笔，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。鲁直书。

去病穿城蹋鞠，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。学即不是，不学亦不可。子瞻书。

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

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，以真实相出游戏法，以磊落人书细碎事，可谓三反。

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 经七卷如箸粗

凡世之所贵，必贵其难。真书难于飘扬，草书难于严重，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，小字难于宽绰而有馀。今君所藏，抑又可珍，卷之盈握，沙界已周，读未终篇，目力可废，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，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。嗟叹之馀，聊题其末。

书杜介求字

杜几先以此纸求余书，云：“大小不得过此。”且先于卷首自写数字。其意不问工拙，但恐字大费纸不能多耳。严子陵若见，当复有卖菜之语。无以惩其失言，当乾没此纸也。

书赠宗人熔

宗人熔，贫甚，吾无以济之。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帖，吾书不下夷甫，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。书此以遗生，不得五百千，勿以予人。然事在五百年外，价直如是，不亦钝乎？然吾佛一坐六十小劫，五百年何足道哉！东坡居士。

戏书赫蹄纸

此纸可以鑿钱祭鬼。东坡试笔，偶书其上。后五百年，当成百金之直。物固有遇不遇也。

自评字

昨日见欧阳叔弼。云：“子书大似李北海。”予亦自觉其如此。世或以谓似徐书者，非也。

跋太宗皇帝御书历子

京朝官中选三十人充知州，而赐以御书历子，臣得此可以为荣矣。而审官任其事，盖犹有古者选部激浊扬清之风也。非太宗皇帝知钱若水之深，若水亦自信不疑，则三十人者独获此赐，其能使人心服而无疑乎？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，龙图阁直学士臣轼书。

跋焦千之帖后

欧阳文忠公言“焦子皎洁寒泉水”者，吾友伯强

也。泰民徐君，济南之老先生也。钱岳仲盖尝师之，以伯强与泰民往还书疏相示。伯强之没，盖十年矣，览之怅然。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书。

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

处处见欧阳文忠书，厌轩冕思归而不可得者，十常八九。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，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。元祐五年三月八日，偶与杨次公同过刘景文。景文出此书，仆与次公，皆文忠客也。次公又效其抵掌谈笑，使人感叹不已。

题欧阳帖

欧阳公书，笔势险劲，字体新丽，自成一家。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，不待笔画之工也。文忠公得谢，其喜如此。以是知士非进身之难，乞身之难也。

跋刘景文欧公帖

此数十纸，皆文忠公冲口而出，纵手而成，初不加意者也。其文采字画，皆有自然绝人之姿，信天下之奇迹也。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，苏轼书。

题苏才翁草书

才翁草书真迹，当为历世之宝。然《李白草书歌》，乃唐末五代效禅月而不及者，云“笺麻绢素排数箱”，村气可掬也。

题所书东海若后

轼久欲书柳子厚所作《东海若》一篇刻之石，置之净住院无量寿佛堂中。元祐六年二月九日，与海陵曹辅、开封刘季孙、永嘉侯临会堂下，遂书以遗僧从本，使刻之。

题所书归去来词后

毛国镇从余求书，且曰：“当于林下展玩。”故书陶潜《归去来》以遗之。然国镇岂林下人也哉，譬如今之纨扇，多画寒林雪竹，当世所难得者，正使在庙堂之上，尤可观也矣！

题张乖崖书后

以宽得爱，爱止于一时。以严得畏，畏止于力之所及。故宽而见畏，严而见爱，皆圣贤之难事而所及者远矣。张忠定公治蜀，用法之严似诸葛孔明。诸葛孔明与公遗爱皆至今，盖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三日过陈，见公之曾孙祖，以轼蜀人，德公宜深，故出公遗墨，求书其后。

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

乙巳至今二十八年，书经三十二人，逝者几三之二矣。梦幻之喻，非虚言也。惟一念归向之善，历劫不坏，在在处处常为善友。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。

跋旧与辩才书

轼平生与辩才道眼相照之外，缘契冥符者多矣。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，相对终日，留此数纸。明年是日在颍州作书与之，有“少留山中勿便归安养”之语，而师寔以是日化去。又明年，其徒惟楚携此轴来，为一太息。五月十一日书。

跋陈莹中题朱表臣欧公帖

敬其人，爱其字，文忠公之贤，天下皆知。使嘉祐以前见其书者，皆如今日，则朋党之论何自兴！元祐元年四月，延平陈瓘书。

美哉莹中之言也。仲尼之存，或削其迹，梦奠之后，履藏千载。文忠公读《石守道文集》，有云：“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圣贤。”公歿之后二十余年，憎爱一衰，议论乃公，亦何待后世乎？绍圣元年五月书。

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

日行于天，委照万物之上，光气所及，或流为庆云，结为丹砂，初岂有意哉！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，以文德致太平，天纵之能，溢于笔墨，摘藻尺素之上，弄翰团扇之中，散流人间者几何矣。而三槐王氏，得之为多，子孙世守之，遂为希代之宝。文正之孙、懿敏之子奥，出以示。臣轼敬拜手稽首书其后。

书张长史书法

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，争颂桃花，便将桃花

作饭吃。吃此饭五十年，转没交涉。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，而得草书之法。欲学长史书，日就担夫求之，岂可得哉？

书归去来词赠契顺

余谪居惠州，子由在高安，各以一子自随。余分寓许昌、宜兴，岭海隔绝。诸子不闻余耗，忧愁无聊。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：“子何忧之甚，惠州不在天上，行即到耳，当为子将书问之。”绍圣三年三月二日，契顺涉江度岭，徒行露宿，僵仆瘴雾，黧面茧足以至惠州。得书径还。余问其所求，答曰：“契顺惟无所求，而后来惠州。若有所求，当走都下矣。”苦问不已，乃曰：“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，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，明远载米以周之。鲁公怜其意，遗以尺书，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。今契顺虽无米与公，然区区万里之勤，倘可以援明远例，得数字乎？”余欣然许之，独愧名节之重，字画之好，不逮鲁公。故为书渊明《归去来词》以遗之，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。

跋所赠昙秀书

昙秀来惠州见东坡。将去，坡曰：“山中人见公

还，必求土物，何以与之？”秀曰：“鹅城清风，鹤岭明月，人人送与，只恐他无着处。”坡曰：“不如将几纸字去，每人与一纸。但向道此是言法华书里头有灾福。”

题所书宝月塔铭 并鲁直跋

予撰《宝月塔铭》，使澄心堂纸，鼠须笔，李庭珪墨，皆一代之选也。舟师不远万里来求予铭，予亦不孤其意。绍圣三年正月十二日，东坡老人书。

塔铭小字，如季海得意时书，书字虽工拙在人，要须年高手硬，心意闲澹，乃入微耳。庭坚书。

书天蓬咒

绍圣三年端午，惠州道士邹葆光云：“今日今月皆甲午，而午时当庚甲合，人之遇此也难。请书《天蓬神咒》。”予嘉其意，乃为斋戒书之。

跋山谷草书

昙秀来海上，见东坡，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，问此书如何。坡云：“张融有言，不恨臣无二王法，恨二

王无臣法。”吾于黔安亦云。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。丁丑正月四日。

跋希白书

希白作字，自有江左风味，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，世俗不察，争访阁本，误矣。此逸少一卷为尤妙。庚辰七夕，合浦官舍借观。

题自作字

东坡平时作字，骨撑肉，肉没骨，未尝作此瘦妙也。宋景文公自名其书铁线。若东坡此帖，信可谓云尔已矣。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岩回，舟中书。

书舟中作字

将至曲江，船上滩欹侧，撑者百指，篙声石声萃然，四顾皆涛濞，士无人色，而吾作字不少衰，何也？吾更变亦多矣，置笔而起，终不能一事，孰与且作字乎？

书沈辽智静大师影堂铭

邻舍有睿达，寺僧不求其书，而独求予，非惟不敬东家，亦有不敬西家耶？

论沈辽米芾书

自君谔死后，笔法衰绝。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，晚乃讳之，自云学子敬。病其似传师也，故出私意新之，遂不如寻常人。近日米芾行书，王巩小草，亦颇有高韵，虽不逮古人，然亦必有传于世也。

跋所书圓通偈

轼迁岭海七年，每遇私忌，斋僧供佛，多不能如旧。今者北归，舟行豫章、彭蠡之间，遇先妣成国太夫人程氏忌日，复以阻风滞留，斋荐尤不严，且敬写《楞严经》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《圓通偈》一篇，少伸追往之怀，行当过庐山，以施山中有道者。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八日书。

跋欧阳文忠公书

贺下不贺上，此天下通语。士人历官一任，得外无官谤，中无所愧于心，释肩而去，如大热远行，虽未到家，得清凉馆舍，一解衣漱濯，已足乐矣。况于致仕而归，脱冠佩，访林泉，顾平生一无可恨者，其乐岂可胜言哉！余出入文忠门最久，故见其欲释位归田，可谓切矣。他人或苟以藉口，公发于至情，如饥者之念食也。顾势有未可者耳。观与仲仪书，论可去之节三，至欲以得罪、病告去。君子之欲退，其难如此，可以为欲进者之戒。

书篆髓后

荥阳郑惇方，字希道，作《篆髓》六卷、《字义》一篇。凡古今字说，班、扬、贾、许、二李、二徐之学，其精者皆在。间有未尽，傅以新意，然皆有所考本，不用意断曲说，其疑者盖阙焉。凡学术之邪正，视其为人。郑君信厚君子也，其言宜可信。余尝论学者之有《说文》，如医之有《本草》，虽草木金石，各有本性，而医者用之，所配不同，则寒温补泻之效，随用各别。而自汉以来，学者多以一字考经，字同义

异，皆欲一之，雕刻采绘，必成其说。是以六经不胜异说，而学者疑焉。孔子曰：“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”则闻为小人。而《诗》曰：“允矣君子，展也大成。之子于征，有闻无声。”则闻为君子。又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。”则比为恶。而《易》曰：“地上有水比。以建万国亲诸侯。”则比为善。有子曰：“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则所谓和者，同而已矣。而孔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。”若此者多矣。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，此以八字成文，然犹不可一，曰言各有当也，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？余爱郑君之学简而通，故私附其后。

书唐氏六家书后

永禅师书，骨气深稳，体兼众妙，精能之至，反造疏淡。如观陶彭泽诗，初若散缓不收，反覆不已，乃识其奇趣。今法帖中有云“不具释智永白”者，误收在逸少部中，然亦非禅师书也。云“谨此代申”，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语耳，而书亦不工。欧阳率更书，妍紧拔群，尤工于小楷，高丽遣使购其书，高祖叹曰：“彼观其书，以为魁梧奇伟人也。”此非知书者。凡书象其为人。率更貌寒寝，敏悟绝人，今观其书，劲险刻厉，正称其貌耳。褚河南书，清远萧散，微杂隶体。古之论书者，兼论其平生，苟非其人，虽工不贵也。

河南固忠臣，但有譖杀刘洎一事，使人快快。然余常考其实，恐刘洎末年褊忿，实有伊、霍之语，非譖也。若不然，马周明其无此语，太宗独诛洎而不问周，何哉？此殆天后朝许、李所诬，而史官不能辨也。张长史草书，颓然天放，略有点画处，而意态自足，号称神逸。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、行，此大妄也。真生行，行生草，真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，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。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《郎官石柱记》，作字简远，如晋、宋间人。颜鲁公书雄秀独出，一变古法，如杜子美诗，格力天纵，奄有汉、魏、晋、宋以来风流，后之作者，殆难复措手。柳少师书，本出于颜，而能自出新意，一字百金，非虚语也。其言心正则笔正者，非独讽谏，理固然也。世之小人，书字虽工，而其神情终有睚眦侧媚之态，不知人情随想而见，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，抑真尔也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，则其人可知矣。余谪居黄州，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，云：“吾家有此六人书，子为我略评之而书其后。”林夫之书过我远矣，而反求于予，何哉？此又未可晓也。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，眉山苏轼书。

书若逵所书经后

怀楚比丘，示我若逵所书二经。经为几品，品为

几偈，偈为几句，句为几字，字为几画，其数无量。而此字画，平等若一，无有高下，轻重大小。云何能一？以忘我故。若不忘我，一画之中，已现二相，而况多画。如海上沙，是谁磋磨，自然匀平，无有粗细。如空中雨，是谁挥洒，自然萧散，无有疏密。咨尔楚、逵，若能一念，了是法门，于刹那顷，转八十藏，无有忘失，一句一偈。东坡居士，说是法已，复还其经。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。

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

余闻世间凡富贵人及诸天龙鬼神具大威力者，修无上道难，造种种福业易。所发菩提心，旋发旋忘，如饱满人，厌弃饮食。所作福业，举意便成，如一滴水，流入世间，即为江河。是故佛说此等，真可畏怖，一念差失，万劫隳坏，一切龙服，地行天飞，佛在依佛，佛成依僧，皆以是故。维镇阳平山子龙，灵变莫测，常依觉实，二大比丘。有大檀越，孙温靖公，实能致龙，与相宾友。曰雨曰霁，惟公所欲。公之与此，二大比丘，及此二龙，必同事佛，皆受佛记。故能于未来世，各以愿力，而作佛事。观公奏疏，本欲为龙作庙，又恐血食，与龙增业，故上乞度僧，以奉祠宇。公之爱龙，如爱其身，祇令作福，不令造业。若推此心，以及世间，待物如我，待我如物。予知此人，与

佛无二，觉既圆寂，公亦弃世。其子元忠，为公亲书《华严经》八十卷，累万字，无有一点一画，见怠堕相。人能摄心，一念专静，便有无量感应。而元忠此心尽八十卷，终始若一。予知诸佛悉已见闻，若以此经置此山中，则公与二士若龙，在在处处，皆当相见。共度众生，无有穷尽，而元忠与予，亦当与焉。

苏轼文集卷七十

题跋 画

题凤翔东院王画壁

嘉祐癸卯上元夜，来观王维摩诘笔。时夜已阑，
残灯耿然，画僧踴踴欲动，恍然久之。

书摩诘蓝田烟雨图

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。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
诗曰：“蓝谿白石出，玉川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
湿人衣。”此摩诘之诗。或曰非也，好事者以补摩诘之
遗。

跋文与可墨竹

昔时，与可墨竹，见精缣良纸，辄愤笔挥洒，不能自已，坐客争夺持去，与可亦不甚惜。后来见人设置笔砚，即逡巡避去。人就求索，至终岁不可得。或问其故，与可曰：“吾乃者学道未至，意有所不适，而无所遣之，故一发于墨竹，是病也。今吾病良已，可若何？”然以余观之，与可之病，亦未得为已也，独不容有不发乎？余将伺其发而掩取之。彼方以为病，而吾又利其病，是吾亦病也。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，子瞻。

书通叔篆

李元直，长安人。其先出于唐让帝。学篆书数十年，覃思甚苦，晓字法，得古意。用铍锋笔，纵手疾书，初不省度，见余所藏与可墨竹，求题其后。因戏书此数百言。通叔其字云。

书李将军三骏马图

唐李将军思训作《明皇摘瓜图》。嘉陵山川，帝乘

赤骠，起三骏，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，出飞仙岭下，初见平陆，马皆若惊，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，不知三骏谓何？后见岑嘉州诗，有《卫节度赤骠歌》云：“赤髯胡雏金剪刀，平明剪出三骏高。”乃知唐御马多剪治，而三骏其饰也。

书吴道子画后

智者创物，能者述焉，非一人而成也。君子之于学，百工之于技，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。故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道子画人物，如以灯取影，逆来顺往，旁见侧出，横斜平直，各相乘除，得自然之数，不差毫末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，所谓游刃馀地，运斤成风，盖古今一人而已。余于他画，或不能必其主名，至于道子，望而知其真伪也。然世罕有真者，如史全叔所藏，平生盖一二见而已。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。

书李伯时山庄图后

或曰：“龙眠居士作《山庄图》，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，自得道路，如见所梦，如悟前世，见山中泉

石草木，不问而知其名，遇山中渔樵隐逸，不名而识其人，此岂强记不忘者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画日者常疑饼，非忘日也。醉中不以鼻饮，梦中不以趾捉，天机之所合，不强而自记也。居士之在山也，不留于一物，故其神与万物交，其智与百工通。虽然，有道有艺，有道而不艺，则物虽形于心，不形于手。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，皆以意造，而与佛合。佛菩萨言之，居士画之，若出一人，况自画其所见者乎？”

书朱象先画后

松陵人朱君象先，能文而不求举，善画而不求售。曰：“文以达吾心，画以适吾意而已。”昔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，卒蒙画师之耻。或者以是为君病，余以谓不然。谢安石欲使王子敬书太极殿榜，以韦仲将事讽之。子敬曰：“仲将，魏之大臣，理必不尔。若然者，有以知魏德之不长也。”使立本如子敬之高，其谁敢以画师使之。阮千里善弹琴，无贵贱长幼皆为弹，神气冲和，不知向人所在。内兄潘岳使弹，终日达夜无忤色，识者知其不可荣辱也。使立本如千里之达，其谁能以画师辱之。今朱君无求于世，虽王公贵人，其何道使之，遇其解衣盘礴，虽余亦得攫攘其旁也。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，东坡居士书。

题赵屺屏风与可竹

与可所至，诗在口，竹在手。来京师不及岁，请郡还乡，而诗与竹皆西矣。一日不见，使人思之。其面目严冷，可使静险躁，厚鄙薄。今相去数千里，其诗可求，其竹可乞，其所以静、厚者不可致。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。

跋蒲传正燕公山水

画以人物为神，花、竹、禽、鱼为妙，宫室、器用为巧，山水为胜，而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。燕公之笔，浑然天成，粲然日新，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。熙宁六年六月六日。

跋文勋扇画

旧闻吴道子画《西方变相》，观者如堵。道子作佛圆光，风落电转，一挥而成。尝疑其不然。今观安国作方界，略不杼思，乃知传者之不谬。

跋吴道子地狱变相

道子，画圣也。出新意于法度之内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，盖所谓游刃馀地，运斤成风者耶？观《地狱变相》，不见其造业之因，而见其受罪之状，悲哉！悲哉！能于此间一念清静，岂无脱理，但恐如路傍草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耳。元丰六年七月十日，齐安临皋亭借观。

跋与可缙竹

缙竹生于陵阳守居之北崖，盖岐竹也。其一未脱箨，为蝎所伤，其一困于嵌岩，是以为此状也。吾亡友文与可为陵阳守，见而异之，以墨图其形。余得其摹本以遗玉册官祁永，使刻之石，以为好事者动心骇目诡特之观，且以想见亡友之风节，其屈而不挠者，盖如此云。

书黄筌画雀

黄筌画飞鸟，颈足皆展。或曰：“飞鸟缩颈则展足，缩足则展颈，无两展者。”验之信然。乃知观物不

审者，虽画师且不能，况其大者乎？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。

书戴嵩画牛

蜀中有杜处士，好书画，所宝以百数。有戴嵩《牛》一轴，尤所爱，锦囊玉轴，常以自随。一日曝书画，有一牧童见之，拊掌大笑，曰：“此画斗牛也。牛斗，力在角，尾搐入两股间，今乃掉尾而斗，谬矣。”处士笑而然之。古语有云：“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。”不可改也。

跋赵云子画

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具，工者不能。然托于椎陋以戏侮来者，此柳下惠之不恭，东方朔之玩世，滑稽之雄乎？或曰：“云子盖度世者。”蜀人谓狂云犹曰风云耳。

跋艾宣画

金陵艾宣画翎毛花竹，为近岁之冠。既老，笔迹尤奇，虽不复精匀，而气格不凡。今尚在，然眼昏不

能复运笔矣。尝见此物，各为赋一首云。

书画壁易石

灵壁出石，然多一面。刘氏园中砌台下，有一株独巉，然反覆可观，作麋鹿宛颈状。东坡居士欲得之，乃画临华阁壁，作丑石风竹。主人喜，乃以遗予。居士载归阳羨。元丰八年四月六日。

书陈怀立传神

传神之难在于目。顾虎头云：“传神写照，都在阿堵中，其次在颧颊。”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，使人就壁画之，不作眉目，见者皆失笑，知其为吾也。目与颧颊似，余无不似者，眉与鼻口，盖可增减取似也。传神与相一道，欲得其人之天，法当于众中阴察其举止。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视一物，彼敛容自持，岂复见其天乎？凡人意思各有所在，或在眉目，或在鼻口。虎头云：“颊上加三毛，觉精采殊胜。”则此人意思，盖在须颊间也。优孟学孙叔敖，抵掌谈笑，至使人谓死者复生。此岂能举体皆似耶？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。使画者悟此理，则人人可谓顾、陆。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，初不甚似。一日，往见公，归而喜甚，曰：“吾

得之矣。”乃于眉后加三纹，隐约可见，作仰首上视，眉扬而额蹙者，遂大似。南都人陈怀立传吾神，众以为得其全者。怀立举止如诸生，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。故以所闻者助发之。

跋画苑

君厚《画苑》，处不充篋笥，出不汗牛马，明窗净几，有坐卧之安，高堂素壁，无舒卷之劳，而人物禽鱼之变态，山川草木之奇姿，粲然陈前，亦好事者之一适也。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观，子瞻书。

跋宋汉杰画

仆曩与宋复古游，见其画潇湘晚景，为作三诗，其略云：“迢遥趋后崦，水会赴前溪。”复古云：“子亦善画也耶？”今其犹子汉杰，亦复有此学，假之数年，当不减复古。元祐三年四月五日书。

又跋汉杰画山二首

唐人王摩诘、李思训之流，画山川峰麓，自成变态，虽萧然有出尘之姿，然颇以云物间之。作浮云杳

霭，与孤鸿落照，灭没于江天之外，举世宗之，而唐人之典刑尽矣。近岁惟范宽稍存古法，然微有俗气。汉杰此山，不古不今，稍出新意，若为之不已，当作着色山也。

又

观士人画，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，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，无一点俊发，看数尺许便卷。汉杰真士人画也。

跋李伯时卜居图

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《寄赞上人诗》，且令李伯时图其事，盖有归田意也。余本田家，少有志丘壑，虽为搢绅，奉养犹农夫。然欲归者盖十年，勤请不已，仅乃得郡。士大夫逢时遇合，至卿相如反掌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。定国识之。吾若归田，不乱鸟兽，当如陶渊明。定国若归，豪气不除，当如谢灵运也。

跋李伯时孝经图

观此图者，易直子谅之心，油然而生矣。笔迹之妙，

不减顾、陆。至第十八章，人子之所不忍者，独寄其仿佛。非有道君子不能为，殆非顾、陆之所及。

跋卢鸿学士草堂图

此唐卢丞相、段文昌本，今在内侍都知刘君元方家。元祐三年七月，予馆伴北使于都亭驿，刘以示予，为赋此篇。迨、过远来省，书令同作。

跋南唐挑耳图

王晋卿尝暴得耳聋，意不能堪，求方于仆。仆答之云：“君是将种，断头穴胸，当无所惜，两耳堪作底用，割舍不得？限三日疾去，不去，割取我耳。”晋卿洒然而悟。三日，病良已，以颂示仆云：“老坡心急频相劝，性难只得三日限。我耳已效君不割，且喜两家都平善。”今见定国所藏《挑耳图》，云得之晋卿，聊识此事。元祐六年八月二日，轼书。

跋摘瓜图

元稹《望云骓歌》云：“明皇当时无此马，不免骑驴来幸蜀。”信如稹言，岂有此权奇蹀躞与嫔御摘瓜山

谷间如思训之图乎？然禄山之乱，崔图在蜀，储设甚备，骑驴当时虚语耳。

书唐名臣像

李卫公言唐俭辈不足惜。观其容貌，殆非所谓名下无虚土。

书许道宁画

泰人有屈鼎笔者，许道宁之师。善分布涧谷，间见屈曲之状，然有笔而无思致，林木皆隳霭而已。道宁气格似过之，学不及也。

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

远近景图

此图燕贵之来昆仍云也。穷山野水，亦是林下人窠窟，然烈风偃草木，客子当藏舟入浦溆中，强人力牵挽，欲何之耶？双井永思堂书。

舟未行而风作，固不当行。若中途遇风，不尽力牵挽以投浦岸，当何之耶？鲁直怪舟师不善，预相风

色可也，非画师之罪。绍圣二年正月十一日，惠州思无邪斋书。

北齐校书图

往在都下，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，辄贬剥令一钱不直。晋卿以为言。庭坚曰：“书画以韵为主，足下囊中物，非不以千钱购取，所病者韵耳。”收书画者，观予此语，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。元祐九年四月戊辰，永思堂书。

画有六法，赋彩拂澹，其一也，工尤难之。此画本出国手，止用墨笔，盖唐人所谓粉本。而近岁画师，乃为赋彩，使此六君子者，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，故不为鲁直所取，然其实善本也。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，思无邪斋书。

右军斫脍图

徐彦和送此本来，云是《王右军斫脍图》。予观此榻上偃蹇者，定不解书《兰亭序》也。右军在会稽时，桓温求侧理纸。库中有五十万，尽付之。计此风神，必有岩壑之姿耳。永思堂书。

谢安石人物为江左第一，然其为政，殊未可逸少意，作书讥诮，殆欲痛哭。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。以纸五十万与桓温，何足道！此乃史官之陋，而鲁直

亦云尔，何哉？书生见五十万纸，足了一世，举以与人，真异事耳。本传又云：“兰亭之会，或以比金谷，而以逸少比季伦，逸少闻之甚喜。”金谷之会，皆望尘之友也。季伦之于逸少，如鸱鸢之于鸿鹄，尚不堪作奴，而以自比，决是晋、宋间妄语。史官许敬宗，真人奴也，见季伦金多，以为贤于逸少。今鲁直又怪画师不能得逸少高韵，岂不难哉！余在惠州，徐彦和寄此画，求余跋尾，书此以发千里一笑。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，东坡居士书。

跋醉道士图 并章子厚跋

仆素不喜酒，观正父《醉士图》，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。子瞻书。

仆观《醉道士图》，展卷末诸君题名，至子瞻所题，发噱绝倒。子厚书。

再 跋

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再过长安，会正父于母清臣家。再观《醉士图》，见子厚所题，知其为予噱也。持耳翁余固畏之，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。他日再见，当复一噱。时与清臣、尧夫、子由同观。子

瞻书。

酒中固多味，恨知之者寡耳。若持耳翁，已太苛矣。子瞻性好山水，尚不肯渡仙游潭，况于此而知味乎？宜其畏也。正父赴丰国时，子厚令武进，复题此，以继子瞻之后。己酉端午后一日。

题跋 纸墨

书 墨

余蓄墨数百挺，暇日辄出品试之，终无黑者，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。以此知世间佳物，自是难得。茶欲其白，墨欲其黑。方求黑时嫌漆白，方求白时嫌雪黑，自是人不会事也。

试 墨

世人言竹纸可试墨，误矣。当于不宜墨纸上。竹纸盖宜墨，若池、歙精白玉板，乃真可试墨，若于此纸上黑，无所不黑矣。褪墨石砚上研，精白玉板上书，凡墨皆败矣。

书徕徠煤墨

徕徠珠子煤，自然有龙麝气，以水调匀，以刀圭服，能已鬲气，除痰饮。专用此一味，阿胶和之，捣数万杵，即为妙墨，不俟馀法也。陈公弼在汶上作此墨，谓之黑龙髓，后人盗用其名，非也。

记李公择惠墨

李公择惠此墨半丸。其印文云“张力刚”，岂墨匠姓名耶？云得之高丽使者。其墨鲜光而净，岂减李廷珪父子乎？试复观之。劝君不好书，而自论墨拳拳如此，乃知此病吾辈同之，可以一笑。

记李方叔惠墨

李方叔遗墨二十八丸，皆麝，香气袭人，云是元存道曾倅阴平，得麝数十脐，皆尽之于墨。虽近岁贵人造墨，亦未有用尔许麝也。

书清悟墨

川僧清悟，遇异人传墨法，新有名。江淮间人未甚贵之。予与王文甫各得十丸，用海东罗文麦光纸，作此大字数纸，坚韧异常，可传五六百年，意使清悟托此以不朽也。

书张遇潘谷墨 寄王禹锡

麝香张遇墨两丸，或自内廷得之以见遗，藏之久矣。今以奉寄。制作精至，非常墨所能仿佛，请珍之！请珍之！又大小八丸，此潘谷与一贵人造者，谷既死，不可复得，宜宝秘也。

书庞安时见遗廷珪墨

吾蓄墨多矣，其间数丸，云是廷珪造。虽形色异众，然岁久，墨之乱真者多，皆疑而未决也。有人蓄此墨再世矣，不幸遇重病，医者庞安时愈之，不敢取一钱，独求此墨，已而传遗余，求书数幅而已。安时，蕲水人，术学造妙而有贤行，大类蜀人单骧。善疗奇疾。字安常。知古今，删录张仲景已后《伤寒论》，极

精审，其疗伤寒，盖万全者也。

书吕行甫墨颠

吕希彦行甫，相门子，行义有过人者，不幸短命死矣。平生藏墨，士大夫戏之为墨颠。功甫亦与之善，出其所遗墨，作此数字。

书李公择墨蔽

李公择见墨辄夺，相知间抄取殆遍。近有人从梁、许来，云：“悬墨满室。”此亦通人之一蔽也。余尝有诗云：“非人磨墨墨磨人。”此语殆可凄然云。

书李宪臣藏墨

余为晁绎颜先生作集引，其子复长道以李廷珪墨见遗，形制绝类此墨，以金涂龙及铭，云：“李宪臣所蓄赐墨也。”此墨最久而黑如此，殆是真耶？

书石昌言爱墨

石昌言蓄廷珪墨，不许人磨。或戏之云：“子不磨墨，墨当磨子。”今昌言墓木拱矣，而墨故无恙，可以为好事者之戒。

书沈存中石墨

陆士衡与士龙书云：“登铜雀台，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，今分寄一螺。”《大业拾遗记》：“宫人以蛾绿画眉。”亦石墨之类也。近世无复此物。沈存中帅鄜延，以石烛烟，作墨坚重而黑，在松烟之上，曹公所藏，岂此物也耶？

书所造油烟墨

凡烟皆黑，何独油烟为墨则白，盖松烟取远，油烟取近，故为焰所灼而白耳。予近取油烟，才积便扫，以为墨皆黑，殆过于松煤，但调不得法，不为佳墨，然则非烟之罪也。

书别造高丽墨

余得高丽墨，碎之，杂以潘谷墨，以清悟和墨法剂之为握子，殊可用。故知天下无弃物也，在处之如何尔。和墨惟胶当乃佳，胶当而不失清和，乃为难耳。清悟墨胶水寒之，可切作水精脍也。

书冯当世墨

冯当世在西府，使潘谷作墨，铭云“枢庭东阁”，此墨是也。阮孚云：“一生当着几辆履。”仆云：“不知当用几丸墨。”人常惜墨不磨，终当为墨所磨。

书怀民所遗墨

世人论墨，多贵其黑，而不取其光。光而不黑，固为弃物。若黑而不光，索然无神采，亦复无用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，湛湛如小儿目睛，乃为佳也。怀民遗仆二枚，其阳云“清烟煤法墨”，其阴云“道卿既黑而光”，殆如前所云者，书以报之。

书求墨

阮生云：“未知一生当着几辆屐。”吾有佳墨七十丸，而犹求取不已，不近愚耶？

书雪堂义墨

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驸马都尉王晋卿致墨二十六丸，凡十馀品。杂研之，作数十字，以观其色之深浅。若果佳，当捣和为一品，亦当为佳墨。予昔在黄州，邻近四五郡皆送酒，予合置一器中，谓之雪堂义樽。今又当为雪堂义墨也耶？

书北虏墨

云庵有墨，铭云“阳岩镇造”，云是北虏墨，陆子履奉使得之者。

书廷珪墨

昨日有人出墨数寸，仆望见，知其为廷珪也。凡

物莫不然，不知者如乌之雌雄，其知之者如乌、鹄也。

记夺鲁直墨

黄鲁直学吾书，辄以书名于时，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，常携古锦囊，满中皆是物也。一日见过，探之，得承晏墨半挺。鲁直甚惜之，曰：“群儿贱家鸡，嗜野鹜。”遂夺之，此墨是也。元祐四年三月四日。

书茶墨相反

茶欲其白，常患其黑。墨则反是。然墨磨隔宿则色暗，茶碾过日则香减，颇相似也。茶以新为贵，墨以古为佳，又相反矣。茶可于口，墨可于目。蔡君谟老病不能饮，则烹而玩之。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，则时磨而小啜之。此又可以发来者之一笑也。

记温公论茶墨

司马温公尝曰：“茶与墨政相反。茶欲白，墨欲黑；茶欲重，墨欲轻；茶欲新，墨欲陈。”予曰：“二物之质诚然，然亦有同者。”公曰：“谓何？”予曰：

“奇茶妙墨皆香，是其德同也；皆坚，是其操同也。譬如贤人君子，妍丑黔晰之不同，其德操韞藏，实无以异。”公笑以为是。

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，醇老、全翁、元之、敦夫、子瞻，同游南屏寺。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。适会三衢蔡熙之子璠出所造墨，黑如漆。墨欲其黑，茶欲其白，物转颠倒，未知孰是？大众一笑而去。

书柳氏试墨

昨日有人点第一纲龙团，香味十倍常茶。如使诸葛鼠须笔，金阑子入手，不似有锋刃。惟有此物似之。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，过柳仲远试墨，书此。此墨云“文公桧黧腊”，不知其所谓也。

书李承晏墨

近时士大夫多造墨，墨工亦尽其技，然皆不逮张李古剂，独二谷乱真，盖亦窃取其形制而已。吴子野出此墨，云是孙准所遗，李承晏真物也，当以色考之，仍以数品比较，乃定真伪耳。绍圣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书。

书潘谷墨

卖墨者潘谷，余不识其人，然闻其所为，非市井人也。墨既精妙而价不二。士或不持钱求墨，不计多少与之。此岂徒然者哉！余尝与诗云：“一朝入海寻李白，空看人间画墨仙。”一日，忽取欠墨钱券焚之，饮酒三日，发狂浪走，遂赴井死。人下视之，盖跌坐井中，手尚持数珠也。见张元明，言如此。

试东野暉墨

世言蜀中冷金笺最宜为墨，非也。惟此纸难为墨。尝以此纸试墨，惟李廷珪乃黑。此墨，兗人东野暉所制，每枚必十千，信亦非凡墨之比也。

书裴言墨

潘谷、郭玉、裴言皆墨工，其精粗次第如此。此裴言墨也，比常墨差胜，云是与曹王制者，当由物料精好故耶？

书王君佐所蓄墨

君佐所蓄新罗墨，甚黑而不光，当以潘谷墨和之，乃为佳绝。今时士大夫多贵苏浩然墨，浩然本用高丽煤杂远烟作之，高丽墨若独使，如研土炭耳。

书潘衡墨

金华潘衡初来儋耳，起灶作墨，得烟甚丰，而墨不甚精。予教其作远突宽灶，得烟几减半，而墨乃尔。其印文曰“海南松煤东坡法墨”，皆精者也。常当防墨工盗用印，使得墨者疑耳。此墨出灰池中，未五日而色已如此，日久胶定，当不减李廷珪、张遇也。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。

书海南墨

此墨吾在海南亲作，其墨与廷珪不相下。海南多松，松多故煤富，煤富故有择也。

记海南作墨

己卯腊月二十三日，墨灶火大发，几焚屋，救灭，遂罢作墨。得佳墨大小五百丸，入漆者几百丸，足以了一世著书用，仍以遗人，所不知者何人也。馀松明一车，仍以照夜。二十八日二鼓，作此纸。

书孙叔静常和墨

孙叔静用剑脊墨，极精妙。其文曰“太室常和”。常和，盖少室间道人。也。卖墨，收其赢以起三清殿。墨甚坚而黑，近岁善墨，唯朱覲及此耳。覲，九华人。

记王晋卿墨

王晋卿造墨，用黄金丹砂，墨成，价与金等。三衢蔡瑄自烟煤胶外，一物不用，特以和剂有法，甚黑而光，殆不减晋卿。胡人谓犀黑暗，象白暗，可以名墨，亦可以名茶。

书郑君乘绢纸

仆谪居黄州，郑元舆君乘亦官于黄。一日，以此纸一轴求仆书云：“有故人孟阳，酷好君书，属予多为求之。”仍出孟君书数纸。其人亦善用笔，落笔洒然，虽仆何以加之。郑君言其意勤甚，殆不可不许。后数日，适会中秋，仆与客饮江亭，醉甚，乃作此数纸。时元丰四年也。明日视之，乃绢也。然古者本谓绢纸，近世失之云。

书六合麻纸

成都浣花溪，水清滑胜常，以沤麻楮作笺纸，紧白可爱，数十里外便不堪造，信水之力也。扬州有蜀冈，冈上有大明寺井，知味者以谓与蜀水相似。西至六合，冈尽而水发，合为大溪，溪左右居人亦造纸，与蜀产不甚相远。自十年以来，所产益多，工亦益精，更数十年，当与蜀纸相乱也。

书布头笺

川笺取布机馀经不受纬者治作之，故名布头笺。

此纸冠天下，六合人亦作，终不佳。

书海苔纸

昔人以海苔为纸，今无复有，今人以竹为纸，亦古所无有也。付子过。

予自谓此字不恶，然后世观之，必疑其为模本也。

题跋 笔砚

书石晋笔仙

石晋之末，汝州有一士，不知姓名，每夜作笔十管付其家。至晓，阖户而出，面街凿壁，贯以竹筒，如引水者。有人置三十钱，则一笔跃出。以势力取之，莫得也。笔尽则取钱携一壶买酒，吟啸自若，率尝如此。凡三十载，忽去，不知所在。又数十年，复有见之者，颜貌如故，人谓之笔仙。

书诸葛笔

宣州诸葛氏笔，擅天下久矣。纵其间不甚佳者，

终有家法。如北苑茶、内库酒、教坊乐，虽弊精疲神，欲强学之，而草野气终不可脱。

书钱塘程奕笔

近年笔工，不经师匠，妄出新意，择毫虽精，形制诡异，不与人手相谋。独钱塘程奕所制，有三十年先辈意味，使人作字，不知有笔，亦是一快。吾不久行当致数百枝而去，北方无此笔也。

记南兔毫

余在北方食獐兔，极美，及来两浙江淮，此物稀少，宜其益珍。每得食，率少味，及微腥，有鱼虾气。聚其皮数十，以易笔于都下。皆云此南兔，不经霜雪，毫漫不可用。乃知此物本不产陂泽间也。

记都下熟毫

近日都下笔皆圆熟少锋，虽软美易使，然百字外力辄衰，盖制毫太熟使然也。鬻笔者既利于易败而多售，买笔者亦利其易使。惟诸葛氏独守旧法，此又可喜也。

记古人系笔

系笔当用生毫，笔成，饭甑中蒸之，熟一斗饭乃取出，悬水瓮上数月乃可用，此古法也。

记欧公论把笔

把笔无定法，要使虚而宽。欧阳文忠公谓余，当使指运而腕，不知此语最妙。方其运也，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，及其定也，上下如引绳，此之谓笔正。柳诚悬之语良是。

书诸葛散卓笔

散卓笔，惟诸葛能之。他人学者，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，反不如常笔。如人学杜甫诗，得其粗俗而已。

书杜君懿藏诸葛笔

杜叔元君懿善书，学李建中法。为宣州通判。善待诸葛氏，如遇士人，以故为尽力，常得其善笔。余

应举时，君懿以二笔遗余，终试笔不败。其后二十五年，余来黄州，君懿死久矣，而见其子沂，犹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笔也，良健可用。君懿胶笔法，每一百枝，用水银粉一钱，上皆以沸汤调研如稀糊。乃以研墨，胶笔永不蠹，且润软不燥也。非君懿善藏，亦不能如此持久也。

书唐林夫惠诸葛笔

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寄仆，每束十色，奇妙之极。非林夫善书，莫能得此笔。林夫又求仆行草，故为作此数纸。元丰六年十月十五日，醉中题。

书黄鲁直惠郎奇笔

仆应举时，常用郎奇笔，近岁不复有，不知奇之存亡。今日忽于鲁直处得之。鲁直云：“奇中风十许年，近忽无恙。此笔不当供答义人，当与作赋人用也。”

书鲁直所藏徐偃笔

鲁直出众工笔，使仆历试之。笔锋如着盐曲蟮，

诘曲纸上。鲁直云：“此徐偃笔也。有筋无骨，真可谓名不虚得。”

书吴说笔

笔若适士大夫意，则工书人不能用。若便于工书者，则虽士大夫亦罕售矣。屠龙不如履豨，岂独笔哉！君谟所谓艺益工而人益困，非虚语也。吴政已亡，其子说颇得家法。

试吴说笔

前史谓徐浩书锋藏画中，力出字外。杜子美云：“书贵瘦硬方通神。”若用今时笔工虚锋涨墨，则人人皆作肥皮馒头矣。用吴说笔，作此数字，颇适人意。

书岭南笔

绍圣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过水西，见卖笔者，形制粗似笔，以二十钱易两枝。墨水相浮，纷然欲散，信岭南无笔也。

书孙叔静诸葛笔

久在海外，旧所赍笔皆腐败，至用鸡毛笔。拒手
犷劣，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鞮者。今日忽于孙
叔静处用诸葛笔，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！

书赠孙叔静

今日于叔静家饮官法酒，烹团茶，烧衙香，用诸
葛笔，皆北归喜事。

书王定国赠吴说帖 定国帖附

定国吴砚，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。巩获于其孙，
盖作风字样，收水处微损，以漆固之。子瞻作《清虚
居士真赞》，取以为润笔。子瞻今去国万里，然与砚俱
乎？绍圣乙亥春至广陵，吴说以笔工得子瞻书吴砚铭，
览之怅然。平生交游，十年升沉，惟子瞻为耐久。何
日复相从，以砚墨纸笔为适也？王巩定国书。此吴汪少
微砚也。

去国八年，归见中原士大夫，皆用散毫作无骨字。
买笔于市，皆散软一律。惟广陵吴说独守旧法。王定

国谓往还中无耐久者，吴说笔工而独耐久，吾甚嘉之。
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二十日，东坡居士书。

书凤咮砚

建州北苑凤凰山，山如飞凤下舞之状。山下有石，声如铜铁，作砚至美，如有肤筠然，此殆玉德也。疑其太滑，然至益墨。熙宁五年，国子博士王颐始知以为砚，而求名于余。余名之曰凤咮，且又戏铭其底云：“坐令龙尾羞牛后。”歙人甚病此言。余尝使人求砚于歙，歙人云：“何不只使凤咮石？”卒不得善砚。乃知名者物之累，争媚之所从出也。或曰：“石不知，恶争媚也？”余曰：“既不知恶争媚，则亦不知好美名矣。”

书砚

砚之发墨者必费笔，不费笔则退墨。二德难兼，非独砚也。大字难结密，小字常局促；真书患不放，草书苦无法；茶苦患不美，酒美患不辣。万事无不然，可一大笑也。

书砚 赠段珩

砚之美，止于滑而发墨，其他皆馀事也。然此两者常相害，滑者辄褪墨。余作孔毅夫砚铭云：“涩不留笔，滑不拒墨。”毅夫甚以为名言。

书吕道人砚

泽州吕道人沉泥砚，多作投壶样。其首有吕字，非刻非画，坚致可以试金。道人已死，砚渐难得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，偶至沙湖黄氏家，见一枚，黄氏初不知贵，乃取而有之。

书名僧令休砚

黄冈主簿段君珩，尝于京师佣书人处，得一风字砚。下有刻云：“祥符己酉，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，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。明年夏于鹅湖山刻记。”钱易希白题其侧，又刻“荒灵”二字。砚盖歙石之美者。己酉至今七十四年，令休不知为何僧也。禅月、贯休信州人，令休岂其兄弟欤？尝以问铅山人。而“荒灵”二字，莫晓其意。段君以砚遗余，故书此数纸以报之。

元丰六年冬至日书。

富阳令冯君，尝为黄冈，故获此书于段。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复见之，时为钱塘守。

书许敬宗砚二首

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，有古风字砚，工与石皆出妙美。相传是许敬宗砚，初不甚信。其后杭人有网得一铜匣于浙江中者，有“铸成许敬宗”字，与砚适相宜，有容两足处，无毫发差，乃知真敬宗物也。君懿尝语余：“吾家无一物，死，当以此砚作润笔，求君志吾墓也。”君懿死，其子沂归砚请志，而余不作墓志久矣，辞之。沂乃以砚求之于余友人孙莘老，莘老笑曰：“敬宗在，正堪斫以饲狗耳，何以其砚为。”余哀此砚之不幸，一为敬宗所辱，四百余年矣，而垢秽不磨。方敬宗为奸时，砚岂知之也哉？以为非其罪，故乞之于孙莘老，为一洗之。匣今在唐氏，唐氏甚惜之，求之不可得。砚之美既不在匣，而上有敬宗姓名，盖不必蓄也。

又

杜叔元字君懿，为人文雅，学李建中书，作诗亦

有可观。蓄一砚，云：“家世相传，是许敬宗砚。”始亦不甚信之。其后官于杭州，渔人于浙江中网得一铜匣，其中有“铸成许敬宗”字。砚有两足，正方，而匣亦有容足处，不差毫毛，始知真敬宗物。君懿与吾先君善，先君欲求其砚而不可。君懿既死，其子沂以砚遗余，求作墓铭。余平生不作此文，乃归其砚，不为作。沂乃以遗孙觉莘老，而得志文。余过高邮，莘老出砚示余曰：“敬宗在，正好棒杀，何以其砚为。”余以谓憎而知其善，虽其人且不可废，况其砚。乃问莘老求而得。砚，端溪紫石也，而滑润如玉，杀墨如风，其磨墨处微洼，真四百余年物也。匣今在唐眎处，终当合之。

书汪少微砚

予家有歙砚，底有款识云：“吴顺义元年，处士汪少微铭云：‘松操凝烟，楮英铺雪。毫颖如飞，人间五绝。’”所颂者三物尔，盖所谓砚与少微为五耶？

书唐林夫惠砚

行至泗州，见蔡景繁附唐林夫书信与余端砚一枚，张遇墨半螺。砚极佳，但小而凸，磨墨不甚便。作砚

者意待数百年后，砚平乃便墨耳。一砚犹须作数百年计，而作事乃不为明日计，可不谓大惑耶？

书凤咮砚

仆好用凤咮石砚，然论者多异同。盖自少得真者，为黯黮滩石所乱耳。

书瓦砚

以瓦为砚，如以铁为镜而已，必求其用，岂如铜与石哉？而世常贵之，岂所谓苟异者耶？

评淄端砚

淄石号韞玉砚，发墨而损笔。端石非下岩者，宜笔而褪墨。二者当安所去取？用褪墨砚如骑钝马，数步一鞭，数字一磨，不如骑骡用瓦砚也。

书青州石末砚

柳公权论砚，甚贵青州石末，云“墨易冷”。世莫

晓其语。此砚青州甚易得，凡物耳，无足珍者。盖出陶灶中，无泽润理。唐人以此作羯鼓腔，与定州花瓷作对，岂砚材乎？砚当用石，如镜用铜，此真材本性也。以瓦为砚，如以铁为镜。人之待瓦、铁也微，而责之也轻，粗能磨墨照影，便称奇物，其实岂可与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论哉？

书天台玉板纸

李献父遗余天台玉板纸，殆过澄心堂，顷所未见。

书月石砚屏

月石屏扞之，月微凸，乃伪也，真者必平，然多不圆。圆而平，桂满而不出，此至难得，可宝。

书昙秀龙尾砚

昙秀畜龙尾石砚，仆所谓“涩不留笔、滑不拒墨”者也。制以拱璧，而以缺月为池，云是蒋希鲁旧物。予顷在广陵，尝从昙秀识此砚，今复见之岭海间，依然如故人也。

书陆道士镜砚

陆道士蓄一镜一砚，皆可宝。砚圆首斧形，色正青，背有却月金文，甚能克墨而宜笔，盖唐以前物也。镜则古矣，其背文不可识。家有镜，正类是，其铭曰：“汉有善铜出白阳，取为镜，清如明，左龙右虎辅之。”以铭文考之，则此镜乃汉物也耶？吾尝以示苏子容。子容以博学名世，曰：“此镜以前皆作此，盖禹鼎象物之遗法也。白阳，今无此地名。楚有白公，取南阳白水为邑，白阳岂白水乎？汉人‘而’、‘如’通用。”皆子容云。镜心微凸，镜面小而直，学道者谓是聚神镜也。丙子十二月初一日书。

书云庵红丝砚

唐彦猷以青州红丝石为甲，或云惟堪作骰盆。盖亦不见佳者。今观云庵所藏，乃知前人不妄许可。

苏轼文集卷七十一

题跋 琴棋杂器

杂书琴事十首 赠陈季常

家藏雷琴

余家有琴，其面皆作蛇蚺纹，其上池铭云：“开元十年造，雅州灵关村。”其下池铭云：“雷家记八日合。”不晓其“八日合”为何等语也。其岳不容指，而弦不斂，此最琴之妙，而雷琴独然。求其法不可得，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。琴声出于两池间，其背微隆，若薤叶然，声欲出而隘，徘徊不去，乃有馀韵，此最不传之妙。

欧阳公论琴诗

“昵昵儿女语，恩怨相尔汝。划然变轩昂，勇士赴

敌场。”此退之《听颖师琴》诗也。欧阳文忠公尝问仆：“琴诗何者最佳？”余以此答之。公言此诗固奇丽，然自是听琵琶诗，非琴诗。余退而作《听杭僧惟贤琴》诗云：“大弦春温和且平，小弦廉折亮以清。平生未识宫与角，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。门前剥啄谁扣门，山僧未闲君勿嗔。归家且觅千斛水，净洗从前箏笛耳。”诗成欲寄公，而公薨，至今以为恨。

张子野戏琴妓

尚书郎张先子野，杭州人。善戏谑，有风味。见杭妓有弹琴者，忽抚掌曰：“异哉，此箏不见许时，乃尔黑瘦耶？”

琴非雅声

世以琴为雅声，过矣。琴正古之郑、卫耳。今世所谓郑、卫者，乃皆胡部，非复中华之声。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，自尔莫能辨者。或云，今琵琶中有独弹，往往有中华郑、卫之声，然亦莫能辨也。

琴贵桐孙

凡木，本实而末虚，惟桐反之。试取小枝削，皆坚实如蜡，而其本皆中虚空。故世所以贵孙枝者，贵

其实也，实，故丝中有木声。

戴安道不及阮千里

阮千里善弹琴，人闻其能，多往求听。不问贵贱长幼，皆为弹之，神气冲和，不知何人所在。内兄潘岳每命鼓琴，终日达夜无忤色，识者叹其恬澹，不可荣辱。戴安道亦善鼓琴，武陵王晞使人召之。安道对使者破琴曰：“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。”余以谓安道之介，不如千里之达。

琴鹤之祸

卫懿公好鹤，以亡其国，房次律好琴，得罪至死。乃知烧煮之士，亦自有理。

天阴弦慢

或对一贵人弹琴者，天阴声不发。贵人怪之，曰：“岂弦慢故？”或对曰：“弦也不慢。”

桑叶揩弦

琴弦旧则声暗，以桑叶揩之，辄复如新，但无如其青何耳。

文与可琴铭

文与可家有古琴，予为之铭曰：“攬之幽然，如水赴谷。眾之萧然，如叶脱木。按之噫然，应指而长言者似君。置之杳然，遗形而不言者似仆。”与可好作楚词，故有“长言似君”之句。“眾”、“释”同。邹忌论琴云：“攬之深，眾之愉。”此言为指法之妙尔。

元丰四年六月二十三日，陈季常处士自岐亭来访予，携精笔佳纸妙墨求予书。会客有善琴者，求予所蓄宝琴弹之，故所书皆琴事。轼。

杂书琴曲十二首 赠陈季常

子夜歌

《子夜歌》者，女子名子夜，造此声。晋孝武帝太元中，琅琅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，则子夜是此时人也。

凤将雏

《凤将雏》者，旧曲也。应璩《百一》诗，云是《凤将雏》则其来久矣。

前汉歌

《前汉歌》者，车骑将军沈充。

阿子歌

阿子及欢闻歌者，穆帝升平初，歌毕，辄呼“阿子汝闻否”？后人衍其声为此曲。

团扇歌

《团扇歌》者，中书令王琨，与嫂婢有情爱，箠挞过苦。婢素善歌，而琨好执白团扇，故作此声。

懊懊歌

《懊懊歌》者，隆安初，俗间讹谣之曲。

长史变

《长史变》者，司徒左长史王廙临败所作。

凡此诸曲，皆徒歌，既而被之管弦者。有因金石丝竹造歌以被之，如魏世三调歌之类是也。

杯样舞

《杯样舞》，手接杯样反覆之。汉世惟有样舞，而晋加之以杯。

公莫舞

《公莫舞》，今之巾舞也。相传项庄舞剑，项伯以袖隔之，使不及高祖，且语庄云：“公莫舞。”

公莫渡河

琴操有《公莫渡河》，其声所从来已久。俗云项伯，非也。

白□歌

白□本吴地所出，宜是吴舞也。晋《俳歌》云：“皎皎白绪，节节为丛。”吴音谓绪为□，白□即白绪也。

瑶池燕

琴曲有《瑶池燕》，其词既不甚佳，而声亦怨咽。或改其词作《闺怨》云：“飞花成阵春心困。寸寸别

肠，多少愁闷。无人问。偷啼自搵残妆粉。抱瑶琴、寻出新韵。玉纤趁。南风未解幽愠。低云鬓。眉峰敛，晕娇和恨。”

此曲奇妙，季常勿妄以与人。

书士琴二首

赠吴主簿

武昌主簿吴亮君采携其故人士琴之说，与高斋先生之铭、空同子之文、太平之颂以示余。余不识沈君，而读其书，反覆其义趣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士琴之声。余昔从高斋先生游，尝见其宝一琴，无铭无识，不知其何代物也。请以告二子，使从先生求观之，此士琴者待其琴而后和。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书。

书醉翁操后

二水同器，有不相入，二琴同手，有不相应。今沈君信手弹琴，而与泉合，居士纵笔作诗，而与琴会。此必有真同者矣。本觉法真禅师，沈君之子也，故书以寄之。愿师宴坐静室，自以为琴，而以学者为琴工，有能不谋而同三令无际者，愿师取之。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。

书文忠赠李师琴诗

与次公听贤师琴，贤求诗，仓卒无以应之。次公曰：“古人赋诗皆歌所学，何必已云。”次公因诵欧阳公赠李师诗，嘱余书之以赠焉。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。

书林道人论琴棋

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，游小灵隐，听林道人论琴棋，极通妙理。余虽不通此二技，然以理度之，知其言之信也。杜子美论画云：“更觉良工心独苦。”用意之妙，有举世莫之知者。此其所以为独苦欤？

书仲殊琴梦

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，船泊吴江，梦长老仲殊弹一琴，十三弦颇坏损而有异声。余问云：“琴何为十三弦？”殊不答，但诵诗曰：“度数形名岂偶然，破琴今有十三弦。此生若遇邢和璞，方信秦筝是响泉。”梦中了然谕其意，觉而识之。今晚到苏州，殊或见过，即以示之。写至此，笔未绝，而殊老叩舷来见，惊叹

不已，遂以赠之。时去州五里。

书王进叔所蓄琴

知琴者以谓前一指后一纸为妙，以蛇蚺纹为古。进叔所蓄琴，前几不容指，而后劣容纸，然终无杂声，可谓妙矣。蛇蚺纹已渐出，后日当益增，但吾辈及见其斑斑焉，则亦可谓难老者也。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，与孙叔静皆云。

书黄州古编钟

黄州西北百馀里，有欧阳院。院僧畜一古编钟，云得之耕者。发其地，获四钟，斫破其二，一为铸铜者取去，独一在此耳。其声空笼，然颇有古意，虽不见韶濩之音，犹可想见其仿佛也。

书古铜鼎

旧说明皇羯鼓，卷以油，注中不漏。或疑其诞。吾尝蓄古铜鼎盖之，煮汤而气不出，乃知旧说不妄。

书金罍形制

《周礼》有金罍，《国语》有罍于丁宁，萧齐始兴王鉴尝得之，高三尺六寸六分，围二尺四寸，圆如筒，铜色黑如漆。上有铜马，以绳悬马，令去地尺馀，灌之以水，又以器盛水于下，以芒茎当心跪注罍于，清响如雷，良久乃已。记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详如此，而拙于遣词，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仿佛，甚可恨也。

书李岩老棋

南岳李岩老好睡。众人饱食下棋，岩老辄就枕，数局一展转。云：“我始一局，君几局矣？”东坡曰：“李岩老常用四脚棋盘，只着一色黑子。昔与边韶敌手，今被陈抟争先。着时似有输赢，着了并无一物。”欧阳公梦中作诗云：“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棋罢不知人换世，酒阑无奈客思家。”殆是谓也。

书贾祐论真玉

步军指挥使贾逵之子祐为将官徐州，为予言：今世真玉至少，虽金铁不可近，须沙碾而后成者，世以

为真玉矣，然犹未也，特珉之精者。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，乃是云。问后苑老玉工，亦莫知其信否。

论漆

漆畏蟹，予尝使工作漆器，工以蒸饼洁手而食之，宛转如中毒状，亟以蟹食之乃苏。墨入漆最善，然以少蟹黄败之乃可。不尔，即坚顽不可用也。

题跋 游行

题云安下岩

子瞻、子由与侃师至此，院僧以路恶见止，不知仆之所历有百倍于此者矣。丁未正月二十日书。

书游灵化洞

予始与曾元恕入灵化洞，迫于日暮，而元恕又畏其险，故不果尽而还。及此，与吕穆仲游。穆仲勇发过我，遂相与至昔人之所未至，而惊世诡异之观有不

可胜谈者。余欲疏其一二，以告来者，又恐为造物者所愠，后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，当自知之。

记公择天柱分桃

李公择与客游天柱寺还，过司命祠下，道傍见一桃，烂熟可爱，当往来之冲，而不为人之所得。疑其为真灵之瑞，分食之则不足，众以与公择，公择不可。时苏、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馀，公择使二客分之，归遗其母，人人满意，过于食桃。此事不可不识也。

书游垂虹亭

吾昔自杭移高密，与杨元素同舟，而陈令举、张子野皆从吾过李公择于湖，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。夜半，月出，置酒垂虹亭上。子野年八十五，以歌词闻于天下，作《定风波令》，其略云：“见说贤人聚吴分，试问也，应傍有老人星。”坐客欢甚，有醉倒者。此乐未尝忘也。今七年尔。子野、孝叔、令举皆为异物，而松江桥亭，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，平地丈馀，荡尽无复子遗矣。追思曩时，真一梦也。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，黄州临皋亭夜坐书。

记樊山

自余所居临皋亭下，乱流而西，泊于樊山，为樊口。或曰“燔山”。岁旱燔之，起龙致雨。或曰樊氏居之，不知孰是。其上为卢洲，孙仲谋泛江，遇大风，柁师请所之。仲谋欲往卢洲，其仆谷利以刀拟柁师，使泊樊口。遂自樊口凿山通路归武昌，今犹谓之“吴王岘”。有洞穴，土紫色，可以磨镜。循山而南，至寒溪寺。上有曲山，山顶即位坛、九曲亭，皆孙氏遗迹。西山寺，泉水白而甘，名菩萨泉。泉所出石，如人垂手也。山下有陶母庙。陶公治武昌，既病登舟，而死于樊口。寻绎古迹，使人凄然。仲谋猎于樊口，得一豹，见老母，曰：“何不逮其尾？”忽然不见。今山中有圣母庙。予十五年前过之，见彼板仿佛有“得一豹”三字，今亡矣。

记赤壁

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，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，不知果是否。断崖壁立，江水深碧，二鹘巢其上。上有二蛇，或见之。遇风浪静，辄乘小舟至其下。舍舟登岸，入徐公洞。非有洞穴也，但山崦深邃耳。《图

经》云是徐邈。不知何时人，非魏之徐邈也。岸多细石，往往有温莹如玉者，深浅红黄之色，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。既数游，得二百七十枚，大者如枣栗，小者如芡实。又得一古铜盆，盛之，注水粲然。有一枚如虎豹首，有口鼻眼处，以为群石之长。

记汉讲堂

汉时讲堂今犹在，画固俨然。丹青之古，无复前此。

书刘梦得诗记罗浮半夜见日事

山不甚高，而夜见日，此可异也。山有二楼，今延祥寺在南楼下，朱明洞在冲虚观后，云是蓬莱第七洞天。唐永乐道士侯道华以食邓天师枣，仙去。永乐有无核枣，人不可得，道华得之。余在岐下，亦得食一枚云。唐僧契虚，遇人导游稚川仙府。真人问曰：“汝绝三彭之仇乎？”虚不能答。冲虚观后有米真人朝斗坛。近于坛上获铜龙六、铜鱼一。唐有《梦铭》，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。又有蔡少霞者，梦遣书牌，题云五云阁吏蔡少霞书。

记罗浮异境

有官吏自罗浮都虚观游长寿，中路睹见道室数十间，有道士据槛坐，见吏不起。吏大怒，使人诘之，至，则人室皆亡矣。乃知罗浮凡圣杂处，似此等异境，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见者，吏何人，乃独见之。正使一凡道士，见己不起，何足怒！吏无状如此，得见此者，必前缘也。

记与安节饮

元丰辛酉冬至，仆在黄州，侄安节不远千里来省，饮酒乐甚。使作黄钟《梁州》，仍令小童快舞一曲，醉后书此，以识一时之事。

记游定惠院

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，有海棠一株，特繁茂。每岁盛开，必携客置酒，已五醉其下矣。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，则园已易主，主虽市井人，然以予故，稍加培治。山上多老枳木，性瘦韧，筋脉呈露，如老人项颈。花白而圆，如大珠累累，香色皆不凡。

此木不为人所喜，稍稍伐去，以予故，亦得不伐。既饮，往憩于尚氏之第。尚氏亦市井人也，而居处修洁，如吴越间人，竹林花圃皆可喜。醉卧小板阁上，稍醒，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，作悲风晓月，铮铮然，意非人间也。晚乃步出城东，鬻大木盆，意者谓可以注清泉，瀹瓜李，遂夤缘小沟，入何氏、韩氏竹园。时何氏方作堂竹间，既辟地矣，遂置酒竹阴下。有刘唐年主簿者，馈油煎饵，其名为甚酥，味极美。客尚欲饮，而予忽兴尽，乃径归。道过何氏小圃，乞其丛橘，移种雪堂之西。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中，以后会未可期，请予记之，为异日拊掌。时参寥独不饮，以枣汤代之。

题连公壁

俗语云“强将下无弱兵”，真可信。吾观安国连公之子孙，无一不好事者，此寺当日盛矣。

书赠何圣可

岁云暮矣，风雨凄然，纸窗竹室，灯火青荧，辄于此间得少佳趣。今分一半，寄与黄冈何圣可。若欲同享，须择佳客，若非其人，当立遣人去追索也。

书 雪

黄州今年大雪盈尺，吾方种麦东坡，得此，固我所喜。但舍外无薪米者，亦为之耿耿不寐，悲夫。

书 田

吾无求于世矣。所须二顷稻田，以充饘粥耳。而所至访问，终不可得。岂吾道方艰难时无适而可耶？抑人生自有定分，虽一饱，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耶？

书蜀公约邻

范蜀公呼我卜邻许下。许下多公卿，而我蓑衣蒻笠放浪于东坡之上，岂复能事公卿哉！若人久放浪，不觉有病，忽然持养，百病皆作。如州县久不治，因循苟简，亦曰无事，忽遇能吏，百弊纷然，非数月不能清净也。要且坚忍不退，所谓一劳永逸也。

书浮玉买田

浮玉老师元公，欲为吾买田京口，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，此意殆不可忘。吾昔有诗云：“江山如此不归山，江神见怪惊我顽。我谢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。”今有田矣而不归，无乃食言于神也耶？

记承天夜游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。

赠别王文甫

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，时家在南都，独与儿子迈来郡中，无一人旧识者。时时策杖至江上，望云涛渺然，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。居十馀日，有长而髯者，惠然见过，乃文甫之弟子辩。留语半日，云：“迫寒食，且归车湖。”仆送之江上，微风细雨，

叶舟横江而去。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，仿佛见舟及武昌，乃还。尔后遂相往来。及今四周岁，相过殆百数，遂欲买田而老焉，然竟不遂。近忽量移临汝，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，感物凄然，有不胜怀者。浮屠不三宿桑下，有以也哉。七年三月九日。

再书赠王文甫

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，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。文甫欲我去者，当使风水与我意会。如此，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。

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

某与大觉禅师别十九年矣，禅师脱屣当世，云栖海上，谓不复见记，乃尔拳拳耶，抚卷太息。欲一见之，恐不可复得。会与参寥师自庐山之阳并出，而东所至，皆禅师旧迹，山中人多能言之者，乃复书太虚与辩才题名之后，以遗参寥。太虚今年三十六，参寥四十二，某四十九，辩才七十四，禅师七十六矣。此吾五人者，当复相从乎？生者可以一笑，死者可以一叹也。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，大雨中书。

泗岸喜题

谪居黄州五年，今日离泗州北行。岸上，闻骠馱铎声空笼，意亦欣然，盖不闻此声久矣。韩退之诗云：“照壁喜见蝎。”此语真不虚也。然吾方上书求居常州，岂鱼鸟之性，终安于江湖耶？元丰八年正月四日书。

书遗蔡允元

仆闲居六年，复出从仕。自六月被命，今始至淮上，大风三日不得渡。故人蔡允元来船中相别。允元眷眷不忍归，而仆迟回不发，意甚愿来日复风。坐客皆云东坡赴官之意，殆似小儿迁延避学。爱其语切类，故书之，以遗允元，为他日归休一笑。

蓬莱阁记所见

登州蓬莱阁上，望海如镜面，与天相际。忽有如黑豆数点者，郡人云：“海舶至矣。”不一炊久，已至阁下。

无丰八年十月晦日，眉山苏轼书。

书鲁直浴室题名后并鲁直题

浴室院有蜀僧令宗，画达磨以来六祖师，人物皆绝妙。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诸物，画工能知之，至于人有怀道之容，投机接物，目击而百体从之者，未易为俗人言也。此壁列于冠盖之区，而湮伏不闻者数十年。晚得蜀人苏子瞻，乃发之。物不系于世道，兴衰亦有数如此。此寺井泉甘寒，汶师碾建溪茶，常不落第二。故人陈季常，林下士也，寓棋簞于此。苏子瞻、范子功数来从，故予过门必税驾焉。元祐三年，鲁直题。

后五百岁浴室丘墟，六祖变灭，苏、范、黄、陈尽为鬼录，而此书独存，当有来者会予此心，拊掌一笑。是月十五日戊子，子瞻书。

书请郡

今年，吾当请广陵，暂与子由相别，至广陵逾月，遂往南郡，自南郡诣梓州，溯流归乡，尽载家书而行，迺迺致仕，筑室种果于眉，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。不知此愿遂否，言之怅然也。

书赠柳仲矩

柳十九仲矩，自共城来，持太官米作饭食我。且言百泉之奇胜，劝我卜邻。此心飘然，已在太行之麓矣。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。东坡居士书。

杭州题名二首

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，与曹晦之、晁子庄、徐得之、王元直、秦少章同来。时主僧皆出，庭户寂然，徙倚久之。东坡书。

又

余十五年前，杖藜芒屨，往来南北山，此间鱼鸟皆相识，况诸道人乎？再至，惘然皆晚生相对，但有怆恨。子瞻书。

题损之故居

元祐四年十月七日，始来损之故居，周览遗迹。

陶元亮云：“嗟岁月之遂往，悼吾年之不留。”若人犹尔，况吾侪乎？轼书。

书赠王元直三首

王箴字元直，小名三老翁，小字惇叔。

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，与王元直饮酒，掇荠菜食之，甚美。颇忆蜀中巢菜，怅然久之。

又

王十六见惠拍板两联，意谓仆有歌人，不知初无有也。然亦有用，当陪傅大士唱《金刚经颂》耳。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。

又

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既雨，微雪。予以寒疾在告，危坐至夜。与王元直饮姜密酒一杯，醺然径醉。亲执枪匕作荠青虾羹，食之甚美。他日归乡，勿忘此味也。

题万松岭惠明院壁

予去此十七年，复与彭城张圣途、丹阳陈辅之同来。院僧梵英，葺治堂宇，比旧加严絜。茗饮芳烈，问：“此新茶耶？”英曰：“茶性新旧交，则香味复。”予尝见知琴者，言琴不百年，则桐之生意不尽，缓急清浊，常与雨暘寒暑相应。此理与茶相近，故并记之。

书赠张临溪

吾友张希元有异材，使其登时遇合，当以功名闻，不幸早世，其命矣夫！元祐七年九月二日，行临溪道中，见其子堂来令兹邑，问以民事，家风凛然，希元为不亡矣。勉之！勉之！岂常栖枳棘间乎？东坡居士书。

书赠杨子微

故人杨济甫之子明字子微，不远数千里，来见仆与子由。会子由有汝海之行，仆亦迁岭表，子微追及仆于陈留，留连不忍去。欲作济甫书，行役倦甚，不果。可持是示济甫，此即书也，何必更作。子微笃学

有文，自言知数术，云仆必不死岭表。若斯言有征，当为写《道德经》相偿，此纸所以志也。绍圣元年闰四月十八日，新英州守苏轼书。

题虔州祥符宫乞签

冲妙先生李君思聪所制观妙法像。轼以忧患之余，稽首洗心，皈命真寂。自惟尘缘深重，恐此志不遂，敢以签卜。得真君第二签，云：“平生常无患，见善其何乐。执心既坚固，自励勤修学。”敬再拜受教，书《庄子·养生主》一篇，致自励之意，敢有废坠，真圣殛之！绍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东坡居士南迁至虔，与王岩翁同谒祥符宫，拜九天采访使者堂下，观观妙法像，实闻此言。

题广州清远峡山寺

轼与幼子过同游峡山寺，徘徊登览，想见长老寿公之高致，但恨溪水太峻，当少留之。若于淙碧轩之北，作一小闸，渚为澄潭，使人过闸上，雷吼雪溅，为往来之奇观。若夏秋水暴，自可为启闭之节。用阴阳家说，寺当少富云。绍圣元年九月十三日。

题寿圣寺

蜀人苏轼子瞻，南迁惠州，舫舟岩下。与幼子过同游寿圣寺，遇隐者石君汝砺器之，话罗浮之胜，至暮乃去。绍圣元年九月十二日书。

书卓锡泉

予顷自汴入淮，泛江溯峡归蜀。饮江淮水盖弥年，既至，觉井水腥涩，百馀日然后安之。以此知江水之甘于井也审矣。今来岭外，自扬子始饮江水，及至南康，江益清驶，水益甘，则又知南江贤于北江也。近度岭入清远峡，水色如碧玉，味益胜。今游罗浮，酌泰禅师锡杖泉，则清远峡水又在其下矣。岭外唯惠人喜斗茶，此水不虚出也。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。

书天庆观壁

东坡饮酒此室，进士许毅甫自五羊来，邂逅一杯而别。

题罗浮

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东坡翁迁于惠州，舫舟泊头镇。明晨肩輿十五里，至罗浮山，入延祥宝积寺，礼天竺瑞像，饮梁僧景泰禅师卓锡泉，品其味，出江水上远甚。东三里至长寿观。又东北三里，至冲虚观。观有葛稚川丹灶。次之，诸仙者朝斗坛。观坛上所获铜龙六、鱼一。坛北有洞，曰朱明，榛莽不可入。水出洞中，锵鸣如琴筑。水中皆菖蒲，生石上。道士邓守安字道玄，有道者也。访之，适出。坐遗履轩，望麻姑峰。方饮酒，进士许毅来游，呼与饮。既醉，还宿宝积中阁。夜大风，山烧壮甚，有声。晨粥已，还舟，憩花光寺。从游者，幼子过、巡检史珏、宝积长老齐德、延祥长老绍冲、冲虚道士陈熙明。山中可游而未暇者，明福宫、石楼、黄龙洞，期以明年三月复来。

记游白水岩

绍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，与幼子过游白水山佛迹院。浴于汤池，热甚，其源殆可以熟物。循山而东，少北，有悬水百仞，山八九折，折处辄为潭。深者缒

石五丈，不得其所止，雪溅雷怒，可喜可畏。水涯有巨人迹数十，所谓佛迹也。暮归，倒行，观山烧壮甚。俯仰度数谷。至江山月出，击汰中流，掬弄珠璧。到家，二鼓矣。复与过饮酒，食馀甘，煮菜，顾影颓然，不复能寐。书以付过。东坡翁。

记与舟师夜坐

绍圣二年正月初五日，与成都舟阁黎夜坐，饥甚。家人煮鸡肠菜羹甚美。缘是，与舟谈不二法。舟请记之。其语则不可记，非不可记，盖不暇记也。

题白水山

绍圣二年三月四日，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，浴于汤泉，风于悬瀑之下，登中岭，望瀑所从出。出山，肩舆节行观山，且与客语。晚休于荔浦之上，曳杖竹阴之下。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。父老指以告予曰：“是可食，公能携酒复来？”意欣然许之。同游者柯常、林抃、王原、赖仙芝。詹使君名范，予盖苏轼也。

题嘉祐寺壁

绍圣元年十月二日，轼始至惠州，寓居嘉祐寺松风亭。杖屦所及，鸡犬皆相识。明年三月，迁于合江之行馆。得江楼廓彻之观，而失幽深窈窕之趣，未见所欣戚也。峽南岭北，亦何以异此。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，不远千里，访予于此，留七十日而去。东坡居士书。

记游松风亭

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，纵步松风亭下，足力疲乏，思欲就床止息。仰望亭宇，尚在木末。意谓如何得到，良久忽曰：“此间有甚麽歇不得处？”由是心若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。若人悟此，虽两阵相接，鼓声如雷霆，进则死敌，退则死法，当恁麽时，也不妨熟歇。

记朝斗

绍圣二年五月望日，敬造真一法酒成。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。将奠，雨作。已而清风肃然，云气解驳，月星皆现，魁杓明爽。彻奠，阴雨如初。

谨拜手稽首而记其事。东坡居士苏轼书。

题栖禅院

绍圣三年八月六日夜，风雨，旦视院东南，有巨人迹五。是月九日，苏轼与男过来观。

题合江楼

青天孤月，故是人间一快。而或者乃云不如微云点缀。乃是居心不净者常欲滓秽太清。合江楼下，秋碧浮空，光接几席之上，而有葵苔败屋七八间，横斜砌下。今岁大水再至，居者奔避不暇，岂无寸土可迁，而乃眷眷不去，常为人眼中沙乎？绍圣二年九月五日。

名容安亭

陶靖节云：“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”故常欲作小亭以容安名之。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。

书北极灵签

东坡居士迁于海南，忧患不已，戊寅九月晦，游天庆观，谒北极真圣，探灵签，以决余生之祸福吉凶，其词曰：“道以信为合，法以智为先。二者不相离，寿命已得延。”览之悚然，若有所得，敬书而藏之，以无忘信道、法智二者不相离之意。古之真人，未有不以信入者。子思曰：“自诚而明谓之性。”此之谓也。孟子曰：“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”守法而不智，则天下之死法也。道不患不知，患不疑；法不患不立，患不活。以信合道则道疑，以智先法则法活。道疑而法活，虽度世可也，况乃延寿命乎？

书 筮

戊寅九月十五日，以久不得子由书，忧不去心。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涣》之内三爻，《初六》变为《中孚》。其繇曰：“用拯马壮吉。”《中孚》之《九二》变为《益》，其繇曰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縻之。”《益》之《六三》变为《家人》，其繇曰：“益之，用凶事，有咎。有孚中行，告公用圭。”《家人》之繇曰：“《家人》利女贞。”又曰：“风自火

出，《家人》。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。”吾考此卦极精详，口以授过，又书而藏之。

书 谤

吾昔谪居黄州，曾子固居忧临川，死焉。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，如李贺长吉死时事，以上帝召也。时先帝亦闻其语，以问蜀人蒲宗孟，且有叹息语。今谪海南，又有传吾得道，乘小舟入海，不复返者。京师皆云。儿子书来言之。今日有从广州来者，云：“太守何述言，吾在儋耳，一日忽失去，独道服在耳，盖上宾也。”吾平生遭口语无数，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，吾命宫在斗、牛间，而退之身宫亦在焉。故其诗曰：“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。”且曰：“无善名以闻，无恶声以扬。”今谤吾者，或云死，或云仙。退之之言，良非虚耳。

书海南风土

岭南天气卑湿，地气蒸溽，而海南为甚。夏秋之交，物无不腐坏者。人非金石，其何能久！然儋耳颇有老人，年百馀岁者，往往而是，八九十者不论也。乃知寿夭无定，习而安之，则冰蚕火鼠，皆可以生。

吾尝湛然无思，寓此觉于物表，使折胶之寒，无所施其冽，流金之暑，无所措其毒，百馀岁岂足道哉！彼愚老人者，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，兀然受之而已。一呼之温，一吸之凉，相续无有间断，虽长生可也。庄子曰：“天之穿之，日夜无隙，人则固塞其窦。”岂不然哉。九月二十七日，秋霖雨不止，顾视帟帐，有白蚁升余，皆已腐烂，感叹不已。信手书。时戊寅岁也。

书上元夜游

己卯上元，予在儋州，有老书生数人来过，曰：“良月嘉夜，先生能一出乎？”予欣然从之。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，民夷杂揉，屠沽纷然。归舍已三鼓矣。舍中掩关熟睡，已再鼾矣。放杖而笑，孰为得失？过问先生何笑，盖自笑也。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，更欲远去，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。

书城北放鱼

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，得鲫二十一尾，求售于东坡居士。坐客皆欣然，欲买放之。乃以木盎养鱼，舁至城北沧江之阴，吴氏之居，浣沙石之下放之。时

吴氏馆客陈宗道，为举《金光明经》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，以度是鱼。曰无明缘，行行缘，识识缘，名色名色缘，六入六入缘，触触缘，受受缘，爱爱缘，取取缘，有有缘，生生缘，老死忧悲苦恼，南无宝胜如来。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，其鱼皆随波赴谷，众会欢喜，作礼而退。会者六人，吴氏之老刘某，南海符某，儋耳何旻，潮阳王介石，温陵王懿、许琦；异者二人，吉童、奴九。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。

书赠游浙僧

到杭，一游龙井，谒辩才遗像，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。孤山下，有石室。室前有六一泉，白而甘，当往一酌。湖上寿星院竹，极伟。其傍智果院，有参寥泉及新泉，皆甘冷异常，当特往一酌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之遗迹，见颖沙弥，亦当致意。灵隐寺后高峰塔，一上五里，上有僧，不下三十余年矣，不知今在否？亦可一往。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，东坡居士书。

书合浦舟行

予自海康适合浦，遭连日大雨，桥梁尽坏，水无津涯。自兴廉村净行院下，乘小舟至官寨。闻自此以

西皆涨水，无复桥船。或劝乘艇舟并海即白石。是日，六月晦，无月。碇宿大海中，天水相接，疏星满天。起坐四顾太息，吾何数乘此险也！已济徐闻，复厄于此乎？过子在傍鼾睡，呼不应。所撰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皆以自随，世未有别本。抚之而叹曰：“天未丧斯文，吾辈必济！”已而果然。七月四日合浦记。时元符三年也。

题廉州清乐轩

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东坡盖三宿此矣。去后，仲修使君当复念我耶？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题。

书临皋亭

东坡居士酒醉饭饱，倚于几上，白云左绕，清江右洄，重门洞开，林峦垺入。当是时，若有思而无所思，以受万物之备，惭愧！惭愧！

梦南轩

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，将朝，尚早，假寐，梦归谷行宅，遍历蔬园中。已而坐于南轩，见庄客数人，

方运土塞小池。土中得两芦菰根，客喜食之。予取笔作一篇文，有数句云：“坐于南轩，对修竹数百，野鸟数千。”既觉，惘然怀思久之。南轩，先君名之曰“来风”者也。

天叶宫

天叶宫在罗浮山之西。苏轼曰：南汉主建有甘露、羽盖等亭，云华阁，命中书舍人钟有章作记。初，南汉主梦神人指罗浮山之西，去延祥寺西北，有两峰相叠，一洞对流，可以为宫。访之，得其地。又梦金龙起于宫所，遂改为黄龙洞。此地即葛仙西庵。至宋朝革命，四方僭叛以次诛服，刘氏惧焉。将欲潜遁罗浮，为狡兔之穴，又命于增江水口凿濠通山，往来山峒，仓卒为航舟之计。开宝四年，乃始归命。则知刘氏为宝宫于山间，无事则为临赏之乐，警急则为逋逃之所，其计窘矣。

名西阁

元丰七年冬至，过山阳，登西阁，时景繁出巡未归。轼方乞归常州，得请，春中方当复过此。故有阁欲名，思之未有佳者。蔡廓，谡之子也。晋宋间第一

流，辄以似公家，不知可否？

书赠古氏

古氏南坡修竹数千竿，大者皆七寸围，盛夏不见日，蝉鸣鸟呼，有山谷气象。竹林之西，又有隙地数亩，种桃李杂花。今年秋冬，当作三间一龟头，取雪堂规模，东荫修竹，西眺江山。若果成此，遂为一郡之嘉观也。

苏轼文集卷七十二

杂记 人物

仁祖盛德

温成皇后乳母贾氏，宫中谓之贾婆婆。贾昌朝连结之，谓之姑姑。台谏论其奸，吴春卿欲得其实而不可。近侍有进对者曰：“近日台谏言事，虚实相半，如贾姑姑事，岂有是哉？”上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贾氏实曾荐昌朝。”非吾仁祖盛德，岂肯以实语臣下耶？

真宗信李沆

真宗时，或荐梅询可用者。上曰：“李沆尝言其非君子。”时沆之没，盖二十余年矣。欧阳文忠公尝问苏子容曰：“宰相没二十余年，能使人主追信其言，以何

道？”子容言：“独以无心故耳。”轼因赞其语，且言：“陈执中，俗吏耳，特以至公，犹能取信主上，况如李公之才识而济之以无心耶？”时元祐三年兴龙节，赐宴尚书省，论此。是日，又见王巩云其父仲仪言：“陈执中罢相，仁宗问：‘谁可代者？’执中举吴育。上即召赴阙。会乾元节侍宴，偶醉，坐睡，忽惊顾拊床，呼其从者。上愕然，即除西京留台。”以此观之，执中虽俗吏，亦可贤也。育之不相，命矣夫。然晚节有心疾，亦难大用，仁宗非弃才之主也。

英宗惜臣子

英宗皇帝郊祀习仪，尚书省赐百官酒食。郎官王易知醉饱呕吐，御史前劾失仪，已赐赦。韩丞相琦以闻，帝曰：“已放罪。”琦奏，故事失仪不以赦原。帝曰：“失仪，薄罚也，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过，难施面目矣。”卒赦之。帝爱惜臣子欲曲全其名节者如此，士当何以为报。臣轼闻之于欧阳文忠公修云。

神宗恶告讦

元丰初，白马县民有被劫者，畏贼不敢告，投匿名书于县。弓手甲得之，而不识字，以示门子乙。乙

为读之，甲以其言捕获贼，而乙争其功。吏以为法禁行匿名书，而贼以此发，不敢处之死，而投匿名者当流，为情轻法重，皆当奏。苏子容为开封尹，上殿论贼可减死，而投匿名者可免罪。上曰：“此情虽极轻，而告讦之风不可长。”乃杖而抚之。子容以为贼许不干己者告捕，而彼失者匿名，本不足深过。然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，此可为忠厚之至。然熙宁、元丰之间，每立一法，如手实、禁盐牛皮之类，皆立重赏以许告捕者。此当时小人所为，非先帝本意。时范祖禹在坐，曰：“当书之《实录》。”

永洛事

张舜民言：“永洛之役，李舜举、徐禧、李稷皆在围中。上以手诏赐西人，若能保全吏士，当尽复侵地。诏未至，而舜举等已死。”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。惜此等不被其赐也，哀哉！舜举，中官也。将死，以败纸半幅，书其上云：“臣舜举死无所恨，但愿陛下勿轻此贼。”付一健黠者间走以闻。时李稷亦将死，书纸后云：“臣稷千苦万屈。”上为一恻，然以见二人之贤不肖也。

彭孙谄李宪

方李宪用事时，士大夫或奴事之，穆衍、孙路至

为执袍带。王中正盛时，俞充至令妻执板而歌，以侑中正饮。若此类，不可胜数。而彭孙本以劫盗招出，气陵公卿。韩持国至诣其第，出妓饮酒，酒酣，慢持国。持国不敢对。然尝为李宪濯足，曰：“太尉足何其香也！”宪以足踏其头，曰：“奴谄我不太甚乎？”孙在许下造宅，私招逃军三百人役之。予时将乞许，觐至郡考其实，斩讞乃奏。会除颍州而止。

范文正谏止朝正

欧阳文忠公撰《范文正神道碑》载：章献太后临朝，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，范公力争乃罢。其后轼先君奉诏修太常因革礼，求之故府，而朝正案牒具在。考其始末，无谏止之事，而有已行之明验。先君质之于文忠公。曰：“文正公实谏而卒不从，《墓碑》误也，当以案牒为正耳。”今日偶与客论此事，夜归乃记之。

溪洞蛮神事李师中

过太平州，见郭祥正，言：“尝从章惇辟，入梅山溪洞中，说谕其首领，见洞主苏甘家有神画像，被服如士大夫，事之甚严。问之，云：‘此知桂府李大夫也。’问其名，曰：‘此岂可名哉！’叩头称死罪数四，

卒不敢名。’”徐考其年月本末，则李公师中诚之也。诚之尝为提刑，权桂府耳。吾识诚之，知其为一时豪杰也。然小人多异议，不知夷獠乃尔畏信之，彼其利害不相及尔。

曹玮知人料事

天圣中，曹玮以节镇定州；王黼为三司副使，疏决河北囚徒。至定州，玮谓黼曰：“君相甚贵，当为枢密使。然吾昔为秦州，时闻德明岁使人以羊马贸易于边，课所获多少为赏罚。时将以此杀人，其子元昊年十三，谏曰：‘吾本以羊马为国，今反以资中原，所得皆茶彩轻浮之物，适足以骄堕吾民。今又欲以此杀人，茶彩日增，羊马日减，吾国其削乎？’乃止不戮。吾闻而异之，使人图其形，信奇伟。若德明死，此子必为中国患，其当君为枢府之时乎？盍自今学兵讲边事！”黼虽受教，盖亦未必信也。其后黼与张观、陈执中在枢密府，元昊反，杨义上书论土兵事，上问三人，皆不知，遂皆罢去。黼之孙为黄门婿，故知之。

吕公弼招致高丽人

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，见王伯虎炳之。言：“昔为

枢密院礼房检详文字，见高丽公案。始因张诚一使契丹，于虏帐中，见高丽人私语本国主向慕中国之意。归而奏之先帝，始有招来之意。枢密使吕公弼因而迎合，亲书札子，乞招致。遂命发运使崔拯遣商人招之。”天下知罪拯，而不知罪公弼，如诚一，盖不足道也。

黄寔言高丽通北虏

昨日见泗倅陈敦固道言：“胡孙作人服，折旋俯仰中度。细观之，其侮慢也甚矣。人言‘弄胡孙’，不知为胡孙所弄。”其言颇有理，故为记之。又见淮南提举黄寔言：“奉使高丽人言，所致赠作有假金银钗，夷人皆拆坏，使露胎素，使者甚不乐。夷云：‘非敢慢，恐北虏有觐者，以为真尔。’”由是观之，高丽所得吾赐物，北虏盖分之矣。而或者不察，谓北虏不知高丽朝我，或以为异时可使牵制北虏，岂不误哉？今日又见三佛齐朝贡者过泗州，官吏妓乐，纷然郊外，而椎髻兽面，睢盱船中。遂记胡孙弄人语，良有理，故并书之。

范景仁定乐上殿

前日见邸报，范景仁乞上殿，不知其何为也。近

得其侄伯禄书云，景仁上殿，为定大乐也。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，乃以功成治定自荐于乐，则新法果便也？扬子云言齐、鲁有大臣，史失其名，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，征诸生于齐、鲁，所不能致者二人。以景仁观之，扬雄之言，可谓谬矣。

张士逊中孔道辅

孔道辅为御史中丞，勘冯士元事，尽法不阿。仁宗称之，有意大用。时大臣与士元通奸利，最甚者宰相程琳。道辅既得其情矣，而退傅张士逊不喜道辅，欲有以中之。上使道辅送札子中书，士逊屏人与语久，时台官纳札子，犹得于宰相公厅后也。因言公将大用。道辅喜。士逊云：“公所以至此，谁之力也？非程公不致此。”道辅怅然，愧而德之。不数日上殿，遂力救琳。上大怒，既贬琳，亦黜道辅兖州。道辅知为士逊所卖，感愤得疾，死中路。元祐三年五月三日，闻之苏子容。

杜正献焚圣语

杜正献公为相，蔡君谟、孙之翰为谏官，屡乞出。仁宗云：“卿等审欲郡，当具所乞奏来。”于是蔡除福州，之翰除安州。正献云：“谏官无故出，终非美事，

乞且仍旧。”上可之。退书圣语。时陈恭公为执政，不肯书，曰：“吾初不闻。”正献惧，遂焚之。由此遂罢相。议者谓正献当俟明日审奏，不当遽焚其书也。正献言：始在西府时，上每访以中书事，及为相，中书事不以访。公因言君臣之间，能全终始者，盖难也。

蔡延庆追服母丧

蔡延庆所生母亡，不为服久矣，闻李定不服所生母，为台所弹，乃乞追服。乃知蟹筐蝉缕，不独成人之丧也。是时有朱寿昌，其所生母，三岁舍去，长大刺血写经，誓毕生寻访。凡五十年，乃得之。奉养三年而母亡，寿昌至毁焉。善人恶人相去，乃尔远耶？予谪居于黄，而寿昌为鄂守，与予往还甚熟，予为撰《梁武忏引》者也。

王钦若沮李士衡

李士衡之父壹，豪恣不法，诛死。士衡方进用，王钦若欲言之，而未有路，会真宗论时文之弊，因言：“路振，文人也。然不识体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李士衡父诛死，而振为赠告。”曰：“世有显人。”上颌之。士衡以故不大用。

王伯庸知人

余与狄子雅同馆北客，有以近岁名人墨迹相示者。有王伯庸与范希文帖云：“今将佐除狄、张外，皆不足用。”伯庸所谓狄即先相武襄公，张则客省使退夫，皆一时名臣，亦足以见伯庸之知人也。

盛度责钱惟演诰词

盛度，钱氏婿，而不喜维演，盖邪正不相入也。维演建言二后并配，中丞范讽发其奸，落平章事，以节度使知随州。时度年几七十，为知制诰，责词云：“三星之媾，多戚里之家；百两所迎，皆权要之子。”盖维演之姑嫁刘氏，而其子娶于丁谓。人怪度老而笔力不衰。或曰：“度作此词久矣。”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讲筵，上未出，立延和殿廷中。时轼方论周穉擅议宗庙事，苏子容道此。

韩缜酷刑

韩缜为秦州，酷刑少恩，以贼杀不辜去官。秦人语：“宁逢乳虎，莫逢韩玉汝。”玉汝，缜字也。孙临

最滑稽，尤善对。或问：“莫逢韩玉汝。当以何对？”应声曰：“可怕李金吾。”天下以为口实。

蜀公不与物同尽

李方叔言：范蜀公将薨，数日，须眉皆发苍黑，郁然如画也。公平生虚心养气，数尽形往而气血不衰，故发于外耶？范氏多四乳，固与人异。公又立德如此，其化也，必不与万物同尽，有不可知者矣。

韩狄盛事

韩魏公在中山，狄青为副总管，陈荐为幕客。今魏公之子师朴出镇，而青之子咏、荐之子厚复践此职，亦异事也。

温公过人

晁无咎言：“司马温公有言，吾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耳。”余亦记前辈有诗云：“怕人知事莫萌心。”此言皆可终身守之。

文忠公相

文忠公尝语余曰：“少时有僧相我，耳白于面，名动天下，唇不着齿，无事得谤。其言颇验。”耳白于面，则众所共见。唇不着齿，余不敢问公，不知其何如也。

张安道比孔北海

王巩云：“张安道向渠说，子瞻比吾孔北海、诸葛孔明。孔明则吾岂敢，北海或似之，然不若融之蠢也。”吾谓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，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轻，决非两立者。北海以一死捍汉室，岂所谓轻于鸿毛者？何名为蠢哉！

宰相不学

王介甫先封舒公，后改封荆。《诗》云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识者谓宰相不学之过也。

夹注轿子

施道民为孙威敏所黥，既而复得为民，借两军人肩舆而出。曾子固见之曰：“一只好夹注轿子。”闻者为之绝倒。

刘贡父戏介甫

王介甫多思而喜凿，时出一新说，已而悟其非也，则又出一言而解释之。是以其学多说。尝与刘贡父食，辍箸而问曰：“孔子不彻姜食，何也？”贡父曰：“《本草》，生姜多食损智，道非明民，将以愚之。孔子以道教人者也，故不彻姜食，将以愚之也。”介甫欣然而笑，久之，乃悟其戏己也。贡父虽戏言，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。庚辰二月十一日，食姜粥，甚美，叹曰：“无怪吾愚，吾食姜多矣。”因并贡父言记之，以为后世君子一笑。

以利害民

近者余安道孙献策榷饶州□器，自监权得提举死焉。偶读《太平广记》，贞元五年，李白子伯禽为嘉兴

徐浦下场柴盐官，侮慢庙神以死。以此知不肖子，代不乏人也。

以乐害民

扬州芍药为天下冠，蔡延庆为守，始作万花会，用花十余万枝。既残诸园，又吏因缘为奸，民大病之。予始至，问民疾苦，遂首罢之。万花会本洛阳故事，而人效之，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。意洛阳之会，亦必为民害也，会当有罢之者。钱惟演为洛守，始置驿贡花，识者鄙之。此宫妾爱君之意也。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。富彦国曰：“君谟乃为此耶？”

史经臣兄弟

先友史经臣，字彦辅，眉山人。与先君同举制策，有名蜀中，世所共知。沆子凝者，其弟也。沆才气绝人，而薄于德。彦辅才不减沆而笃于节义，博辩能属文，其《思子台赋》最善，大略言汉武、晋惠天资相去绝远，至其惑，则汉武与晋惠无异。竟不仕，年六十卒，无子。先君为治丧，立其同宗子为后，今为农夫，无闻于人。沆亦无子。哀哉！

徐仲车二反

徐积，字仲车。古之独行也，於陵仲子不能过。然其诗文则怪而放，如玉川子，此一反也。耳聩甚，画地为字，乃始通语，终日面壁坐，不与人接，而四方事，无不周知其详，虽新且密，无不先知，此二反也。

张永徽老健

蜀人张宗谔永徽，年六十七，须发不甚白，而精爽紧健，超逸涧谷，上下如飞，此必有所得。相逢数日，但饮酒啸歌而已，恨不款曲问其所行。方罢官归阳翟，意思豁然，非世俗间人也。

陈辅之不娶

九江陈辅之有於陵仲子之操，不娶，无子。曰：“我罪人也。”东坡曰：“子有犹子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坡曰：“鲁山道州，乃前比也。”辅之一笑曰：“赖古多此贤。陶彭泽不解事，忍饥作此诗，意古贤能饱人。”辅之今为丹阳南郭人。

张憨子

黄州故县张憨子，行止如狂人，见人辄骂云“放火贼”。稍知书，见纸辄书郑谷《雪》诗。人使力作，终日不辞。时从人乞，予之钱，不受。冬夏一布褐，三十年不易。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。其实如此。至于土人所言，则有甚异者，盖不可知也。

诵经帖

东坡食肉诵经。或云：“不诵。”坡取水漱口。或云：“一碗水如何漱得？”坡云：“惭愧，阍黎会得。”

记徐仲车语

东坡将别，乞言于徐仲车。曰：“自古皆有功，独称大禹之功，皆有才，独称周公之才。有德以将之故耳。”

子由幼达

子由之达，盖自幼而然。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，每有所获，真以为乐。唯子由观之，漠然不甚经意。今日有先见，固宜也。

马正卿守节

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，清苦有气节，学生既不喜，博士亦忌之。余少时偶至其斋中，书杜子美《秋雨叹》一篇壁上，初无意也，而正卿即日辞归，不复出，至今白首穷饿，守节如故。正卿，字梦得。

李与权节士

李秀才，字与权。居太学八年，未尝谒。一日告，为祭酒所知。赵公材求士于祭酒，祭酒荐之，遂为公材客。可谓节士。可喜！可喜！

马梦得穷

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，少仆八日。是岁生者无富贵人，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。即吾二人而观之，当推梦得为首。

黎子明父子

黎子明之子，为继母所谗，出数月。其父年高，子幼，不给于耕，夫妇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还。予为买羊沽酒送归其家，为父子如初，庶几颖谷封人之意。

唐允从论青苗

儋耳进士黎子云言：城北十五里许，有唐村。唐氏之老曰允从者，年七十余，问子云言：“宰相何苦以青苗钱困我，于官有益乎？”子云答曰：“官患民贫富不均，富者逐什一，日益富，贫者取倍称，至鬻田质口不能偿，故为是法以均之。”允从笑曰：“贫富之不齐，自古已然，虽天工不能齐也。子欲齐之乎？民之有贫富，犹器用之有厚薄也。子欲磨其厚，等其薄，

厚者未动，而薄者先穴矣。”元符三年二月二十日，子云过余言此。负薪能谈王道，政谓允从辈耶？

黎檬子

吾故人黎惇，字希声。治《春秋》，有家法；欧阳文忠公喜之。然为人质木迟缓，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。以谓指其德，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。一日，联骑出，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。大笑，几落马。今吾谪海南，所居有此木，霜实累累。然二君皆已入鬼录。坐念故友之风味，岂可复见。刘固不泯于世者；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。

本秀二僧

稷下之盛，胎骊山之祸。太学三万人，嘘枯吹生，亦兆党锢之冤。今吾闻本、秀二僧，皆以口耳区区奔走王公，汹汹都邑，安有而不辞，殆非浮屠氏之福也。

朱照僧

朱氏子名照僧。少丧父，与其母尹皆愿出家，礼僧守素。守素，参寥弟子也。照僧九岁，举止如成人，

诵予《赤壁二赋》，锵然鸾鹤声也。不出十年，名冠东南。此参寥法孙，东坡门僧也。

钟守素

参寥行者钟守素，事参寥有年，未尝见过失。仆常默察其所为，似有意于慕高远者。参寥言秦太虚有意为率交游间三十人，每人十千，买祠部牒，令得出家，此亦善缘。仆既随喜，然参寥不善干人，故书此以付守素。

妙总以下书赠惠诚

妙总师参寥子，与予友二十余年矣。世所知独其诗文，所不知者，盖多于诗文也。独好面折人过失，然人知其无心，如虚舟之触物，盖未尝有怒者。

维琳

径山长老维琳，行峻而通，文丽而清。始，径山祖师有约，后世止以甲乙住持。予谓以适事之宜，而废祖师之约，当于山门选用有德，乃以琳嗣事。众初有不悦其人，然终不能胜悦者之多且公也。今则大定

矣。

圆 照

杭州圆照律师，志行苦卓，教法通洽，昼夜行道，二十余年矣。无一念顷有作相。自辩才归寂，道俗皆宗之。

秀州长老

秀州本觉寺一长老，少盖有名进士，自文字言语悟入。至今以笔砚作佛事。所与游，皆一时文人。

楚 明

净慈楚明长老，自越州来。始，有旨召小本禅师住法云寺。杭人忧之，曰：“本去，则净慈众散矣。”余乃以明嗣事，众不散，加多，益千余人。

仲 殊

苏州仲殊师利和尚，能文善诗及歌辞，皆操笔立

成，不点窳一字。予曰：“此僧胸中，无一毫发事。”故与之游。

守 钦

苏州定惠长老守钦，予初不识。比至惠州，钦使侍者卓契顺来，问予安否，且寄十诗。予题其后曰：“此僧清逸超绝，语有璨、忍之通，而无岛、可之寒。”予往来三吴久矣，而不识此僧，何也？

思 义

下天竺净慧禅师思义，学行甚高，综练世事。高丽非时遣僧来，予方请其事于朝，使义馆之。义日与讲佛法，词辩锋起，夷僧莫能测。又具得其情以告。盖其才有过人者。

闻 复

孤山思聪闻复师，作诗清远，如画工，而雄逸变态，放而不流，其为人称其诗。

可久清顺

祥符寺可久、垂云清顺二阁梨，皆予监郡日所与往还诗友也。清介贫甚，食仅足，而衣几于不足也，然未尝有忧色。老矣，不知尚健否？

法 颖

法颖沙弥，参寥子之法孙也。七八岁，事师如成人。上元夜，予作乐于寺，颖坐一夫肩上。予谓曰：“出家儿亦看灯耶？”颖愀然变色，若无所容，啼呼求去。自尔不复出嬉游。今六七年矣，后当嗣参寥者。

惠 诚

予在惠州，有永嘉罗汉院僧惠诚来，谓曰：“明日当还浙东。”问所欲干者，予无以答之。独念吴、越多名僧，与予善者常十九，偶录此数人，以授惠诚，使归见之，致余意，且为道余居此起居饮食状，以解其念也。信笔书纸，语无伦次，又当尚有漏落者，方醉，不能详也。绍圣二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东坡居士书。

书赠荣师

赠监大师显荣，行解俱高，得数日相从，殊慰所怀。

记卓契顺答问

苏台定慧院净人卓契顺，不远数千里，涉岭海，候无恙于东坡。东坡问：“将什么土物来？”顺展两手。坡云：“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。”顺作担势，缓步而去。

僧自欺

僧谓酒“般若汤”，谓鱼“木梭花”，谓鸡“钻篱菜”，竟无所益，但自欺而已。世常笑之。然人有为不义，而文之以美名者，与此何异哉？俗士自患食肉，欲结卜斋社。长老闻之，欣然曰：“老僧愿与一名。”

记焦山长老答问

东坡居士醉后单衫游招隐，既醒，着衫而归，问

大众云：“适来醉汉向甚处去？”众无答。明日举以问焦山，焦山叉手而立。

记参寥龙丘答问

慈湖程氏草堂，瀑流出两山间，落于堂后。如布悬，如风中雪，如群鹤舞。参寥问主人，乞此地养老。主人许之。东坡居士投名作供养主，龙丘子欲作库头。参寥不纳，曰：“待汝一口吸尽此水，即令汝作。”龙丘子无对。

记石塔长老答问

石塔来别居士。居士云：“经过草草，恨不一见石塔。”塔起立云：“遮个是砖浮图耶？”居士云：“有缝。”塔云：“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？”坡首肯之。元丰八年八月二十七日。

记南华长老答问

居士着衲衣，因见客着公服，次谓南华曰：“里面着衲衣，外面着公服，大似卮良为贱。”华曰：“外护也少不得。”居士曰：“言中有响。”华曰：“灵山嘱付，

不得忘却。”

书别子开

子开将往河北，相度河宁。以冬至前一日被旨，过节遂行。仆以节日来贺，且别之，留饮数盏，颓然竟醉。案上有此佳纸，故为作草露书数纸。迟其北还，则又春矣，当为我置酒、蟹、山药、桃、杏，是时当复从公饮也。

梦韩魏公

夜梦登合江楼，月色如水，魏公跨鹤来，曰：“被命同领剧曹，故来相报，北归中原，当不久也。”

杂记 异事

记神清洞事

曹焕游嵩山中，途遇道士，盘礴石上，揖曰：“汝非苏辙之婿曹焕乎？”顾其侣曰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老刘

道士寓此，未尝与人语。”道士曰：“苏轼，欧阳永叔门人也。汝以永叔为何等人？”焕曰：“文章忠义，为天下第一。”道士曰：“汝所知者，如是而已。我，永叔同年也。此袍得之永叔，盖尝敝而不补，未尝垢而洗也。近得书甚安。汝岂不知神清洞乎？汝与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处，我当以某年月日化于石上。”复坐，不复语，焕亦行入山。果如期，化于石上。

空冢小儿

富彦国在青社，河北大饥，民争归之。有夫妇襁负一子，未几，迫于饥困，不能皆全，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。岁定归乡，过此冢，欲收其骨，则儿尚活，肥健愈于未弃时。见父母，匍匐来就。视冢中空无有，唯有一窍滑易，如蛇鼠出入，有大蟾蜍，如车轮，气咻咻然出穴中。意儿在冢中常呼吸此气，故能不食而健。自尔遂不食，年六七岁，肌理如玉。其父抱儿来京师，以求小儿医张荆筐。张曰：“物之有灵者能蛰，燕蛇虾蟆之类是也。能蛰则能不食，不食则寿，此千岁虾蟆也。法不当与药，若听其不食不娶，长必得道。”父喜，携去，今不知所在。张与予言，盖嘉祐六年。

太白山神

吾昔为扶风从事。岁大旱，问父老境内可祷者。云：“太白山至灵，自昔有祷无不应。近岁向传师少卿为守，奏封山神为济民侯，自此祷不验，亦莫测其故。”吾方思之，偶取《唐会要》看，云：“天宝十四年，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，遣使取之而获，诏封山神为灵应公。”吾然后知神之所以不悦者。即告太守，遣使祝之，若应，当奏乞复公爵，且以瓶取湫水归郡。水未至，风雾相缠，旗幡飞舞，仿佛若有所见。遂大雨二日，岁大熟。吾作奏检具言其状，诏封为明应公。吾复为文记之，且修其庙。祀之日，有白鼠长尺余，历酒饌上，嗅而不食。父老云：“龙也。”是岁嘉祐七年。

华阴老姬

眉之彭山进士宋筹者，与故参知政事孙抃梦得同赴举。至华阴，大雪。天未明，过华山。有牌堠云“毛女峰”者，见一老姬坐堠下，鬓如雪而无寒色。时道上未有行者，不知其所从来，雪中亦无足迹。与宋相去数百步，宋先过之，未怪其异，而莫之顾。独孙

留连与语，有数百钱挂鞍，尽以予之。既追及宋，道其事。宋悔，复还求之，已无所见。是岁，孙第三人及第，而宋老死无成。此事，蜀人多知之者。

猪母佛

眉州青神县道侧，有小佛屋，俗谓之猪母佛。云，百年前，有牝猪伏于此，化为泉，有二鲤鱼在泉中，云：“盖猪龙也。”蜀人谓牝猪为母，而立佛堂其上，故以名之。泉出石上，深不及二尺，大旱不竭，而二鲤鱼莫有见者。余一日偶见之，以告妻兄王愿。愿深疑之，意余诞也。余亦不平其见疑，因与愿祷于泉上曰：“余若不诞，鱼当复见。”已而鱼复出，愿大惊，再拜谢罪而去。此地旧为灵异。青神人朱文及者，以父病求医，夜过其侧。有髻而负琴者，邀至室，文及辞以父病不可留，而其人苦留之，欲晓，乃遣去。行未数里，见道傍有劫杀贼，所杀人赫然未冷也。否者，文及亦不免矣。泉在石仙镇南五里许，青神二十五里。

池鱼自达

眉州人任达为余言：少时见人家，畜数百鱼深池中。池以砖甃，四周皆有屋舍，环绕方丈间。凡三十

余年，日加长。一日天晴无雷，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，鱼涌起羊角而上，不知所往。达云：“旧说，不以神守，则为蛟龙所取，此殆是耳！”余以谓蛟龙必因风雨，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，日有腾拔之意，精神不衰，久而自达，理自然耳。

费孝先卦影

至和二年，成都人有费孝先者，始来眉山。云：近游青城山，访老人村，坏其一竹床。孝先谢不敏，且欲偿之。老人笑曰：“子视其上字。字云：此床以某年某月造，某年某月为孝先所坏。自其数耳，何以偿为。”孝先知其异，乃留师事之。老人授以轨甲卦影之术，前此未有知此学者也。后五年，孝先名闻天下，王公大人皆不远千里，以金钱求其卦影，孝先以致富。今死矣，然四方治其学者，所在而有，皆自托于孝先，真伪特未可知也。聊复记之，使后世知卦影所自。

幸思顺服盗

幸思顺，金陵老儒也。皇祐中，酤酒江州，人无贤愚，皆喜之。时劫江贼方炽，有一官人舫舟酒垆下，偶与思顺往来相善，思顺以酒十壶饷之。已而被劫掠

于蕲、黄间。群盗饮此酒，惊曰：“此幸秀才酒耶？”官人识其意，即给曰：“仆与幸秀才亲旧。”贼相顾，叹曰：“吾侪何为劫幸老所亲哉？”敛所劫还之，且戒曰：“见幸慎勿言。”思顺年七十二，日行二百里，盛夏曝日中，不渴，盖尝啖物而不饮水云。

王平甫梦灵芝宫

王平甫熙宁癸丑岁，直宿崇文馆，梦有人邀之至海上。见海水中宫殿甚盛，其中作乐，笙箫鼓吹之伎甚众。题其宫曰灵芝宫。邀平甫，欲与之俱往。有人在宫侧，隔水止之曰：“时未至，且令去，它日当迎之。”至此，恍然梦觉。时禁中已钟鸣。平甫颇自负，为诗记之曰：“万顷波涛木叶飞，笙箫宫殿号灵芝。挥毫不似人间世，长乐钟来梦觉时。”后四年，平甫病卒。其家哭讯之曰：“君尝梦往寻芝宫，信然乎？当以兆我。”是夕，暮奠，若有声音接于人者，其家复卜以钱。卜之曰：“往灵芝宫，其果然乎？”卜曰：“然。”昔有人至海上蓬莱，见楼台中有待乐天之室，乐天自为诗以识其事，与平甫之梦实相似。盖二人者，皆天才逸发，则其精神所寓，必有异者，物理皆有之，而不可穷也。其家哭，请书其事，故为之书以慰其思。

广利王召

余尝醉卧，有鱼头鬼身者，自海中来，云：“广利王请端明。”予被褐草履黄冠而去，亦不知身步入水中。但闻风雷声，有顷，豁然明白，真所谓水晶宫殿也。其下骊珠夜光，文犀尺璧，南金火齐，不可仰视，珊瑚琥珀，不知几多也。广利佩剑，冠服而出，从二青衣。余曰：“海上逐客，重烦邀命。”有顷，东华真人、南溟夫人造焉，出鲛绡丈余，命余题诗。余赋曰：“天地虽虚廓，惟海为最大。圣王皆祀事，位尊河伯拜。祝融为异号，恍惚聚百怪。二气变流光，万里风云快。灵旗摇虹纛，赤虬喷滂湃。家近玉皇楼，彤光照世界。若得明月珠，可偿逐客债。”写竟，进广利。诸仙迎看，咸称妙。独旁一冠簪者，谓之鼈相公，进言：“客不避忌讳，祝融字犯王讳。”王大怒。余退而叹曰：“到处被相公厮坏。”

记授真一酒法

予在白鹤新居，邓道士忽叩门，时已三鼓，家人尽寝，月色如霜。其后有伟人，衣桄榔叶，手携斗酒，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，曰：“子尝真一酒乎？”三人就

坐，各饮数杯，击节高歌合江楼下。风振水涌，大鱼皆出。袖出一书授予，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。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。既别，恍然。

梦弥勒殿

仆在黄州，梦至西湖上。梦中亦知其为梦也。湖上有大殿三重，其东，一殿题其额云：“弥勒下生”。梦中云：“是仆昔年所书。”众僧往来行道，大半相识，辩才、海月皆在，相见惊喜。仆散衫策杖，谢诸人曰：“梦中来游，不及冠带。”既觉，忘之。明日得芝上人信，乃复理前梦，因书以寄之。

应梦罗汉

仆往岐亭，宿于团风，梦一僧破面流血，若有所诉。明日至岐亭，以语陈慥季常，皆莫晓其故。仆与慥入山中，道左有庙，中，神像之侧，有古塑阿罗汉一躯，仪状甚伟，而面目为人所坏。仆尚未觉，而慥忽悟曰：“此岂梦中得乎？”乃载以归，使僧继莲命工完新，遂真之安国院。左龙右虎，盖第五尊者也。

仙姑问答

仆尝问三姑是神耶仙耶。三姑曰：“曼卿之徒也。”欲求其事为作传。三姑曰：“妾本寿阳人，姓何名媚，字丽卿。父为廛民，教妾曰：‘汝生而有异，它日必贵于人。’遂送妾于州人李志处修学。不月余，博通《九经》。父卒，母遂嫁妾与一伶人，亦不旬日，洞晓五音。时刺史诬执良人，置之囹圄，遂强取妾为侍妾。不岁余，夫人侧目，遂令左右擒妾投于厕中。幸遇天符使者过，见此事，奏之上帝。上帝敕送冥司，理直其事。遂令妾于人间主管人局。”余问云：“甚时人？”三姑云：“唐时人。”又问：“名甚？”三姑云：“见有一所主，不敢言其名。”又问：“刺史后为甚官？”三姑云：“后入相。”又问：“甚帝代时人？”姑云：“则天时。”又问：“上天既为三姑理直其事，夫人后得甚罪？”三姑云：“罚为下等。”三姑因以启谢云：“学士刀笔冠天下，文章烂寰宇。身之品秩，命之本常。朝野共矜而不能留连，皇王怀念而未尝引拔。暂居小郡，实屈大贤。如贱妾者，主之爱而共憎，事之临而无避。罪于非辜之地，生无有影之门。赖上天之究情，使微躯之获保。何期有辱朝从，下降寒门。罪宜千诛，事在不赦。维持阴福，以报大恩。”又问云：“某欲弃仕路，作一黄州百姓，可否？”三姑戏赠一绝云：“朝廷

方欲强搜罗，肯使贤侯此地歌。只待修成云路稳，皇书一纸下天河。”又问：“余欲置一庄，不知如何？”三姑云：“学士功名立身，何患置一庄不得。”又云：“道路无两头，学士甚处下脚？”再赠一绝云：“蜀国先生道路长，不曾插手细思量。枯鱼尚有神仙去，自是凡心未灭亡。”又《谢腊茶》诗云：“陆羽茶经一品香，当初亲受向明王。如今复有苏夫子，分我花盆美味尝。”又《谢张承议惠香》云：“南方宝木出名香，百和修来入供堂。贱妾固知难负荷，为君祝颂达天皇。”又《赠世人》云：“赠君一术眇生辰，不用操心向不平。隐贿隐财终是妄，谩天谩地更关情。花藏芳蕊春风密，龙卧深潭霹雳惊。莫向人前夸巧佞，苍天终是有神明。”又《赠王奉职》云：“平生有幸得良妻，此日同舟共济时。蜀国乃为君分野，思余自此有前期。”又为《琴歌》云：“七弦品弄仙人有，留待世人轻插手。一声欲断万里云，山林鬼魅东西走。况有离人不忍听，才到商音泪渐倾。雁柱何须夸郑声，古风自是天地情。伯牙死后无人知，君侯手下分巧奇。月明来伴青松阴，露齿笑弹风生衣。山神不敢隐踪迹，笑向山阴惧伤击。一曲未终风入松，玉女惊飞来住侧。劝君休尽指下功，引起相思千万滴。”

王翊救鹿

黄州岐亭有王翊者，家富而好善。梦于水边，见

一人为人所殴伤，几死，见翊而号，翊救之得免。明日，偶至水边，见一鹿为猎人所得，已中几枪。翊发悟，以数千钱赎之。鹿随翊起居，未尝一步舍翊。又翊所居后有茂林果木，一日，有村妇林中见一桃，过熟而绝大，独在木杪，乃取而食之。翊适见，大惊。妇人食已，弃其核，翊取而剖之，得雄黄一块，如桃仁，乃嚼而吞之，甚甘美。自是断荤肉，斋居一食，不复杀生，亦可谓异事也。

黄鄂之风

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，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，江南尤甚，闻之不忍。会故人朱寿昌康叔守鄂州，乃以书遗之，俾立赏罚以变此风。黄之士古耕道，虽椎鲁无它长，然颇诚实，喜为善。乃使率黄人之富者，岁出十千，如愿过此者，亦听。使耕道掌之，多买米布绢絮，使安国寺僧继莲书其出入。访问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，辄少遗之。若岁活得百个小儿，亦闲居一乐事也。吾虽贫，亦当出十千。

陈昱再生

今年三月，有中书吏陈昱者，暴死三日而苏。云：

初见壁有孔，有人自孔掷一物至地，化为人，乃其亡姊也。携其手自孔中出，曰：“冥吏追汝，使我先。”见吏在旁，昏黑如夜，极望有明处，有桥，榜曰“会明”。人皆用泥钱。桥极高，有行桥上者，姊曰：“此生天也。”昱行桥下，然犹有在下者，或为乌鹄所啖。姊曰：“此网捕者也。”又见一桥，曰“阳明”。人皆用纸钱。有吏坐曹十余人，以状及纸钱至者，吏辄刻除之，如抽贯然。已而见冥官，则陈襄述古也。问昱何故杀乳母，曰：“无之。”呼乳母至，血被面，抱婴儿，熟视昱曰：“非此人也，乃门下吏陈周。”官遂放昱还，曰：“路远，当给竹马。”又使诸曹检己籍。曹示之，年六十九，官左班殿直。曰：“以平生不烧香，故不甚寿。”又曰：“吾辈更此一报，身即不同矣。”意当谓超也。昱还，道见追陈周往。既苏，周果死。

徐问真从欧阳公游

道人徐问真，自言潍州人。嗜酒狂肆，能啖生葱、鲜鱼，以指为针，以土为药，治病良有神验。欧阳文忠公为青州，问真来，从公游久之，乃求去。闻公致仕，复来汝南，公常馆之，使伯和父兄弟为之主。公尝有足病，状少异，莫能喻。问真教公汲引，气血自踵至顶。公用其言，病辄已。忽一日，求去甚力。公留之，不可，曰：“我有罪。我与公卿游，我不敢复

留。”公使人送之，果有冠铁冠丈夫，长八尺许，立道周俟之。问真出城，雇村童，使持药笥。行数里，童告之，求去。问真于发中出一瓢，如枣大，再三覆之掌中，得酒满掬者二，以饮童子，良酒也。自尔不知其存亡，童子竟发狂，亦莫知所终。轼过汝阴，见公，具言如此。其后，予贬黄州，而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腿病。某以问真口诀授之，七日而愈。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，与叔弼父、季默父夜坐，话其事，事复有甚异者，不欲尽书，然问真要为异人也。

道士锻铁

有道士讲经茅山，听者数百人。中讲，有自外入者，长大丑黑，大骂曰：“道士奴，天正热，聚众造妖何为？”道士起谢曰：“居山养徒，费用匮乏，不得不尔。”骂者怒少解，曰：“须钱不难，何至作此！”乃取釜灶杵臼之类，得百余斤，以少药锻，皆为银，乃去。后数十年，道士复见此入，从一老道士，须发如雪，骑白骡。此人腰插一骡鞭，从其后。道士遥望，叩头，欲从之。此人指老道士，且摇手作惊畏状，去如飞。少顷，不见。

金刚经报

蒋仲父闻之于孙景修，近岁有人凿山取银矿，至

深处，闻有人诵经声。发之，得一人，云：“吾亦取矿者。以窟坏，不能出，居此不记年。平生诵《金刚经》，尝以经自随。每有饥渴之心，则若有人自腋下以饼遗之。”殆此经变现也。道家“守一”，若饥，则“一”与之粮；渴，“一”与之浆。此人于经中，岂得所谓“一”者乎？元符庚辰□月二日，偶与慧上人夜话及此，因出纸求仆缮写是经，凡阅月而成。非谪居海外，安能种此福田也？苏轼谨题。

师续梦经

宣德郎广陵郡王院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，丧其母吕夫人之十四日，号擗稍间，欲从事于佛。或劝诵《金光明经》，且言世所传本多误，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为善本，又备载张居道再生事。德翁欲访此本而不可得，苦寝柩前。而外甥进士师续假寐其侧，忽惊觉曰：“吾梦至相国寺东门，有鬻糟姜者，云：‘有此经。’梦中问曰：‘非咸平六年本乎？’曰：‘然。’此殆非梦也。”德翁大惊，即使续以梦求之，而获睹鬻糟姜者之状，则梦中所见也。德翁舟行扶柩归葬于蜀，某方贬岭外，偶吊德翁楚、泗间，乃为记之。绍圣元年同郡苏某记。

广州女仙

予顷在都下，有传李太白诗者，其略曰“朝披梦泽云，笠钓青茫茫”，此非世人语也。盖有见太白于酒肆中而得此诗者。神仙之有无，真不可以意度也。绍圣元年九月，过广州，访崇道大师何德顺，有神降其室，自言女仙也，赋诗立成，有超逸绝尘语。或以其托于箕帚，如世所谓紫姑神者；疑之，然味其语，非紫姑神所能。至人有入狱鬼群鸟兽者托于箕帚，岂足怪哉？崇道好事喜客，多与贤士大夫游，其必有以致之也欤？

鬼附语

世有附语者，多婢妾贱人，否则衰病，不久当死者也，其声音举止，皆类死者，又能知人密事。然理皆非也。意有奇鬼能为是耶？昔人有远行者，欲观其妻于己厚薄，取金钗藏之壁中，忘以语之。既行，而病且死，以告其仆。既而不死。忽闻空中有声，真其夫也。曰：“吾已死，以为不信，金钗在某所。”妻取得之，遂发丧。其后夫归，妻乃反以为鬼也。

石普嗜杀

石普好杀人，以杀为娱，未尝知惭愧也。醉中缚一奴，使其指使投之汴河，指使哀而纵之。既醒而悔，指使畏其暴，不敢以实告。久之，普病，见奴为祟，自以为必死。指使呼奴示之，祟不复作，普亦愈。

陈太初尸解

吾八岁入小学，以道士张易简为师。童子几百人，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。太初，眉山市井人子也。予稍长，学日益，遂第进士、制策。而太初乃为郡小吏。其后予谪居黄州，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，云：“有得道者曰陈太初。”问其详，则吾与同学者也。前年，惟忠又见予于惠州，云：“太初已尸解矣。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，太初往客焉。正岁旦日，见师道求衣食钱物，且告别，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，反坐于戟门下，遂寂。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。卒骂曰：‘何物道士，使我正旦舁死人。’太初微笑开目，曰：‘不复烦汝。’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，趺坐而逝。焚之，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。”

黄仆射得道

虔州布衣赖仙芝言：连州有黄损仆射者，五代时人，仆射盖仕南汉也，未老退归，一日忽遁去，莫知其存亡。子孙画像事之，凡三十二年。复归，坐阼阶上，呼家人。其子适不在家，孙出见之，索笔书壁上云：“一别人间岁月多，归来事事已消磨。惟有门前鉴池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遂投笔径去，不可留。子归问其状貌，孙云：“似影堂老人也。”连人相传如此。其后颇有禄仕者。

僧伽同行

《泗州大圣僧伽传》云：“和尚，何国人也。”又云：“世莫知其所从来，云不知何国人也。”近读《隋史·西域传》，有何国。予在惠州，忽被命责儋耳。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，且吊予曰：“此固前定，可无恨。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，一夕梦和尚告别，沈问所往，答云：‘当与苏子瞻同行，后七十二日，当有命。’今适七十二日矣，岂非前定乎？”予以谓事孰非前定者，不待梦而知。然予何人也，而和尚辱与同行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？

寿禅师放生

钱塘寿禅师，本北郭税务专知官。每见鱼虾，辄买放生，以是破家。后遂盗官钱，为放生之用。事发，坐死，领赴市矣。吴越钱王使人视之，若悲惧如常人，即杀之；否，则舍之。禅师淡然无异色，乃舍之。遂出家，得法眼净。禅师应以市曹得度，故菩萨乃现市曹以度之，学出生死法，得向死地上走一遭，抵三十年修行。吾窜逐海上，去此地稍近，当于此证阿罗汉果。

处子再生

戊寅十月，予在儋耳，闻城西民处子病死，两日复生。予与进士何旻往，见其父，问死生状。云：初昏，若有人引去至官府，帘下有言此误追。庭下一吏言：“可且寄禁。”又一吏云：“此无罪，当放还。”见狱在地窟中，隧而出入。系者皆儋人，僧居十六七。有一姬，身皆黄毛，如驴马，械而坐，处子识之，盖儋僧之室也。曰：“吾坐用檀越钱物，已三易毛矣。”又一僧，亦处子邻里，死二年矣。其家方大祥，有人持盘飧及钱数千，云：“付某僧。”僧得钱，分数百遗

门者，乃持饭入门去。系者皆争取其饭，僧所食无几。又一僧至，见者擎跏作礼。僧曰：“此女可差人送还。”送者以手擘墙壁，使过，复见一河，有舟，便登之。送者以手推舟，舟跃，处子惊而寤。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耶？书之以为世戒。

苏轼文集卷七十三

杂记 修炼

朱元经炉药

光州有朱元经道人者，百许岁，世多言其有道术。予来黄州，本欲一过之，既而不果。到黄未久，遂闻其死。故人曹九章适为光守，遂与棺敛葬之，亦无他异。但有药金银及药甚多，郡中争欲分买其药，曹不许，悉封付有司。余以书语曹，他日或为贪者所盗换，不若以闻于朝廷入秘府为嘉也。不知曹能用否？黄金可成，本非虚语，然须视金如土者乃能得之。

异人有无

自省事以来，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，如赵

抱一、徐登、张无梦，皆近百岁，然竟死，与常人无异。及来黄州，闻浮光有朱元经，尤异，公卿尊师之甚众，然卒亦病死。死时，中风搐搦。但实能黄白，有余药，药、金皆入官。不知世果无异人耶？抑有而人不见，此等举非耶？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，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，而好事者缘饰之耶？

大还丹诀

凡物皆有英华，轶于形器之外。为人所喜者，皆其华也，形自若也。而不见可喜，其华亡也。故凡作而为声，发而为光，流而为味，蓄而为力，浮而为膏者，皆其华也。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内，而不物于物，则此六华者，苟与吾接，必为吾所取。非取之也，此了然常知者与是六华者盖尝合而生我矣。我生之初，其所安在，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，则必与是六华者皆处于此矣。其凡与吾接者，又安得不赴其类，而归其根乎？吾方养之以至静，守之以至虚，则火自炼之，水自伏之，升降开阖，彼自有数，日月既至，自变自成，吾预知可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”《传》曰：“用物精多则魂魄强。”《礼》曰：“体魄则降，志气在上。”人不为是道，则了然常知者生为志气，死为魂神，而升于天。此六华者，生为体为精，死为魄为鬼而降于地。其知是道者，魂魄合，形气一。

其至者，至骑箕尾而为列星。敬之信之，密之行之，守之终之。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书。

阳丹阴炼

冬至后，斋居常吸鼻液漱炼，令甘，乃咽入下丹田。以三十瓷器，皆有盖，溺其中，已，随手盖之，书识其上。自一至三十。置净室，选谨朴者掌之。满三十日开视，其上当结细砂，如浮蚁状，或黄或赤，密绢帕滤取。新汲水净淘澄，无度，以秽气尽为度，净瓷瓶合贮之。夏至后，取细研枣肉，为丸如桐子大，空心酒吞下，不限数，三五日内服尽。夏至后，仍依前法采取，却候冬至后服。此名阳丹阴炼，须尽绝欲，若不绝，砂不结。

阴丹阳炼

取首生男子之乳，父母皆无疾恙者，并养其子，善饮食之。日取其乳一升许，少只半升以来，可以朱砂银作鼎与匙。如无朱砂银，山泽银亦得。慢火熬炼，不住手，搅如淡金色，可丸即丸，如桐子大，空心酒吞下，亦不限丸数。此名阴丹阳炼。世人亦知服秋石，皆非清静所结。又此阳物也，须复经火，经火之余，

皆其糟粕，与烧盐无异。世人亦知服乳。乳，阴物，不经火炼，则冷滑而漏精气。此阳丹阴炼、阴丹阳炼，盖道士灵智妙用，沉机捷法，非其人不可轻泄，慎之。

符陵丹砂

尔朱道士晚客于眉山，故蜀人多记其事。自言：“受记于师，云：‘汝后遇白石浮，当飞仙去。’”尔朱虽以此语人，亦莫识所谓。后去眉山，乃客于涪州，爱其产丹砂，虽琐碎，而皆矢镞状，莹彻不杂土石。遂止。炼丹数年，竟于涪之白石县仙去。乃知师所言不谬。吾闻长老道其事甚多，然不记其名字，可恨也。《本草》言：“丹砂出符陵。”而陶隐居云：“符陵是涪州。”今无复采者。吾闻熟于涪者云：“采药者时复得之，但时方贵辰、锦砂，故此不甚采尔。”读《本草》，偶记之。

松气炼砂

祥符东封，有扈驾军士，昼卧东岳真君观古松下。见松根去地尺余，有补塞处。偶以所执兵攻刺之，塞者动，有物如流火，自塞下出，径走入地中。军士以语观中人。有老道士拊膺曰：“吾藏丹砂，于是三十年

矣，方卜日取之。”因掘地数丈，不复见。道士怅慨成疾，竟死。其法用次砂精良者，凿大松腹，以松气炼之，自然成丹。吾老矣，不暇为此，当以山泽银为鼎，有盖，择砂之良者二斤，以松明根节悬胎煮之，置砂瓶煎水以补耗，满百日，取砂，玉槌研七日，投热蜜中，通油瓷瓶盛，日以银匕取少许，醇酒搅汤饮之，当有益也。

龙虎铅汞说寄子田

人之所以生死，未有不自坎、离者。坎、离交则生，分则死，必然之道也。离为心，坎为肾，心之所然，未有不正，虽桀、跖亦然。其所以为桀、跖者，以内轻而外重。故常行其所不然者尔。肾强而溢，则有欲念，虽尧、颜亦然。其所以为尧、颜者，以内重而外轻。故常行其所然者耳。由此观之，心之性法而正，肾之性淫而邪，水火之德，固如是也。子产曰：“火烈，人望而畏之。水弱，人狎而侮之。”古之达者，未有不知此者也。龙者，汞也；精也，血也。出于肾，而肝藏之，坎之物也。虎者，铅也；气也，力也。出于心，而肺生之，离之物也。心动，则气力随之而作。肾溢，则精血随之而流。如火之有烟，未有复反于薪者也。世之不学道。其龙常出于水，故龙飞而汞轻。其虎常出于火，故虎走而铅枯。此生人之常理也。顺

此者死，逆此者仙。故真人之言曰：“顺行则为人，逆行则为道。”又曰：“五行颠倒术，龙从火里出。五行不顺行，虎向水中生。”

有隐者教予曰：“人能正坐，瞑目调息，握固定心，息微则徐闭之。达摩胎息法，亦须闭。若如佛经，待其自止，恐汞不能到也。虽无所念，而卓然精明，毅然刚烈，如火之不可犯，息极则小通之，微则复闭之。方其通时，亦限一息，一息归之，已下丹田中也。为之，惟数以为多，以久为功，不过十日，则丹田温而水上行，愈久愈温，几至如烹，上行如水，翳然如云，蒸于泥丸。盖离者，丽也，着物而见火之性也。吾目引于色，耳引于声，口引于味，鼻引于香，火辄随而丽之。今吾寂然无所引于外，火无所丽，则将焉往？水其所妃也，势必从之。坎者，陷也，物至则受水之性也，而况其妃乎？水火合，则火不炎而水自上，则所谓‘龙从火里出’也。龙出于火，则龙不飞，而汞不干。旬日之外，脑满而腰足轻，方闭息时，常卷舌而上，以舐悬痛，虽不能到，而意到焉，久则能到也。如是不已，则汞下入口。方调息时，则漱而烹之，须满口而后咽。若未满，且留口中，俟后次也。仍以空气送至下丹田，常以意养之，久则化而为铅。此所谓‘虎向水中生’也。”

此论奇而通，妙而简，决为可信者。然吾有大患，平生发此志愿百十回矣，皆缪悠无成，意此道非捐躯以赴之，剖心以受之，尽命以守之，不能成也。吾今

年已六十，名位破败，兄弟隔绝，父子离散，身居蛮夷，北归无日，区区世味，亦可知矣。若复缪悠于此，真不如人矣。故数日来，别发誓愿。譬如古人避难穷山，或使绝域，啮草啖雪，彼何人哉！已令造一禅榻、两大案，明窗之下，专欲治此。并已作干蒸饼百枚。自二月一日为首，尽绝人事。饥则食此饼，不饮汤水，不啖食物，细嚼以致津液，或饮少酒而已。午后略睡，一更便卧，三更乃起，坐以待旦。有日采日，有月采月，余时非数息炼阴，则行今所谓龙虎诀尔。如此百日，或有所成。不读书著文，且一时阁起，以待异日。不游山水，除见道人外，不接客，不会饮；无益也。深恐易流之性，不能终践此言，故先书以报，庶几他日有惭于弟而不敢变也。此事大难，不知其果然不惭否？此书既以自坚，又欲以发弟也。

卷舌以舐悬痛，近得此法，初甚秘惜之。此禅家所谓“向上一路子，千圣不传人”，所见如此，虽可笑，然极有验也。但行之数日间，舌下筋急痛，当以渐驯致。若舌尖果能及悬痛，则致华池之水，莫捷于此也。又言：“此法名‘洪炉上一点雪’。”宜自秘之。

李若之布气

《晋·方技传》有幸灵者，父母使守稻。牛食之，灵见而不驱，牛去，乃理其残乱者。父母怒之。灵曰：

“物各欲得食，牛方食，奈何驱之？”父母愈怒，曰：“即如此，何用理乱者为？”灵曰：“此稻又欲得生。”此言有理，灵故有道者也。吕猗母皇得痿痺病十余年，灵疗之。去皇数步，坐瞑目，寂然有顷，曰：“扶夫人起。”猗曰：“老人得病十有余年，岂可仓卒令起耶？”灵曰：“但试扶起。”令两人扶起，两人夹扶而立。少顷去扶者，遂能行。学道养气者，至足之余，能以气与人。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，谓之“布气”。吾中子迨，少羸，多疾。若之相对坐为布气，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，温温也。若之盖尝遇得道异人于华岳下云。

侍其公气术

扬州有武官侍其者，偶忘其名。官于二广恶地十余年，终不染瘴。面红盛，腰足轻快，年八十九乃死。初不服药，唯用一法，每日五更起坐，两掌相向，热摩涌泉穴无数，以汗出为度。欧阳文忠公不信仙佛，笑人行气。晚年见之，云：“吾数年来患足气，一痛殆不可忍。近日有人传一法，用之三日，不觉失去。”其法：垂足坐，闭目握固，缩谷道，摇□两足，如摄气球状。无数，气极即少休，气平复为之，日七八度，得暇即为之，无定时。盖涌泉与脑通，闭缩摇□，即气上潮，此乃般运捷法也。文忠疾已则废，使其不废，当有益。至言不烦，不可忽也。

养生诀上张安道

近年颇留意养生，读书，延问方士多矣。其法百数，择其简易可行者，间或为之，辄有奇验。今此闲放益究其妙，乃知神仙长生非虚语尔。其效初不甚觉，但积累百余日，功用不可量。比之服药，其力百倍。久欲献之左右，其妙处，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。然可道其大略。若信而行之，必有大益，其诀如左。

每夜以子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。披衣起，只床上拥被坐亦可。面东或南，盘足，叩齿三十六通，握固，以两母指握第三指，或第四指握母指，两手柱腰腹间也。闭息，闭息，最是道家要妙。先须闭目净虑，扫灭妄想，使心源湛然，诸念不起，自觉出入息调匀，即闭定口鼻。内观五脏，肺白、肝青、脾黄、心赤、肾黑。当更求五藏图，常挂壁上，使心中熟识五藏六腑之形状。次想心为炎火，光明洞彻，入下丹田中。待腹满气极，即徐出气。不得令耳闻。候出入息匀调，即以舌接唇齿，内外漱炼津液，若有鼻涕，亦须漱炼，不嫌其咸，漱炼良久，自然甘美，此是真气，不可弃之。未得咽下。复前法。闭息内观，纳心丹田，调息漱津，皆依前法。如此者三，津液满口，即低头咽下，以气送入丹田。须用意精猛，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，径入丹田。又依前法为之。凡九闭息，三咽津而止。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，此涌泉穴

上彻顶门，气诀之妙。及脐下腰脊间，皆令热彻，徐徐摩之，微汗出，不妨，不可喘促。次以两手摩熨眼、面、耳、项，皆令极热。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，梳头百余梳而卧，熟寝至明。

右其法至简近，唯在常久不废，即有深功。且试行一二十日，精神自己不同，觉脐下实热，腰脚轻快，面目有光，久之不已，去仙不远。但当习闭息，使渐能迟久。以脉候之，五至为一息。近来闭得渐久，每一闭百二十至而开，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。又不可强闭多时，使气错乱，或奔突而出，反为害。慎之！慎之！又须常节晚食，令腹中宽虚，气得回转。昼日无事，亦时时闭目内观，漱炼津液咽之，摩熨耳目，以助真气。但清净专一，即易见功矣。神仙至术，有不可学者：一忿躁，二阴险，三贪欲。公雅量清德，无此三疾，切谓可学。故献其区区，笃信力行，他日相见，复陈其妙者焉。文书口诀，多枝词隐语，卒不见下手门路。今直指精要，可谓至言不烦，长生之根本也。幸深加宝秘，勿使浅妄者窥见，以泄至道也。

寄子由三法

食茱萸法

吴子野云：茱萸实盖温平尔，本不能大益人。然俗

谓之水硫黄，何也？人之食芡也，必枚啮而细嚼之，未有多嚼而亟咽者也。舌颊唇齿，终日嘬嚙，而芡无五味，腴而不膩，足以致上池之水。故食芡者，能使人华液通流，转相挹注，积其力，虽过乳石可也。以此，知人能澹食而徐饱者，当有大益。吾在黄冈山中见牧羊者，必驱之瘠土，云：“草短而有味，羊得细嚼，则肥而无疾。”羊犹尔，况人乎？

胎息法

养生之方，以胎息为本。此固不刊之语，更无可议。但以气若不闭，任其出入，则眇绵洸漭，无卓然近效。待其兀然自住，恐终无此期。若闭而留之，不过三五十息奔突而出，虽有微暖养下丹田，益不偿于损，决非度世之术。近日深思，似有所得。盖因看孙真人《养生门》中《调气》第五篇，反覆寻究，恐是如此。其略曰：“和神养气之道，当得密室，闭户，安床暖席。枕高二寸半，正身偃仰，瞑目闭气于胸膈间，以鸿毛着鼻上而不动。经三百息，耳无所闻，目无所见，心无所思。如此，则寒暑不能侵，蜂蛰不能毒，寿三百六十岁。此邻于真人也。”此一段要诀，弟且静心细意，字字研究看。既云闭气于胸膈中，令鼻端鸿毛不动，则初机之人，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？恐是元不闭鼻气，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膈中，令出入息似动不动，细绵绵，如香炉盖上烟，汤瓶嘴上气，自在

出入，无呼吸之者，则鸿毛可以不动。若心不起念，虽过三百息可也，仍须一切依此本诀，卧而为之，仍须真以鸿毛粘着鼻端，以意守气于胸中，遇欲吸时，不免微吸，及其呼时，全不得呼，但任其绀缁缥缈，微微自出尽，气平，则又微吸。如此出入元不断，而鸿毛自不动，动亦极微。觉其微动，则又加意制勒之，以不动为度。虽云制勒，然终不闭。至数百息，出者少，不出者多，则内守充盛，血脉流通，上下相灌输，而生理备矣。兄悟此玄意，甚以为奇。恐是夜夜烧香，神启其心，自悟自证。适值痔疾，及热甚，未能力行，亦时时小试，觉其理不谬。更俟疾平天凉，稍稍致力，续见效，当报。弟不可谓出意杜撰而轻之也。

藏丹砂法

《抱朴子》云：古人藏丹砂井中，而饮者犹获上寿。今但悬望大丹，丹既不可望，又欲学烧，而药物火候，皆未必真，纵使烧成，又畏火毒而不敢服，何不趁取且服生丹砂。意谓煮过百日者，力亦不慢。草药是覆盆子，亦神仙所饵，百日熬炼，草石之气，且相乳入。每日五更，以井华水服三丸。服竟，以意送至下丹田，心火温养，久之，意谓必有丝毫留者。积三百余服，恐必有刀圭留丹田。致一之道，初若眇昧，久乃有不可量者。兄老大无见解，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，此大可笑，亦可取也。

吾虽了了见此理，而资躁褊，害之者众，事不便成。子由端静淳淑，使少加意，当先我得道。得道之日，必却度我。故书此纸，为异日符信，非虚语也。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居士记。

学龟息法

洛下有洞穴，深不可测。有人堕其中，不能出，饥甚。见龟蛇无数，每旦辄引吭东望，吸初日光，咽之。其人亦随其所向，效之不已，遂不复饥，身轻力强。后卒还家，不食，不知其所终。此晋武帝时事。辟谷之法，类皆百数，此为上，妙法止于此。能复服玉泉，使铅汞，具体去仙不远矣。此法甚易知，甚易行。然天下莫能知，知者莫能行。何则？虚一而静者，世无有也。元符二年，儋耳米贵，吾方有绝粮之忧，欲与过子共行此法，故书以授之。四月十九日记。

记养黄中

元符三年，岁庚辰；正月朔戊辰；是日辰时，则丙辰也。三辰一戊，四土会焉，而加丙与庚，丙，土母，而庚其子也。土之富，未有过于斯时者。吾当以斯时肇养黄中之气。过子又欲以此时取薤姜蜜作粥以

啖。吾终日默坐，以守黄中，非谪于海外，安得此庆耶！东坡居士记。

杂记 医药

单庞二医

蜀有单骧者，举进士不第，颇以医闻。其术虽本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，而别出新意，往往巧发奇中，然未能十全。仁宗皇帝不豫，诏孙兆与骧入侍，有间，赏赉不赀。已而大渐，二子皆坐诛，赖皇太后仁圣，察其非罪，坐废数年。今骧为朝官，而兆死矣。尔来黄州邻邑人庞安常者，亦以医闻，其术大类骧，而加以针术妙绝。然患聋，自不能愈，而愈人之疾甚神。此古人所以寄论于目睫也耶？骧、安常皆不以贿赂为急，又颇博物通古今，此所以过人也。元丰五年三月，予偶患左手肿，安常一针而愈，聊为记之。

庞安常善医

蕲州庞安常，善医而聵。与人语，在纸始能答。东坡笑曰：“吾与君皆异人也。吾以手为口，君以眼为

耳。非异人而何？”

求医诊脉

脉之难明，古今所病也。至虚有实候，而太实有羸状。差之毫厘疑似之间，便有死生祸福之异。此古今所病也。病不可不谒医，而医之明脉者，天下盖一二数。骐驎不时有，天下未尝徒行。和、扁不世出，病者终不徒死。亦因其长而护其短耳。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诊，以验医之能否，使索病于冥漠之中，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。医不幸而失，终不肯自谓失也，则巧饰遂非以全其名。至于不救，则曰：“是固难治也。”间有谨愿者，虽或因主人之言，亦复参以所见，两存而杂治，以故药不效。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。吾平生求医，盖于平时默验其工拙。至于有疾而求疗，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，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。然后求之诊，虚实冷热，先定于中，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。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。吾求疾愈而已，岂以困医为事哉？

医者以意用药

欧阳文忠公尝言：有患疾者，医问其得疾之由，

曰：“乘船遇风，惊而得之。”医取多年拖牙为拖工手汗所渍处，刮末，杂丹砂、茯苓之流，饮之而愈。今《本草》注引《药性论》云：“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，为末服之。”文忠因言：“医以意用药，多此比。初似儿戏，然或有验，殆未易致诘也。”予因谓公，以笔墨烧灰饮学者，当治昏惰耶？推此而广之，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，食比干之馐余可以已佞，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，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。公遂大笑。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七日，舟行入颍州界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，偶记一时谈笑之语，聊复识之。

目忌点濯说

前日，与欧阳叔弼、晁无咎、张文潜同在戒坛。余病目昏，数以热水洗之。文潜云：“目忌点濯，目有病，当存之。齿有病，当劳之。不可同也。治目当如治民，治齿当如治军。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，治兵当如商鞅之治秦。”此颇有理，退而记之。

钱子飞施药

王旂元龙言：钱子飞有治大风方，极验，常以施人。一日，梦人云：“天使已以此病人，君违天怒，若

施不已，君当得此病，药不能救。”子飞惧，遂不施。仆以为天之所病，不可疗耶？则药不应复有效。药有效者，则是天不能病。当是病之崇畏是药，假天以禁人耳。晋侯之病，为二竖子。李子豫赤丸，亦先见于梦。盖有或使之者。子飞不察，为鬼所胁。若余则不然。苟病者得愈，愿代受其苦。家有一方，以傅皮肤，能下腹中秽恶。在黄州试之，病良已，今当常以施人。

宪宗姜茶汤

宪宗赐马总治泄痢腹痛方，以生姜和皮切碎，如粟米，用一大盏，并草茶相等，煎服。元祐二年，文潞公得此疾，百药不效。而余传此方，得愈。

裕陵偏头疼方

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疼方，云是禁中秘方，用生萝卜汁一蚬壳注鼻中，左痛注右，右痛注左，或两鼻皆注亦可。虽数十年患，皆一注而愈。荆公与仆言之，已愈数人矣。

枳枸汤

眉山有杨颖臣者，长七尺，健饮啖，倜傥人也。忽得消渴疾，口饮水数斗，食倍常而数溺。服消渴药逾年，疾日甚，自度必死，治棺衾，嘱其子于人。蜀有良医张玄隐之子，不记其名，为诊脉，笑曰：“君几误死矣。”取麝香当门子，以酒濡之，作十许丸。取枳枸子为汤，饮之，遂愈。问其故，张生言：“消渴消中，皆脾衰而肾败土，不能胜水，肾液不上溯，乃成此疾。今诊颖臣，脾脉热而肾且衰，当由果实、酒过度，虚热在脾，故饮食兼人，而多饮水，水既多，不得不多溺也，非消渴也。麝香能败酒，瓜果近辄不实，而枳枸亦能胜酒。屋外有此木，屋中酿酒不熟，以其木为屋，其下亦不可酿酒。故以此二物为药，以去酒、果之毒也。宋玉云：‘枳枸来巢。’枳，音俱里切。枸，音矩。以其实如鸟乳，故能来巢。今俗讹谓之‘鸡枸子’，亦谓之‘癩汉指头’，盖取其似也。嚼之如乳，小儿喜食之。”

服生姜法

予昔监郡钱塘，游净慈寺，众中有僧号聪药王，

年八十余，颜如渥丹，目光炯然。问其所能，盖诊脉知吉凶如智缘者。自言服生姜四十年，故不老云。姜能健脾温肾，活血益气。其法取生姜之无筋滓者，然不用子姜，错之，并皮裂，取汁贮器中。久之，澄去其上黄而清者，取其下白而浓者，阴干刮取，如面，谓之姜乳。以蒸饼或饭搜和丸如桐子，以酒或盐米汤吞数十粒，或取末置酒食茶饮中食之，皆可。聪云：山僧孤贫，无力治此，正尔和皮嚼烂，以温水咽之耳。初固辣，稍久则否，今但觉甘美而已。

服葳灵仙法

服葳灵仙有二法。其一，净洗阴干，捣罗为末，酒浸牛膝末，或蜜丸，或为散酒。调牛膝之多少，视脏腑之虚实而增减之。此眉山一亲知，患脚气至重，依此服半年，遂永除。其一法，取此药粗细得中者，寸截之七十，予作一贴。每岁作三百六十贴，置床头。五更初，面东，细嚼一贴，候津液满口咽下。此牢山一僧，年百余岁，上下山如飞，云得此药力。二法皆以得真为要。真者有五验：一味极苦；二色深翠；三折之脆而不韧；四折之有微尘，如胡黄连状；五断处有白晕，谓之鸛鹄眼。无此五验，则藁本根之细者耳。又须忌茶。以槐角皂角牙之嫩者，依造草茶法作。或只取《外台秘要》代茶饮子方，常合服乃可。

服茯苓法

茯苓自是神仙上药。但其中有赤筋脉，若不能去，服久不利人眼，或使人眼小。当削去皮，斫为方寸块银石器中，清水煮以酥软，解散为度，入细布袋中，以冷水揉搜，如作葛粉状，澄取粉，而筋脉留袋中，弃去不用。用其粉，以蜜和，如湿香状，蒸过，食之尤佳。胡麻但取纯黑。脂麻九蒸九暴，入水烂研，滤取白汁银石器中熬。如作杏酪汤，更入，去皮核，烂研枣肉与茯苓粉一处搜和，食之尤有奇效。

服地黄法

肥嫩地黄一二寸，截去，薄纸裹两头，以生猪脑涂其肤周匝，置小盘中。挂通风处十余日，自干。抖擞之，出细黄粉，其肤独一一如鹅管状，其粉沸汤点，或谓之金粉汤。

艾人着灸法

端午日，日未出，以意求艾似人者，辄撷之以灸，殊有效。幼时见一书中云尔，忘其为何书也。艾未有

真似人者，于明暗间，苟以意命之而已。万法皆妄，无一真者，此何疑焉。

井华水

时雨降，多置器广庭中，所得甘滑不可名，以泼茶、煮药，皆美而有益，正尔食之不辍，可以长生。其次井泉，甘冷者皆良药也。《乾》以九二化，《坤》之六二为坎，故天一为水。吾闻之道士，人能服井华，其效与石硫黄、钟乳等。非其人而服之，亦能发背脑为疽。盖尝观之。又分至日，取井水，储之有方。后七日，辄生物如云母状。道士谓“水中金”，可养炼为丹。此固尝见之者。此至浅近，世独不能为，况所谓玄者乎？

治内障眼

《本草》云：“熟地黄、麦门冬、车前子相杂，治内障眼有效。”屡试信然。其法，细捣罗，蜜为丸，如桐子大。三药皆难捣罗和合，异常甘香，真奇药也。露蜂房、蛇蛻皮、乱发，各烧灰存性，用钱匕，酒服。治疮口久不合，亦大效。

治马肺法

马肺损，鼻中出脓，天厰医所不疗。云：“肺药率用凉冷，须食上饮之，而肺痛畏草所刺，不敢食草。若不食饮凉药，是速其死也。故不医。”有老卒教予以芦菰根煮糯米为稠粥，入少许阿胶其中，啖之，马乃敢食。食已用常肺药，入诃梨勒皮饮之。凉药为诃子所涩于肺上，必愈。用其言，信然。

治马背鬃法

仆有一相识，能治马背鬃。有富家翁买一马，直百余千，以有此病，故以四十千得之。已而置酒饮人，求治之。酒未三行，而鬃已正，举坐大笑。其方用烹猪汤一味，煖令热，一浴其鬃，随手即正不复回。良久，乃以少冷水洗之。此物兼能令马尾软细，及治尾焦秃。频以洗之，不月余，效极神良。秘之！秘之！

天麻煎

世传四味五两天麻煎，盖古方。本以四时加減，世但传春利耳。春肝王多风，故倍天麻。夏伏阴，故

倍乌头。秋多利下，故倍地榆。冬伏阳，故倍玄参。当须去皮，生用治之。万捣乌头，无复毒。依此常服，不独去病，乃保真延年，与仲景八味丸并驱矣。

代茶饮子

王焘集《外台秘要》有《代茶饮子》一首，云：格韵高绝，惟山居逸人乃当作之。予尝依法治服，其利鬲调中，信如所云，而其气味，乃一服煮散耳，与茶了无干涉。薛能诗云：“粗官与世真抛着，赖有诗情合得尝。”又作《鸟觜茶》诗云：“盐损添常戒，姜宜著更夸。”乃知唐人之于茶，盖有河朔脂麻气也。

治痢腹痛法

治痢腹痛，用生姜，切如粟米大，杂茶相对烹，并滓食之，实有奇效。又用豆蔻剉作瓮子，入通明乳香少许，复以塞之。不尽，即用和曲少许，裹豆蔻煨熟，焦黄为度。三物皆研末，仍以茶末对烹之。比前方益奇。

服绢法

医博张君传服绢方，真神仙上药也。然绢本以御寒，今乃以充服食，至寒时，当盖稻子席耳。世言着衣吃饭，今乃吃衣着饭耶？

服松脂法赠米元章

松脂以真定者为良。细布袋盛清水为沸汤煮，浮水面者，以新罩篱掠取置新水中。久煮不出者，皆弃不用。入生白茯苓末，不制，但削去皮，捣罗拌匀，每日早取三钱匕着口中。用少熟水搅漱，仍以脂如常法揩齿。毕，更啜少熟水咽之，仍漱吐如法。能坚牢齿、驻颜、乌髭也。

书诸药法赠昙秀

右并于孙真人《千金方》录出。今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，陵谷迁易，未必一一如其言，然犹庶几可寻其仿佛。俗士扰扰，岂复能究此，而山僧逸民，或有得者自服之耳，岂复能见饷哉！今因昙秀归南，为录此数纸，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，

或能为致之。果尔，便以此赠之耳。

炼泉耳霜法

泉耳，并根、苗、叶、实，皆濯去尘土，悬阴净扫洒地上，烧为灰，澄淋，取浓汁泥，连二灶炼之。俟灰汁耗，即旋取旁釜中已衰灰汁益之。经一日夜，不绝火，乃渐得霜，干瓷瓶盛。每服，早、晚、临睡，酒调一钱匕。补暖、去风、驻颜，不可备言。尤治皮肤风，令人肤革滑净。每净面及浴，取少许如澡豆用，尤佳，无所忌。苏昌图之父从谏，宜州文学，家居于邕。服此十余年，年八十七，红润轻健，盖专得此药力也。

服黄连法

丙子寒食日，宝积长老昙颖言：惠州澄海十五指挥使姚欢，守把阜民监。熙宁中，赵熙明知州，巡检姓申者，与知监俞懿有隙。吏士与监卒忿争，遂告监卒反，熙明为闭衙门，出甲付巡检往讨之。欢执杖立监门，白巡检以身任。监卒不反，乞不交锋，巡检无以夺，为敛兵而止。是日微欢，惠州几殆。欢今年八十有九，以南安军功迁雄略指挥使，老于广州，须发不

白。自言：六十岁患癬疥，周匝顶踵，或教服黄连，遂愈，久服，故发不白。其法，以黄连去头，酒浸一宿，焙干为末，蜜丸如桐子大。空心、日午、临卧，酒吞二十丸。

辨漆叶青黏散方

按《嘉祐补注本草·女萎》条注引陈藏器云：“女萎、萎蕤，二物同传。陶云：同是一物，但名异耳。下痢方多用女萎，而此都无止泄之说，疑必非也。按女萎，苏又于中品之中出之，云主霍乱、泄痢、肠鸣，正与陶注上品女萎相会，如此，即二萎功用同矣，更非二物。苏乃剩出一条。苏又云：女萎与萎蕤不同。其萎蕤，一名玉竹，为其似竹，一名地节，为有节。《魏志·樊阿传》：青黏一名黄芝，一名地节。此即萎蕤。极似偏精。本功外主聪明，调血气，令人强壮。和漆叶为散，主五藏，益精，去三虫，轻身不老，变白，润肌肤，暖腰脚，惟有热不可服。晋嵇绍有胸中寒疾，每酒后苦唾，服之得愈。草似竹，取根、花、叶阴干。昔华佗入山，见仙人服之，以告樊阿，服之百岁。”

右予少时读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华佗传，皆云：佗弟子樊阿“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，佗授以漆叶青黏散：漆叶屑一升，青黏屑十四两，以是为率。言久

服，去三虫，利五藏，轻体，使人头不白。阿从其言，寿百余岁。漆叶处所皆有，青黏生于丰、沛、彭城及朝歌”。《魏志注》引《佗别传》云：“青黏，一名地节，一名黄芝，主理五藏，益精气。本出于陕，入山者，见仙人服之，以告佗。佗以为佳，辄语阿，阿大秘之。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，怪之，遂责阿所服，因醉乱误道之。法一施，人多服者，皆有大验。”而《后汉注》亦引《佗别传》，同此文，但“黏”字书“黏”字，“相传音女廉反，然今人无识此者，甚可恨惜”。吾详佗文“恨惜不识”之语，乃章怀太子贤所云也。吾性好服食，每以问好事君子，莫有知者。绍圣四年九月十三日，在昌化军，借《嘉祐补注本草》，乃知是女萎，喜跃之甚，登即录之。但恨陶隐居与苏恭二论未决。恭唐人，今《本草》云唐本者，皆恭注也。详其所论，多立异，又殊喜与陶公相反几至于骂者。然细考之，陶未必非，恭未必是。予以谓隐居精识博物，可信，当更以问能者。若青黏便是萎蕤，岂不一大庆乎？过当录此以寄子由，同讲求之。

苍术录

黄州山中苍术至多，就野买一斤，数钱尔。此长生药也。人以为易得，不复贵重，至以熏蚊子。此亦可为太息。舒州白术，茎叶亦甚相似，特华紫尔。然

至难得，三百一两。其效止于和胃去游风，非神仙上药也。

海漆录

吾谪居海南，以五月出陆至藤州，自藤至儋，野花夹道，如芍药而小，红鲜可爱，朴槲丛生。土人云：“倒粘子花也。”至儋则已。结子马乳，烂紫可食，殊甘美。中有细核，嚼之瑟瑟有声，亦颇苦涩。童儿食之，或大便难通。叶皆白，如白瓷状。野人夏秋痢下，食叶辄已。海南无柿，人取其皮，剥浸揉搗之，得胶，以代柿，盖愈于柿也。吾久苦小便白胶，近又大腑滑，百药不差。取倒黏子嫩叶酒蒸之，焙燥为末，以酢糊丸，日吞百余，二腑皆平复，然后知其奇药也。因名之曰海漆，而私记之，以贻好事君子。明年子熟，当取子研滤，酒煮为膏以剂之，不复用糊矣。戊寅十一月一日记。

墓头回草录

王屋山有异草，制百毒，能于鬼手夺命。故山人谓此草墓头回。蹇葆光托吴远游寄来。吾闻兵无刃，虫无毒，皆不可任。若阿罗汉永断三毒，此药遂无所

施邪？

益智录

海南产益智花，实皆作长穗，而分二节。其实熟否，以候岁之丰歉。其下节以候蚕禾，中、上亦如之。大吉则实，大凶之岁，则皆不实，盖罕有三节并熟者。其为药治气止水，而无益于智。智岂求之于药香乎？其得此名者，岂以知岁邪？今日见儋耳黎子云言，候之审矣。聊复记之，以俟后日好事补注《本草》者。

苍耳录

药至贱而为世要用，未有若苍耳者。他药虽贱，或地有不产，惟此药不问南北、夷夏、山泽、斥卤、泥土、沙石，但有地则产。其花叶根实皆可食，食之则如药。治病无毒，生熟丸散，无适不可。愈食愈善，乃使人骨髓满，肌如玉，长生药也。主疗风痺、癱缓、癱症、疮痒，不可胜言。尤治瘦金疮。一名羊负来。《诗》谓之卷耳，《疏》谓之巢耳，俗谓之道人头。海南无药，惟此药生，舍下迁客之幸也。己卯二月望日书。

荨草录

杜甫诗有除荨草一篇，今蜀中谓之毛琰，毛芒可畏，触之如蜂蛰，然治风疹，择最先者，以此草点之，一身皆失去。叶背紫者入药。杜诗注云：“荨，音灏，山韭也。”

四神丹说

熟地黄、玄参、当归、羌活。各等分。右捣为末，蜜和丸，梧桐子大，空心酒服，丸数随宜。《列仙传》：“有山图者，入山采药，折足，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。因久服，遂度世。”顷余以问名医康师孟，大异之，云：“医家用此多矣，然未有专用此四物如此方者。”师孟遂名之曰四神丹。洛下公卿士庶争饵之，百疾皆愈。药性中和，可常服。大略补虚益血，治风气，亦可名草还丹。己卯十一月八日，东坡居士僭耳书。

治暴下法

欧阳文忠公常得暴下，国医不能愈。夫人云：“市人有此药，三文一贴，甚效。”公曰：“吾辈脏腑，与

市人不同，不可服。”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，一服而愈。公召卖者厚遗之，求其方，久之，乃肯传。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，米饮下二钱匕，云：“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，水道利则清浊分，谷藏自止矣。”

杂记 草木饮食

种松法

十月以后，冬至以前，松实结熟而未落，折取，并萼收之竹器中，悬之风道。未熟则不生，过熟则随风飞去。至春初，敲取其实，以大铁锤入荒茅地中数寸，置数粒其中，得春雨自生。自采实至种，皆以不犯手气为佳。松性至坚悍，然始生至脆弱，多畏日与牛羊，故须荒茅地，以茅阴障日。若白地，当杂大麦数十粒种之，赖麦阴乃活。须护以棘，日使人行视，三五年乃成。五年之后，乃可洗其下枝使高，七年之后，乃可去其细密者使大。大略如此。

四花相似说

荼縻花似通草花，桃花似蜡花，海棠花似绢花，

罌粟花似纸花。三月十一日会王文甫家，众议评花如此。

菱芡桃杏说

今日见提举陈贻叔，云：“舒州有医人李惟熙者，为人清妙，善论物理。云：‘菱芡皆水物，菱寒而芡暖者，菱开花背日，芡开花向日故也。’又云：‘桃杏花双仁辄杀人者，其花本五出，六出必双。旧说草木花皆五出，惟梔子与雪花六出，此殆阴阳之理。今桃杏之双仁皆杀人者，失常故也。木实之蠹者必不沙烂，沙烂者必不蠹而能浮，不浮者亦杀人。’”余尝考其理，既沙烂散，则不能蕴蓄而生虫，瓜至甘而不蠹者，以其沙也。此虽末事，亦理有不可欺者。

菊 说

《夏小正》以物为节，如王瓜、苦菜之类，验之略不差。而菊有黄花，尤不失毫厘。近时都下菊品至多，皆智者以他草接成，不复与时节相应。始八月，尽十月，菊不绝于市，亦可怪也。

接果说

蜀中人接花果，皆用芋胶合其罅。予少时颇能之。尝与子由戏用若楝木接李，既实，不可飧口，无复李味。《传》云：“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犹有臭。”非虚语也。芋自是一种，不甚堪食，名接果。

荔枝似江瑶柱说

仆尝问：“荔枝何所似？”或曰：“似龙眼。”坐客皆笑其陋。荔枝实无所似也。仆曰：“荔枝似江瑶柱。”应者皆恍然，仆亦不辨。昨日见毕仲游，仆问：“杜甫似何人？”仲游云：“似司马迁。”仆喜而不答，盖与曩言会也。

荔枝龙眼说

闽越人高荔子而下龙眼，吾为评之。荔子如食蝤蛄大蟹，斫雪流膏，一啖可饱。龙眼如食彭越石蟹，嚼啮久之，了无所得。然酒阑口爽，餍饱之余，则啮啄之味，石蟹有时胜蝤蛄也。戏书此纸，为饮流一笑。

记汝南桧柏

予来汝南，地平无山，清颖之外，无以娱予者。而地近亳社，特宜桧柏，自拱把而上，辄有樛枝细纹。治事堂前二柏，与荐福两桧，尤为殊绝。孰谓使予安此寂寞而忘归者，非此君欤也？

记张元方论麦虫

元祐八年五月十日，雍丘令米芾有书，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。适会金部郎中张元方见过，云：“麦、豆未尝有虫，有虫盖异事也，既食其叶，则实自病，安有不为害之理？”元方因言：“方虫为害，有小甲虫，见，辄断其腰而去，俗谓之旁不肯。”前此吾未尝闻也，故录之。

记惠州土芋

岷山之下，凶年以蹲鴟为粮，不复疫疠，知此物之宜人也。《本草》谓芋，土芝，云：“益气充肌。”惠州富此物，然人食者不免瘴。吴远游曰：“此非芋之罪也。芋当去皮，湿纸包，煨之火，过熟，乃热啖之，

则松而膩，乃能益气充肌。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，坚顽少味，其发瘴固宜。”丙子除夜前两日，夜饥甚，远游煨芋两枚见啖，美甚，乃为书此帖。

记岭南竹

岭南人，当有愧于竹。食者竹笋，庇者竹瓦，载者竹筏，爨者竹薪，衣者竹皮，书者竹纸，履者竹鞋，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？

记竹雌雄

竹有雌雄，雌者多笋，故种竹当种雌。自根而上至梢一节二发者为雌。物无逃于阴阳，可不信哉！

记海南菊

菊黄中之色香味和正，花叶根实，皆长生药也。北方随秋之早晚，大略至菊有黄花乃开。独岭南不然，至冬乃盛发。岭南地暖，百卉造作无时，而菊独后开。考其理，菊性介烈，不与百卉并盛衰，须霜降乃发，而岭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。其天姿高洁如此，宜其通仙灵也。吾在海南，艺菊九畹，以十一月望，与客汎

菊作重九，书此为记。

金谷说

吾尝求田蕲水。田在山谷间者，投种一斗，得稻十斛。问其故，云：“连山皆野草散木，不生五谷，地气不耗，故发如此。”吾是以知五谷耗地气为最甚也。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黄金一斤易粟一斛。至建武二年，野谷旅生，麻菽尤盛，野蚕成茧，被于山泽，人收其利，岁以为常。至五年，野谷渐少，而农事益修。盖久不生谷，地气无所耗，蕴蓄自发，而为野蚕旅谷，其理明甚。庚辰岁正月六日读《世祖本纪》，书其事，以为卫生之方。地不生草木者，多产金锡珠贝，亦此理也。

金盐说

王莽败时，省中黄金三十万斤，为匱者尚余十许。陈平用四万斤间楚，董卓郿坞，金亦至多。其余赐三五十斤者，不可胜数。近世金以两计，虽人主未尝以百金与人者，何古多而今少也？凿山披沙无虚日，糜坏至少，金为何往哉？疑宝货神变不可知，复归山泽耶？吾闻盐亦然。峡中大宁盐日有定数，若大商覆舟，

则盐泉顿增。乃知寻常随便液出，不以远近，皆归本原也。

蜀盐说

蜀去海远，取盐于井。陵州井最古，涪井、富顺盐亦久矣。惟邛州蒲江县井，乃祥符中民王鸾所开，利入至厚。自庆历、皇祐以来，蜀始创“筒井”，用圆刃凿山如碗大，深者至数十丈，以巨竹去节，牝牡相衔为井，以隔横入淡水，则咸泉自上。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，无底而窍其上，县熟皮数寸，出入水中，气自呼吸而启闭之，一筒致水数斗。凡筒水皆用机械，利之所在，人无不智。《后汉书》有“水碓”。此法惟蜀中铁冶用之，大略似盐井取水筒。太子贤不识，妄以意解，非也。

记吃米

南海以吃米为粮，几米之十六。今岁米皆不熟，民未至艰食者，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。然儋人无蓄藏，明年去则饥矣。吾旅泊尤可惧，未知经营所从出。故书坐右，以时图之。

黍麦说

晋醉客云：“麦熟头昂，黍熟头低，黍麦皆熟，是以低昂。”此虽戏语，然古人造酒，理盖如此。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，其熟也必曲而俯，麦则反是。此阴阳之物也。北方之稻不足于阴，南方之麦不足于阳，故南方无嘉酒者，以曲麦杂阴气也，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？吾尝在京师，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曲。是岁官酒比京酝。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，故当有善酒。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，皆无味。今在海南，取舶上面作曲，则酒亦绝佳。以此知其验也。

马眼糯说

黎子云言：“海南秣稻，率三五岁一变。”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，今岁乃变为马眼糯。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。如欧阳公言，洛中牡丹时出新枝者，韩缜《花谱》乃有三百余品，若随人意所欲为者，可奇也夫。

五君子说

齐、鲁、赵、魏桑者，衣被天下。蚕既登簇，缲

者如救火避寇，日不暇给，而蛹已眉羽矣。故必以盐杀之，蛹死而丝亦韧。缫既毕绪，蛹亦煮熟，如啖蜚蜊，瓮中之液，味兼盐蛹，投以刺瓜、芦菔，以为芥腊，久而助醢，醢亦几半天下。吾久居南荒，每念此味，今日复见一洺州人，与论蒸饼之美，浆水、粟米饭之快，若复加以关中不拓，则此五君子者，真可与相处至老死也。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。

饮酒说

予虽饮酒不多，然而日欲把盏为乐，殆不可一日无此君。州酿既少，官酤又恶而贵，遂不免闭户自酝。曲既不佳，手诀亦疏谬，不甜而败，则苦硬不可飧口。慨然而叹，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。然甜酸甘苦，忽然过口，何足追计，取能醉人，则吾酒何以佳为，但客不喜尔，然客之喜怒，亦何与吾事哉！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书。

漱茶说

除烦去腻，世不可阙茶。然暗中损人，殆不少。昔人云：“自茗饮盛后，人多患气，不复病黄，虽损益相半，而消阳助阴，益不偿损也。”吾有一法，常自珍

之。每食已，辄以浓茶漱口，烦腻既去，而脾胃不知。凡肉之在齿间者，得茶浸漱之，乃消缩不觉脱去，不烦挑刺也。而齿便漱濯，缘此渐坚密，蠹病自己。然率皆用中下茶，其上者自不常有，间数日一啜，亦不为害也。此大是有理，而人罕知者，故详述云。元祐六年八月十三日。

香 说

温成皇后阁中香，用松子膜、荔枝皮、苦练花之类；沉檀、龙麝皆不用。或以此香遗余，虽诚有思致，然终不如婴香之酷烈。贵人口厌芰藜，则嗜笋蕨，鼻厌龙麝，故奇此香，皆非其正。婴香云《真诰》其香见沈立《香谱》。

节饮食说

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，早晚饮食，不过一爵一肉。有尊客盛饌，则三之，可损不可增。有召我者，预以此告之，主人不从而过是，乃止。一曰安分以养福。二曰宽胃以养气。三曰省费以养财。元丰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书。

饮酒说

嗜饮酒人，一日无酒则病，一旦断酒，酒病皆作。谓酒不可断也，则死于酒而已。断酒而病，病有时已，常饮而不病，一病则死矣。吾平生常服热药，饮酒虽不多，然未尝一日不把盏。自去年来，不服热药，今年饮酒至少，日日病，虽不为大害，然不似饮酒服热药时无病也。今日眼痛，静思其理，岂或然耶？

煮鱼法

子瞻在黄州，好自煮鱼。其法，以鲜鲫鱼或鲤鱼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，以菰菜心芼之，仍入浑葱白数茎，不得搅。半熟，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，三物相等，调匀乃下。临熟，入橘皮线，乃食之。其珍食者自知，不尽谈也。

真一酒法 寄建安徐得之

岭南不禁酒，近得一酿法，乃是神授。只用白面、糯米、清水三物，谓之真一法酒。酿之成玉色，有自然香味，绝似王太骝马家碧玉香也。奇绝！奇绝！白

面乃上等面，如常法起酵，作蒸饼，蒸熟后，以竹箴穿挂风道中，两月后可用。每料不过五斗，只三斗尤佳。每米一斗，炊熟，急水淘过，控干，候令人捣细白曲末三两，拌匀入瓮中，使有力者以手拍实。按中为井子，上广下锐，如绰面尖底碗状，于三两曲末中，预留少许糝盖醅面，以袂幕覆之，候浆水满井中，以刀划破，仍更炊新饭投之。每斗投三升，令入井子中，以醅盖合，每斗入熟水两碗，更三五日，熟，可得好酒六升。其余更取醅者四五升，俗谓之二娘子，犹可饮，日数随天气冷暖，自以意候之。天大热，减曲半两。干汞法传人不妨，此法不可传也。

食鸡卵说

水族痴暗，人轻杀之。或云不能偿冤。是乃欺善怕恶。杀之，其不仁甚于杀能偿冤者。李公择尝谓余：“鸡有无雄而卵者，抱之，虽能破壳而出，然不数日辄死。此卵可食，非杀也。”余曰：“不然。凡能动者，皆佛子也。竹虱，初如涂粉竹叶上尔，然久乃能动。百千为曹，无非佛子者。梁武水陆画像，有六道外者，以淡墨作人畜禽兽等形，罔罔然于空中也。乃是佛子流浪，陋劣之极。至于湿生如竹虱者，犹不可得，但若存若亡于冥漠间尔，而谓水族鸡卵可杀乎？但吾起一杀念，则地狱已具，不在其能诉与不能诉也。”吾久

戒杀，到惠州，忽破戒数食蛤蟹。自今日忏悔，复修前戒。今日从者买一鲤鱼，长尺有咫，虽困，尚能微动，乃置水瓮中，须其死而食，生即赦之。聊记其事，以为一笑。

止水活鱼说

孙思邈《千金方·人参汤》言：须用流水，用止水即不验。人多疑流水、止水无别。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：每日就市买活鱼，纵之江中，莫不浮；然唯鳅鲋入江中辄死。乃知鳅鲋但可居止水，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，不可不信。又鲫鱼生流水中，则背鳞白，生止水中，则背鳞黑而味恶，此亦一验也。

杂记 书事

记先夫人不发宿藏

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。一日，二婢子熨帛，足陷于地。视之，深数尺，有一瓮，覆以乌木板。夫人命以土塞之，瓮中有物，如人咳声，凡一年而已。人以为有宿藏物，欲出也。夫人之侄之问闻之，欲发

焉。会吾迁居，之问遂僦此宅，掘丈余，不见瓮所在。其后吾官于岐下，所居古柳下，雪，方尺不积雪，晴，地坟起数寸。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，欲发之。亡妻崇德君曰：“使先姑在，必不发也。”吾愧而止。

记先夫人不残鸟雀

少时所居书堂前，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，众鸟巢其上。武阳君恶杀生，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。数年间，皆巢于低枝，其鵙可俯而窥。又有桐花凤，四五日翔集其间。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，而能驯扰，殊不畏人。闾里间见之，以为异事。此无他，不忤之诚信于异类也。有野老言，鸟雀巢去人太远，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，人既不杀，则自近人者，欲免此患也。由是观之，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，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，苛政猛于虎，信哉！

记钱塘杀鹅

鹅能警盗，钱塘人喜杀之，日屠百鹅而鬻之市。予自湖上夜归，过屠者门，闻群鹅皆号，声振衢路，若有诉者。予凄然，欲赎其死，念终无所置之，故不果，然至今往来予心也。鹅不独警盗，亦能却蛇，其

粪盖杀蛇。蜀人园池养鹅，蛇即远去。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，且有祈雨之厄，悲夫，安得人人如逸少乎！

记徐州杀狗

今日厢界有杀狗公事。司法言，近敕书不禁杀狗。问其说，云：《礼·乡饮酒》：“烹狗于东方，乃不禁。”然则《礼》云：“宾客之牛角尺。”亦不当禁杀牛乎？孔子曰：“弊帷不弃，为埋马也。弊盖不弃，为埋狗也。”死犹当埋，不忍食其肉，况可得而杀乎？

记张公规论去欲

太守杨君素、通判张公规邀余游安国寺，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。余曰：“皆不足道，难在去欲。”张云：“苏子卿啮雪啖毡，蹈背出血，无一语少屈，可谓了死生之际矣。然不免为胡妇生子。穷居海上，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！乃知此事不易消除。”众客皆大笑。余爱其语有理，故为录之。

记故人病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一鼓后，故人有得风疾

者，急往视之，已不能言矣。死生阴阳之争，其苦有甚于刀锯木索者。余知其不可救，嘿为祈死而已。呜呼哀哉，此复何罪乎？酒色之娱而已。古人云：“甘嗜毒，乐戏猛兽之爪牙。”岂虚言哉！明日见一少年，以此戒之。少年笑曰：“甚矣，子言之陋也。色固吾之所甚好，而死生疾痛非吾之所怖也。”余曰：“有行乞于道僵而号曰：‘遗我一盂饭。’吾今以千斛之粟报子，则市人皆掩口笑之。有千斛之粟，而无一盂之饭，不可以欺小儿。怖生于爱，子能不怖死，生而犹好色，其可以欺我哉！”今世之为高者，皆少年之徒也。戒生定，定生惠，此不刊之语也。如有不从戒、定生者，皆妄也，如惠而实痴也，如觉而实梦也。悲夫！

记赵贫子语

赵贫子谓人曰：“子神不全。”其人不服，曰：“吾僚友万乘，蝼蚁三军，粃糠富贵，而昼夜死生，何谓神不全乎？”贫子笑曰：“是血气所扶，名义所激，非神之功也。”明日，问其人曰：“子父母在乎？”曰：“亡久矣。”“常梦之乎？”曰：“多矣。”“梦中知其亡乎，抑以为存也？”曰：“皆有之。”贫子笑曰：“父母之存亡，不待计议而知者也。昼日问子，则不思而对，夜梦见之，则以亡为存，死生之于梦觉有间矣。物之眩子而难知者，甚于父母之存亡。子自以为神全而不

学，可忧也哉！”予尝预闻其语，故录之。

乐苦说

乐事可慕，苦事可畏，此是未至时心耳。及苦乐既至，以身履之，求畏慕者初不可得。况既过之后，复有何物比之，寻声捕影，系风趁梦，此四者犹有仿佛也。如此推究，不免是病，且以此病对治彼病，彼此相磨，安得乐处，当以至理语君，今则不可。元祐三年八月五日书。

记子由言修身

子由言：有一人死而复生，问冥官：“如何修身，可以免罪？”答曰：“子且置一卷历，昼日之所为，暮夜必记之。但不可记者，是不可言不可作也。无事静坐，便觉一日似两日，若能处置此生，常似今日，得至七十，便是百四十岁。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奇效：既无反恶，又省药钱。此方人人收得，但苦无好汤使，多咽不下。”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。

记张君宜医

近世医官仇鼎疗痈肿，为当时第一，鼎死未有继者。今张君宜所能，殆不减鼎。然鼎性行不甚纯淑，世或畏之。今张君用心平和，专以救人为事，殆过于鼎远矣。元丰七年四月七日。

畏威如疾

管仲有言：“畏威如疾，民之上也；从怀如流，民之下也。”又曰：“燕安酖毒，不可怀也。”《礼》曰：“君子庄敬日强，安肆日偷。”此语乃当书诸绅。故余以畏威如疾为私记。

常德必吉

伊尹云：“德惟一动，罔不吉；德二三动，罔不凶。”贫贱人但有常德，非复富贵，即当得道。虽当大富贵，苟无常德，其后必败。予以此占之多矣。

禄有重轻

王状元未第时，醉堕汴河，为水神扶出，曰：“公
有三百千料钱，若死于此，何处消破？”明年遂登第。
士有久不第者，亦效之，阳醉落河，河神亦扶出。士
大喜曰：“吾料钱几何？”神曰：“吾不知也。但三百瓮
黄齏，无处消破耳。”

德有厚薄

杜黄裳，少年好行阴德，见枯骨辄葬之，鬼辄报
德。或获宝剑，或获藏镪。士有效之者，雪中见一枯
骨，质衣而葬之。忍寒至三更，鬼啸于檐曰：“秀才，
秀才！会唱《凉州》、《伊州》否？仆是开元中舞旋色，
待与秀才舞个曲破，聊以报德。”

仙不可力求

王烈入山得石髓，怀之，以飧嵇叔夜。叔夜视之，
则坚为石矣。当时若杵碎，或磨错食之，岂不贤于云
母、钟乳辈哉！然神仙要有定分，不可力求。退之有
言：“我宁诘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巢神山。”如退之性

气，虽出世间人亦不能容，况叔夜悻直，又甚于退之者耶？

事不能两立

乐天作庐山草堂，盖亦烧丹也。欲成而炉鼎败。明日，忠州刺史除书到。乃知世间、出世间事不两立也。仆有此志久矣，而终无成者，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。今日真败矣。《书》曰：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”信而有征。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。

记郑君老佛语

数随定，观还止，此道以老君、佛语兼修之。当念此身如槁木，坚定不动，若复动摇一毫发许，即堕大地狱，如孙武令、商君法，有死无犯。郑君所得，辄与老夫不谋而同，乃知前生俱是一会中人也。

二红饭

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，卖之价甚贱，而粳米适尽，乃课奴婢舂以为饭，嚼之啧啧有声。小儿女相调，云是嚼虱子。日中饥，用浆水淘食之，自然甘酸

浮滑，有西北村落气味。今日复令庖人，杂小豆作饭，尤有味。老妻大笑曰：“此新样二红饭也。”

记合浦老人语

元符三年八月，予在合浦，有老人苏佛儿来访。年八十二，不饮酒食肉，两目烂然，盖下子也。自言：“十二岁斋居修行，无妻子，有兄弟三人，皆持戒念道。长者九十二，次者九十。”与论生死事，颇有所知。居州城东南六七里。佛儿：“尝卖药于东城。见老人，言：‘即心是佛，不在断肉。’予言：‘勿作此念，众生难感易流。’老人甚喜曰：‘如是！如是！’”东坡居士记。

二措大言志

有二措大相与言志。一云：“我平生不足，惟饭与睡耳。他日得志，当饱吃饭，饭了便睡，睡了又吃。”一云：“我则异于是。当吃了又吃，何暇复睡耶？”吾来庐山，闻马道士善睡，于睡中得妙。然以吾观之，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。

三老人论年

尝有三老人相遇，或问之年。一人曰：“吾年不可记，但忆少年时，与盘古有旧。”一人曰：“海水变桑田时，吾辄下一筹，迩来吾筹已满十间屋。”一人曰：“吾所食蟠桃，弃其核于昆仑山下，今已与昆仑肩矣。”以予观之，三子者，与蜉蝣、朝菌，何以异哉！

桃符艾人语

桃符仰骂艾人曰：“尔何草芥而辄据吾上？”艾人俯谓桃符曰：“尔已半截入土，安敢更与吾较高下乎？”门神傍笑而解之曰：“尔辈方且傍人门户，更可争闲气耶？”

螺蚌相语

中渚，有螺蚌相遇岛间。蚌谓螺曰：“汝之形，如鸾之秀，如云之孤，纵使卑朴，亦足仰德。”螺曰：“然。云何珠玑之宝，天不授我，反授汝耶？”蚌曰：“天授于内不授于外，启予口见予心，汝虽外美，其如内何，摩顶放踵，委曲而已。”螺乃大惭，掩面而入。

水。

记道人戏语

绍圣二年五月九日，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，緘题其一曰：卖赌钱不输方。少年有博者，以千金得之。归，发视其方，曰：“但止乞头。”道人亦善鬻术矣，戏语得千金，然未尝敢欺少年也。

口目相语

子瞻患赤目，或言不可食脰。子瞻欲听之，而口不可。曰：“我与子为口，彼与子为眼，彼何厚，我何薄，以彼患而废我食，不可。”子瞻不能决。口谓眼曰：“他日我暗，汝视物，吾不禁也。”

作伪心劳

贫家无阔藁荐，与其露足，宁且露首。君观吾侪有顷刻离笔砚者乎？至于困睡，犹似笔也。小儿子不解人事，问：“每夜何所盖？”辄答云：“盖藁荐。”嫌其太陋，拊而戒之曰：“后有问者，但云被。”一日出见客，而荐草挂须上。儿从后呼曰：“且除面上被。”

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耶？

着饭吃衣

无糊绢，以桑灰水煮烂，更以清水煮脱灰气，细研如粉，酒煮面糊，丸如桐子大，空心，酒下三五十丸，治风壮元。此所谓着饭吃衣者也。或问饭非可着衣非可吃？答云：“所以着饭，不过为穷，所以吃衣，不过为风。”正与孙子荆枕流漱石作对。或人未喻，曰：“夜寒藁荐，岂非着饭也耶！”

梁上君子

近日颇多贼，两夜皆来入吾室。吾近护魏王葬，得数千缗，略已散去。此梁上君子，当是不知耳。

附 录

苏轼文集序

赵 晁 （宋孝宗）

成一代之文章，必能立天下之大节。立天下之大节，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，未之能焉。孔子曰：“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君子人欤？”孟子曰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”养存之于身，谓之气，见之于事，谓之节。节也，气也，合而言之，道也。以是成文，刚而无馁，故能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。不然，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，乌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！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，忠言说论，立朝大节，一时廷臣无出其右，负其豪气，志在行其所学，放浪岭海，文不少衰，力斡造化，元气淋漓，穷理尽性，贯通天人，山川风云，草木华实，千汇万状，可喜可愕，有感于中，一寓之于文，雄视百代，自作一家，浑涵光芒，至是而大成矣。朕万几余暇，细绎诗

书，他人之文，或得或失，多所取舍。至于轼所著，读之终日，亹亹忘倦，常置左右，以为矜式，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！乃作赞曰：

维古文章，言必己出。缀词缉句，文之蠹贼。手抉云汉，斡造化机。气高天下，乃克为之。猗嗟若人，冠冕百代。忠言说论，不顾身害。凛凛大节，见于立朝。放浪岭海，偁于渔樵。岁晚归来，其文益伟。波澜老成，无所附丽。昭晰无疑，优游有余。跨唐越汉，自我师模。贾马豪奇，韩柳雅健。前哲典刑，未足多美。敬想高风，恨不同时。掩卷三叹，播以声诗。

乾道九年闰正月望，选德殿书赐苏峤。（见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首，四部丛刊本）

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

李 绍

古今文章，作者非一人，其以之名天下者，惟唐昌黎韩氏、河东柳氏、宋庐陵欧阳氏、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、临川王氏七家而已。然韩、柳、曾、王之全集，自李汉、刘禹锡、赵汝砺、危素之所编次，皆已传刻，至今盛行于世。欧阳文惟欧所自选《居士集》，大苏文惟吕东莱所编文选，与前数家并行，然仅十中之一二，求其全集，则宋时刻本虽存，而藏于内

阁，仁庙亦尝命工翻刻，而欧集止以赐二三大臣，苏集以工未毕，而上升遐矣。故二集之传于世也独少，学者虽欲求之，盖已不可易而得者矣。

海虞程侯自刑部郎来守吉，谓欧吉人，吉学古文者，以欧为之宗师也，尝求欧公大全集刻之郡黄，以幸教吉之人矣。既以文忠苏公学于欧者，又其全集世所未有，复遍求之，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，重加校阅，仍依旧本卷帙，旧本无而新本有者，则为续集并刻之，以与欧集并传于世。既成，教授王君克修请予序。

公为人英杰奇伟，善议论，有气节。其为文章，才落笔，四海已皆传诵。下至闾巷田里，外及夷狄，莫不知名。其盛盖当时所未有，其文名盖与韩、柳、欧、曾、王氏齐驱而并称信，如天之星斗，地之山岳，人所快睹而钦仰者，奚庸序为？独推程侯今日所以传刻之意，则不可不序以见之也。

盖公文全集初有杭、蜀、吉本及建安麻沙诸本行于世，以岁既久，木朽纸弊，至于今已不复全矣。兹幸程侯慕仰昔贤，思其著述，亟为寻访，俾散乱亡逸者，悉收拾之，汇为一集，传刻于世，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观之，皆知学古之作，而无浮靡之习。四方郡邑之广，以至遐裔之地，亦必因以流布，而皆有以沾其剩馥。后之君子，将转相摹刻以传，又可及于久远，则侯之幸教学者之意，非独止于一郡，而达之天下，

垂之后世无穷焉，是其有功于苏文，岂不亦大矣乎！予故乐而为之序。

成化四年春二月朔，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国史副总裁前翰林学士兼经筵官郡人李绍序。（见《东坡七集》卷首，清宣统刊本）

刻苏长公外集序

焦 竑

苏长公集行世者，有洪熙御府本、江西本而已。顷学者崇尚苏学，梓行浸多。或乱以他人之作，如老苏《水官》、《九日上魏公》、《送僧智能》三诗，叔党《飓风》、《思子台》二赋，人知其谬；至《和陶拟古》九首、《大悲圆通阁记》本子由作，见《栾城遗言》；《虚飘飘》三首，公与黄、秦倡和，见少游集；《睡乡记》拟无功《醉乡记》而作：今并属子瞻。代滕甫辨谤，王铨谓是其父作，《四六话》备载其文，与公集小异耳。此或子瞻所润色，非尽出其手也。大率纪次无伦，真贋相杂，如此类往往有之。盖长公之存，尝叹息于此矣。

最后得《外集》读之，多前所未载，既无舛误，而卷帙有序，如题跋一部，游行、诗、文、书、画等，各以类相从，而尽去《志林》、《仇池笔记》之目，最

为精核。其本传自秘阁，世所罕睹。侍御康公以鹺使至，章纪肃法，敝革利兴，以其暇铨叙艺文，嘉与士类，乃出是集，属别驾毛君九苞校而传之，而命余序于简端。

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世有心知之而不能传之以言，口言之而不能应之以手，心能知之，口能传之，而手又能应之，夫是之谓辞达。唐、宋以来，如韩、欧、曾之于法至矣，而中靡独见，是非议论，或依傍前人，子厚、习之、子由乃有窥焉，于言有所郁勃而未畅。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、竺乾之趣，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，以故得心应手，落笔千言，坌然溢出，若有所相，至于忠国惠民，凿凿可见之实用，绝非词人哆口无当者之所及，使竟其用，其功名当与韩、范诸公相竞美，而卒中于谗以没，何欤？岂其才太高、锋太隼而不能委蛇以至是欤？抑予角拔齿，天之赋材，亦有不能两全者欤？然能錙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，能遏于一时而不能不彰显于后世，至今奸邪谄谀，如蛆虫粪壤，影响销灭，而公文与日月争光，令读之者快然，如醉而醒，喑而鸣，痿而起行，可谓盛矣。侍御公于是又表章其遗轶于后人见闻所不及，而令览其文，慕其迹者，低徊仰思先贤之风声气烈，如亲见其人，则侍御公之传于世，亦岂有既乎！故余乐为之书。别驾君博雅而文，校讎审谛，于此编尤勤，因得附著之。（见《澹园续集》卷一，在《金陵丛书·乙集》之九，又见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卷首）。

刻苏长公集序

焦 竑

古之立言者，皆卓然有所自见，不苟同于人，而惟道之合，故能成一家言，而有所托以不朽。夫道莫深于《易》，所谓洗心以退藏于密而吉凶与民同患者也。圣人没，其吉凶同民者故在，而退藏之义隐矣。学者不得其退藏者，而取已陈之刍狗当之，故识凿之而贼，才荡之而浮，学封之而塞，名锢之而死，其言语文章，非不工且博也，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，以眊夫妙解投机，精潜应感者，当异日谈矣。

苏子瞻氏少而能文，以贾谊、陆贽自命，已从武人王彭游，得竺乾语而好之。久之，心凝神释，悟无思、无为之宗，慨然叹曰：“三藏十二部之文，皆《易》理也。”自是横口所发，皆为文章，肆笔而书，无非道妙，神奇出之浅易，纤秾寓于淡泊，读者人人以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。才美学识，方为吾用之不暇，微独不为病而已。盖其心游乎六通四辟之涂，标的不立，而物无留馘焉。迨感有众至，文动形生，役使万景而靡所穷尽，非形生有异，使形者异也。譬之嗜音者，必尊信古，始寻声布爪，唯谱之归，而又得硕师焉以指授之。乃成连于伯牙，犹必徙

之岑寂之滨，及夫山林杳冥，海水洞涌，然后恍有得于丝桐之表，而《水仙》之操为天下妙。若矐者偶触于琴而有声，辄曰“音在是矣”，遂以谓仰不必师于古，俯不必悟于心，而敖然可自信也，岂理也哉！

公著作凡几所，所谓有所自见而惟道之合者也，而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二传，自喜为甚，此公所以为文者，而世未尽知也。《经解》余向刻于沧州。茅君孝若复取诸集，合为此编，而属余为序。为书此简端，令学者知循其本云。

万历丙午正月既望，琅琊焦竑序。（见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首）

宋苏文忠公全集叙

茅 维

自古文士之见道者，必推眉山苏长公其人，读其文而可概已。在昔论文者，咸以梁《昭明文选》为指南，而长公独非之。盖其书出而士习益趋于文而文日降，譬之曦薄虞渊，波泄尾闾，质丧旨淆，莫之能挽者。以隋炀之不君，特患文之无节，史氏嘉之，殆骘骘乎启唐风之一变。五季承唐之靡，而宋复振之，以绍唐之元和。其间庐陵先鸣，而眉山、南丰为辅。卒之士人所附，萃于长公，而庐陵不自功矣。然文之变

也，变则创，创则离，离其章而壹其质，是谓唐、宋之复古。顾狗名之士，求其离而瑕之，哓哓然援古以自多，将谓越唐、宋而逼秦、汉，其合者直章焉尔，而质不唐、宋若也，奚其古？

先大夫患之，辑唐、宋八家行于世，而眉山氏居其三。则尝授诸维曰：“吾以长公合八家，姑举其要，要以长公成一家，必举其赢，然吾已矣，小子维识之。”昔长公被逮于元丰间，文之秘者，朋游多弃去，家人恐怖而焚之者，殆无算。逮高宗嗜其文，汇集而陈诸左右，逸者不复收矣。迄今遍搜楚、越，并非善本，既嗟所缺，复憾其讹。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《外集》。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，出示手板，甚核。参之《志林》、《仇池笔记》等书，增益者十之二三，私加刊次，再历寒燠而付之梓。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，而今之散见于世者，庶无挂漏。为集总七十五卷，各以类从，是称《苏文忠公全集》云。

盖长公之文，犹夫云霞在天，江河在地，日遇之而日新，家取之而家足，若无意而意合，若无法而法随，其亢不迫，其隐无讳，澹而腴，浅而蓄，奇不诡于正，激不乖于和，虚者有实功，泛者有专诣，殆无位而攄隆中之抱，无史而毕龙门之长，至乃羁愁濒死之际，而居然乐香山之适，享黔娄之康，偕柴桑之隐也者，岂文士能乎哉！噫，世能穷长公于用，而不能穷长公于文，能不用长公，而不能不为长公用。当其

纷然而友，粲然而布，弥宇宙而亘今古，肖化工而完真气，无一不从文焉出之，而读之澹乎若无文也，长公其有道者欤！又尝语人以文之旨，第举夫子所谓“辞达而已矣”。盖文止乎达，而达外无文，原六艺而垂万代，旨其蔽之哉！彼所指离不离者抑末耳。在昭明固云“老、庄、管、晏之书，以意为宗，不以文为本”者，无庸进退之也。若长公者，非其亚耶？藉令起昭明以进退其文，吾知难乎为政矣。则不佞是役也，盖不徒以先大夫之成命在。

万历丙午元日，吴兴茅维撰。（见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首）